

安 妮 日 记

译者：姜春香

目 录

译者序	1
一、一九四二年 六月十二日 星期五	4
二、一九四二年 六月十四日 星期日	5
三、一九四二年 六月十五日 星期一	6
四、一九四二年 六月二十日 星期六	7
五、一九四二年 六月二十日 星期六	9
六、一九四二年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10
七、一九四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12
八、一九四二年 六月三十日 星期三	13
九、一九四二年 七月三日 星期五	15
十、一九四二年 七月五日 星期日早晨	16
十一、一九四二年 七月八日 星期三	17
十二、一九四二年 七月九日 星期四	20
十三、一九四二年 七月十日 星期五	22
十四、一九四二年 七月十一日 星期六	23
十五、一九四二年 八月一十四日 星期五	25
十六、一九四二年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27
十七、一九四二年 九月二日 星期三	28
十八、一九四二年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31
十九、一九四二年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33
二十、一九四二年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34
二十一、一九四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36
二十二、一九四二年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39
二十三、一九四二年 十月一日 星期四	41
二十四、一九四二年 十月三日 星期日	43
二十五、一九四二年 十月九日 星期五	44
二十六、一九四二年 十月十六日 星期五	46
二十七、一九四二年 十月二十日 星期二	47
二十八、一九四二年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49
二十九、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七日 星期六	50
三十、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九日 星期一	52
三十一、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十日 星期二	54
三十二、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	55
三十三、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二	56
三十四、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	58
三十五、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五	60
三十六、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61
三十七、一九四二年 十二月七日 星期一	63

三十八、一九四二年 十二月十日 星期四	64
三十九、一九四二年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66
四十、一九四二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68
四十一、一九四三年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	69
四十二、一九四三年 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	70
四十三、一九四三年 二月五日 星期五	71
四十四、一九四三年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72
四十五、一九四三年 三月十日 星期三	73
四十六、一九四三年 三月十二日 星期五	75
四十七、一九四三年 三月十八日 星期四	76
四十八、一九四三年 三月二十日 星期五	77
四十九、一九四三年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78
五十、一九四三年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80
五十一、一九四三年 四月一日 星期四	81
五十二、一九四三年 四月二日 星期五	82
五十三、一九四三年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83
五十四、一九四三年 五月一日 星期六	84
五十五、一九四三年 五月十八日 星期二	85
五十六、一九四三年 六月十三日 星期日	86
五十七、一九四三年 六月十五日 星期二	88
五十八、一九四三年 七月十一日 星期日	89
五十九、一九四三年 七月十三日 星期二	91
六十、一九四三年 七月十六日 星期五	93
六十一、一九四三年 七月十九日 星期一	94
六十二、一九四三年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95
六十三、一九四三年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96
六十四、一九四三年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98
六十五、一九四三年 八月三日 星期二	100
六十六、一九四三年 八月四日 星期三	101
六十七、一九四三年 八月五日 星期四	103
六十八、一九四三年 八月九日 星期一	104
六十九、一九四三年 八月十日 星期二	106
七十、一九四三年 八月十八日 星期三	107
七十一、一九四三年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	109
七十二、一九四三年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110
七十三、一九四三年 九月十日 星期五	111
七十四、一九四三年 九月十六日 星期四	112
七十五、一九四三年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113
七十六、一九四三年 十月十七日 星期日	114
七十七、一九四三年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115
七十八、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三日 星期三	116
七十九、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八日 星期一晚	117
八十、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四	118
八十一、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120

八十二、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121
八十三、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六日 星期一	123
八十四、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124
八十五、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125
八十六、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127
八十七、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128
八十八、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129
八十九、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日 星期日	130
九十、一九四四年 一月五日 星期三	132
九十一、一九四四年 一月六日 星期四	134
九十二、一九四四年 一月七日 星期五	136
九十三、一九四四年 一月十二日 星期三	138
九十四、一九四四年 一月十五日 星期六	140
九十五、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141
九十六、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143
九十七、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145
九十八、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146
九十九、一九四四年 二月三日 星期四	148
一百、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151
一百〇一、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152
一百〇二、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153
一百〇三、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154
一百〇四、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156
一百〇五、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157
一百〇六、一九四四年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158
一百〇七、一九四四年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160
一百〇八、一九四四年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161
一百〇九、一九四四年 三月一日 星期三	162
一百一十、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日 星期四	163
一百一十一、一九四四年 三月三日 星期五	165
一百一十二、一九四四年 三月四日 星期六	167
一百一十三、一九四四年 三月六日 星期一	168
一百一十四、一九四四年 三月七日 星期二	169
一百一十五、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二日 星期日.....	172
一百一十六、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四日 星期二.....	173
一百一十七、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五日 星期三.....	175
一百一十八、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六日 星期四.....	177
一百一十九、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七日 星期五.....	179
一百二十、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九日 星期日	181
一百二十一、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十日 星期一.....	183
一百二十二、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185
一百二十三、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187
一百二十四、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189
一百二十五、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191

一百二十六、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193
一百二十七、一九四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195
一百二十八、一九四四年 四月一日 星期六	196
一百二十九、一九四四年 四月三日 星期一	197
一百三十、一九四四年 四月四日 星期二	198
一百三十一、一九四四年 四月六日 星期四	200
一百三十二、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一日 星期二.....	201
一百三十三、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四日 星期五.....	207
一百三十四、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五日 星期六.....	208
一百三十五、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六日 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前.....	209
一百三十六、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七日 星期一.....	210
一百三十七、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八日 星期二.....	211
一百三十八、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九日 星期三.....	212
一百三十九、一九四四年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213
一百四十、一九四四年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214
一百四十一、一九四四年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215
一百四十二、一九四四年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216
一百四十三、一九四四年 五月二日 星期二	218
一百四十四、一九四四年 五月三日 星期三	220
一百四十五、一九四四年 五月五日 星期五	222
一百四十六、一九四四年 五月六日 星期六	223
一百四十七、一九四四年 五月七日 星期日上午.....	224
一百四十八、一九四四年 五月八日 星期一	225
一百四十九、一九四四年 五月九日 星期二	227
一百五十、一九四四年 五月十日 星期三	228
一百五十一、一九四四年 五月十一日 星期四.....	229
一百五十二、一九四四年 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230
一百五十三、一九四四年 五月十六日 星期二.....	231
一百五十四、一九四四年 五月十九日 星期五.....	232
一百五十五、一九四四年 五月二十日 星期六.....	233
一百五十六、一九四四年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234
一百五十七、一九四四年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236
一百五十八、一九四四年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237
一百五十九、一九四四年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239
一百六十、一九四四年 六月五日 星期一	240
一百六十一、一九四四年 六月六日 星期二	241
一百六十二、一九四四年 六月九日 星期五	243
一百六十三、一九四四年 六月十三日 星期二.....	245
一百六十四、一九四四年 六月十四日 星期三.....	246
一百六十五、一九四四年 六月十五日 星期四.....	248
一百六十六、一九四四年 六月十六日 星期五.....	249
一百六十七、一九四四年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250
一百六十八、一九四四年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251
一百六十九、一九四四年 六月三十日 星期五.....	252

一百七十、一九四四年 七月六日 星期四 253

一百七十一、一九四四年 七月八日 星期六 255

一百七十二、一九四四年 七月十五日 星期六..... 257

一百七十三、一九四四年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260

一百七十四、一九四四年 八月一日 星期二 262

译者序

安妮·弗兰克生于1929年6月12日，原居住在德国的法兰克福。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名德籍犹太商人。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弗兰克一家便离开德国，流亡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了荷兰，德国法西斯也在荷兰用残酷手段迫害犹太人。为了摆脱被捕的命运，弗兰克全家和其他四名犹太人，共计八人，一起躲进一座楼房的后部，即所谓“密室”避难。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十三岁生日，她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日记簿，安妮从这天起开始写日记。同年7月6日，他们躲进了“密室”，日记除了开头部分外，都是写于后屋。安妮把自己的忧虑、欢乐、爱情和失望全都倾诉在日记中，这本日记成了她的知心好友，也给了她莫大安慰。安妮是一个聪明、善良、纯洁、敏感和热情的少女，上进心很强，努力学习，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的爱好和兴趣十分广泛，涉猎许多方面的书籍。即使在那前途渺茫、生命时刻都有危险的绝望处境中，她也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日记洋溢着这个少女的颖慧与才华。她以与女友谈心的形式，探索人生的意义。她对生活的洞察超越了密室那个弹丸之地，也超越了她所处的战争年代。她冷眼观察周围这一群普通人，记下了她对成年人的看法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思考。安妮通过对父母、子女之间的矛盾，以及密室避难者之间种种纠葛的描写，从侧面反映了法西斯统治下人性的扭曲。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安妮能把自己一分为二，无情地剖析自己，纠正自己的偏颇。此外，日记还记下了她心中的爱情萌芽和她对爱情的严肃态度。

1944年8月4日因遭检举而被逮捕，八人之中除她父亲奥托免于劫难，其余七人均遭不幸。安妮大约在1945年3月初死于集中营，尸骨难觅。被捕时，蜜普·吉斯与贝普·弗斯库吉尔发现安妮的日记散落一地，蜜普·吉斯将这些纸页收好，藏在抽屉中，未加阅读。二战结束后，安妮被证实已经过世，蜜普·吉斯便将这批日记交给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

当时人们正在寻觅死难的六百万犹太人的代表，急切地想要批判纳粹的罪恶行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奥托将《安妮日记》加以删减和修改，把安妮塑造成一个天真无邪的受难少女，通过对纳粹罪行的描述，唤起了人们的恐惧和良知，逐渐成就了安妮的形象和名声。迄今为止，《安妮日记》已被译成五十五种语言，销售两千万册以上。他们昔日避难的故址已

改为博物馆，平均每年有六十万访客。1944年4月5日的日记里，她写到：我希望在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她终于能得偿所愿。遗憾的是，为了当时的时代需要，安妮更真切的那一面却被磨灭了：这本日记，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女对自己的各种反省与困惑，包括她对母亲关心的冷漠，她对性的好奇与疑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更深刻的反省等。

然而，当被删除的部分被补充完整之后，除了前一个层次的安妮之外，我们又读到了另一个安妮，她正从十三岁长到十五岁，从“无性”变成“有性”，她的性意识开始在形成，充满了不安、疑惑、急躁与盼望，和他们同时在“密室”避难躲藏的一个犹太少年彼得成了帮助她渡过这个难关的人。美国作家贝里曼认为这里的这一部分堪《忏悔录》匹敌，虽然溢美，但也大体适当。

1944年6、7月间，我们发现了安妮惊人的成长，她不但已超过彼得，甚至将自己的反省提高到了社会的层次，开始思考男女平等及自己的期待等问题。这种层次的思考显然超出了十五岁少女的范围，难怪早年“荷兰国家战争档案研究所”一直怀疑她的日记是成年人伪造的，经过许多专家研究后，终于肯定这是出自一个十五岁少女的手笔。《安妮日记》一部分极有现代感。日记里由困惑而成长的过程，逐步展开。人只有在面对自己和记录自己时才可能反省，安妮的日记证明了这一点。苏格兰诗人苏塔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说过：“人们在记录之中才会敬爱自己，才会自我反思，没有别人看到的日记是人们自我批评的最基本凭借”，安妮留下了极好的自我批评。虽然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安妮的日记仍然值得当代少女借鉴。

安妮在写日记的两年多时间里，生活困窘，她多次写到阿姆斯特丹被轰炸给她带来的恐惧，也不断谴责种族歧视，而这种藏匿又充满了恐怖的日常生活，在平凡中深深地打动着人心，她见证了战争与纳粹党的残暴。

1944年的复活节，安妮他们藏身的地点被搜，她的日记差点被警察发现，当时她的父亲要她毁掉日记，但遭到她的拒绝，她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了日记，也就没有了我。”日记是安妮的心灵唯一可以自由飞翔的地方。安妮在没有日记的陪伴下孤独死去，是她的哀伤，但日记没有随她消逝，这却是我们的幸运。让我们珍惜这个幸运！

曾有人质疑《安妮日记》的真实性。为了证明历史，荷兰政府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对此进行了考证。经过调查考证，委员会作出了一本数十万字的调查报告。大量证据表明，《安妮日记》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时至今日，安妮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标签”，她象征着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受害者，甚至已经成为宗教迫害和暴政统治下受害者的象征。汉斯说：“人们聊起那段历史，就会谈到大屠杀，

就会谈到安妮。”

我相信《安妮日记》会一直流传下去，控诉战争与丑恶，宣扬和平与友善，用她真挚的文笔，感动和启迪一代又一代人！

一、一九四二年 六月十二日 星期五

不论对谁我都不曾做到过推心置腹，无所不言，但是我却希望在这里能对你能够如此，我还希望你能够成为我取得慰藉和支持的很大源泉。

二、一九四二年 六月十四日 星期日

6月12日那天是星期五，六点我就醒了，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

可父母当然不想让我那么早起来，所以我只好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一直等到七点差一刻才起来。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就赶快跑到餐厅，莫蒂在那里热烈的欢迎了我。

刚刚过了七点我就去看我的妈妈和爸爸了，然后赶忙去客厅打开了准备给我的礼物。我所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你”，应该可能是所有礼物中最漂亮的。除了这些，桌子上还有一束玫瑰花、一株草和几枝芍药，白天我收到的生日礼物更多。妈妈和爸爸给我准备一大堆东西，朋友们都宠着惯着我。我收到的还有一副“暗箱”——一种集成玩具的名称，还有很多糖果、巧克力，一套字谜环，一枚胸花，考恩写的《荷兰民间故事集》，《雏菊之假日》，除了这些还有一些钱。所以现在我能买我期盼已久的《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了——这真是太棒了！之后莉茨找我一块儿去上学。课间我请每个人都吃了一些饼干，然后大家就接着上课了。

到现在我就要停笔了。拜拜，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最紧密的好朋友的！

三、一九四二年 六月十五日 星期一

上个星期六的下午，爸妈为我举行了生日聚会。

我们一起去电影院看了电影《灯塔守护者》，同学们也都非常欢喜，我们过得都非常开心。来了许多男孩和女孩，妈妈想的总是我会嫁给谁。她一定猜不会猜到是彼得·维瑟尔。我好不容易才瞒过了她，而且是脸不红心不跳的。

许多年以来，莉茨和撒尼两个人都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再后来我在犹太中等教育学校读书的时候，还认识了尤碧斯·德·瓦尔。我们经常在一起，现在她算是我最好的女朋友了。但是莉茨却跟另一个女孩更要好一些。撒尼后来转学了，她在那里又交了一些新朋友。

四、一九四二年 六月二十日 星期六

好几天了，我都没有写日记，因为我想先考虑考虑如何去写我的日记，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去写日记是有点怪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以前从来没写过，而且象我自己这样的，换了随便哪个人，又有谁会对一个 13 岁的小女生敞开的心扉感兴趣呢？

但是不过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想写一些东西，最最重要的是，我就是想把我自己埋在心底的那么多的东西统统都吐出来。俗话说得好“纸比人更有耐心”，每次在有点伤感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句话。当时，我用右手托着下巴呆呆的坐着，觉得无聊极了，而且浑身上下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没有，想不到到底是该出去走走还是在家里继续这样待着。没错，纸当然是最有耐心的，再说了，我也并没想过要把这个笔记本拿去拿给别人看。可是它有了了一个令它骄傲的名字，“日记”啊，谁都不给看，除非他是我真正的朋友，不管是男是女。到现在我总算是想清楚这些事情了，我写日记的根本原因是：我并没有像日记这样一个真诚的朋友。

我想更加清楚地说，根本就没有人会去相信一个 13 岁的女孩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很孤单，当然事实上也并没有那么严重。我有我最亲爱的父母和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我现在认识大概有 30 个可以算的上是朋友的人，还有一大串的男朋友，他们每个人都很想让我去看他们一眼，可是却我不答应他们，于是他们就只好在班级上面通过镜子来偷偷地看我。我还有很多的亲戚：姨妈、姑姑、叔叔、舅舅，他们都对我很好。一个多么幸福的完整的家庭。是啊，看上去我好像什么都不缺。

可朋友们全都是这样，除了打打闹闹之外，就再也没别的什么了。我从没有说过任何离奇的事情，大家没办法更亲近一些，这真的是很恼人啊！也许是由于我信心不足，太过于悲观了，可事实如此，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才有了日记。

我要用我的全身心来增添这位期盼已久的朋友的魅力。我不想像许多人那样在日记里流水账似地记下一大堆无聊的事情，我想让它成为我的朋友，我把它叫做基蒂。在我对基蒂说话的时候，谁都不晓得我到底在说些什么。所以，虽然还有一些不情愿，我仍然要用简洁的文字来描述我的人生。

爸爸娶妈妈的时候 36 岁，那时妈妈才 25 岁。我的姐姐玛戈特 1926 年出生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之后便是我，1929 年 6 月 12 日出生。因为家里犹太人的身份，我们在 1933 年移居到荷兰，爸爸成为了特拉维斯公司的总经理。由于这家公司和位于同一幢楼里的科伦公司关系密切，理所当然的爸爸便是他们的合伙人。

但是我们家的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全部都因为希特勒的反犹法而遭殃，生活中充满了艰辛和焦虑。1938 年大清洗过后，我的两个舅舅逃到了美国。老迈的祖母和我们一家团聚，当时她已经是 73 岁的高龄。在 1940 年 5 月过后不久，幸福的时光很快便从我们身边溜走了：刚开始是打仗，然后是投降协定，紧接着德国人就来了。

我们犹太人的苦难这时候才真正开始，各种反犹法令接二连三的颁布。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戴黄色的大卫星；上缴他们的自行车；不能乘电车，也不可以开车；只能在三点到五点之间去店里买东西，而且只能到挂有“犹太商店”招牌的店里去买；犹太人到了八点必须呆在屋里，八点之后就连在自己的花园里坐一坐都不行；犹太人还不能得去剧院、电影院和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犹太人不得参加任何公开的体育活动，不得进入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及其他所有运动场地；犹太人还不能拜访信基督教的人；必须去犹太学校上学……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类似的反犹规定。

我们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可是生活还得继续下去。

尤碧斯总是对我说：“不管做什么都要小心翼翼的，搞不好哪件事情就是被禁止的。”我们的自由被严格控制了，不过这一切还算是可以忍受的。外婆于 1942 年 1 月去世。大家都不会知道，在我心中她永远都还活着，我是那么地深爱着她直到现在。

1934 年我在蒙特索里幼儿园开始上学，在那里我一直读到六年级。到了第二学期，要跟我的老师 K 夫人分别了。我们每个人都哭了，从那时候开始我知道离别真的让人好难过。1941 年，我和姐姐玛戈特一同进入了犹太中等学校，她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家四口人一切平安，我就这样一直待在了这儿。

五、一九四二年 六月二十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现在我要说个痛快了。此时四周安静极了，爸爸妈妈出去了，玛戈特也和她的朋友一道打乒乓球去了。当然，最近我也一直在打乒乓球。好像一打打乒乓球就很喜欢吃冰淇淋，尤其是在夏天。每当打球打累了，我们总要去冰淇淋店的，像“德尔费”啦、“梅西森”啦等等，这些都是犹太人可以去的地方。那时我真恨自己搞不到更多的零花钱。“绿洲”里经常爆满，到处都是我们自己圈子里的那些人。我们总是想办法能挑个善良的男士，好让我们把一个星期想吃的冰淇淋全都吞下去。

你一定会非常吃惊我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谈男朋友了。可是你晓得吗，在我们学校要想闭口不提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个男孩问我可不可以和他一起骑车回家，我们就聊上了。十次有九次我都会答应，很快，他就神魂颠倒地爱上了我，而且一看不见我就活不下去。当然了，如果我毫不理睬那些炽热的目光的话，骑着车自己一个劲地往前踏，那目光就肯定会有一阵子会冷下来的。

每次都是是聊着聊着，就开始往“那方面”靠了，那时我就会把自行车故意一歪，这样我的书包就掉到地上了，趁着他下车帮我捡书包的工夫，我就把话题扯开了。像这些还都是最单纯的男孩，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朝你打飞吻或想要挽住你胳膊的家伙，那么他们一定是敲错门了。我会立刻从车上下来，不再和他们结伴同行，或者就假装生气，并且毫不含糊地让他们把手给拿开。

就这样，我们友谊的基础已经奠定，直到永远。

安妮

六、一九四二年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我们 B1 全班同学都在发抖：原因是老师们就要开大会了。每个人都在猜测着谁能顺利升级，而谁会被留级。

我和梅艾普实在受不了坐在我们后面的维穆和亚克那两个令人可笑的家伙了。他们根本就无心去谈假期怎样度过，整天都在相互打赌说“你肯定会升”、“不可能的”、“怎么不可能”。就算梅艾普请他们安静一下，或者我突然发火也堵不上他们的嘴。

要我说的话，全班四分之一的人都得留级：毕竟总会有那么一些笨鸟的。不过老师们可是这个恶世上最令人捉摸不准的人，说不准阴差阳错就让哪只笨鸟撞了好运。

当然我对自己和我的女朋友们一点都不担心，虽然我对数学成绩还不太肯定。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升级的，总之我们耐心地等待就是了。就让我们一起欢呼胜利的结局吧！

我跟所有的老师都相处得不错。我们一共有九个老师，其中七个男老师、两个女老师。开普托先生，年纪大的数学老师，很长时间以来我就一直让他头疼，因为我太爱讲话了。于是他便要求以“话匣子”为题写篇作文以示对我的惩罚。话匣子！这能让人去写什么呢？不过我还是把这个题目记在笔记本上了，心想，回头再来对付它好了，暂且先不去管它。

那天晚上，当我把所有的家庭作业做完以后，就开始关注笔记本上的那个令我头疼的题目。我边啃着水笔头边琢磨，要是胡写些废话上去谁都可以，只需要把字写得大大的，字和字之间空得开开的就可以了，可问题是我怎么来证明讲话的必要性呢？我想啊想，突然灵光乍现，洋洋洒洒一下子就写了三页纸，发泄完之后，整个人都舒服极了。我觉得讲话就好像是女性的特质似的，我就算尽全力克制，不过永远也别想让我把它改掉，妈妈和我一样爱讲话，甚至比我还要厉害得多，你能改变遗传的性格吗？

开普托先生在看了我的作文后哈哈大笑，可当他在他的另一节课上依旧滔滔不绝的时候，一篇作文又来了。这回是“不可救药的话匣子”。我把这篇作文交上去以后，整整两节课开普托先生都没发牢骚，可是到了第三节课上他便再也忍不住了。“为了惩罚安妮上课讲话，她要

写篇作文题目是‘唧喳喳，鸭嘴太太呱呱呱’”。全班哄堂大笑，我也附和着笑了起来，可心里却在担心：这个题目真是让我无话可说啊。总得想点相当有创意的东西。

不过总算我走运，我的朋友撒尼诗写得特别好，并且答应帮助我用诗写出来整篇作文。我快活地蹦了起来。开普托本来是想用这个滑稽的题目让我在全班面前出丑，但在在我的奋力还击之下，他却成为了全班同学的笑柄。撒尼的诗写得相当好，简直就可以说是完美，故事讲的是一只鸭妈妈和一只天鹅爸爸照顾三只小鸭子的故事。因为三只小鸭子里们都太爱讲话了，最后就全都被天鹅爸爸用嘴巴给啄死了。开普托看出这故事是闹着玩的，给全班大声朗读了那首诗了以后，高度夸奖了我，后来还给好多其他班的同学都念了这首诗。

从此以后开普托便允许我上课讲话了，并且也不再罚我做额外的作业了。其实他一直就没有把这件事当真过。

安妮

七、一九四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

三

亲爱的基蒂：

这几天天气真是热死人了，我们都快被烤化了。尽管天气这么热，我还是只有步行去我想去的地方。我现在才是真正的明白电车有多么的好。可那些都是犹太人不能享用的奢侈品——能够骑两条腿的马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够好了。

昨天在午饭时间我去让·卢肯施卡特那看牙医。从我们学校到那里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到了下午上课的时候我都睡着了快。还有那个好心的牙医助手还端给我一杯水——她真是善良。我们是被允许乘渡船的，但也就剩这点好玩的了。有一条从约萨夫·以色列斯卡德来的小船，船夫每次都允许我们上船。如此悲惨的生活是不能归咎于荷兰人的。

我真的非常希望自己不用去上学，这是因为在复活节那几天我的自行车让人给偷了，而且爸爸已经把妈妈的那辆自行车送到了一户基督徒人家去保管。万幸的是马上就放假了，再过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的痛苦就算是到头了。

昨天发生了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当我路过车棚边时，突然有人大声在喊我。我转过身去看，认出来是前一天晚上在依娃家碰到的那个还算帅气的男孩。他害羞地朝我走过来，告诉我他叫哈里。我感到有点意外，并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好在他没让我等了多少时间，就问我能不能让他和我一起上学。“只要你答应什么都听我的就可以。”我这么回答到，之后我们就一起走了。

哈里，16岁，会讲好多好玩有趣的故事。今天早晨他又在等我一起上学，我希望从此他一直都愿意等我。

安妮

八、一九四二年 六月三十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直到今天我才有时间给你写信。因为星期四那一整天我和朋友们都一直在一起。星期五又有人来我家做客，就这样一直等到今天。

在这一个星期之内，我和哈里相互了解了很多，他跟我讲了许多关于他的事往事，他是孤身一个人来荷兰的，现在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的父母现在都待在比利时。哈里原来有个女朋友叫范妮。我认识她，是个十分温顺但让人感觉有点儿迟钝的女孩。直到哈里遇到了我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不过是被范妮的外表所吸引罢了。我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一下子就把他给激醒了。你看我们对彼此都有各自的用处，只不过时不时脑子会犯点晕乎。

星期六晚上尤碧斯来这儿睡的，星期天她就去了莉茨家，我无聊极了。

哈里本来晚上来的，可他下午6点又给我来了电话。电话是我接的，他说：“我是哈里，请问我能跟安妮讲话吗？”

“你好，哈里，我就是安妮呀。”

“嘿，安妮，你还好吗？”

“好极了，多谢你。”

“真不好意思今晚我不能去见你了，可是我很想跟你说话，十分钟以后我过去，好吗？”

“可以呀，就这样吧，再见！”

“再见，我很快就来看你。”

放下话筒，我很快换了另一条连衣裙，稍微把头发收拾了一下。然后便紧张地站在窗户边静静地等着他。好不容易我看见他来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马上冲下去开门，而是耐心地等着他按门铃，然后我慢慢的才下楼。门一开，刚好和他撞了个满怀。

“安妮，我奶奶说你年纪还太小，不适合和我交往，还告诉我应该去勒斯家。不过，你是知道的，我以后是不会再约范妮出去了！”

“不会吧，怎么回事儿，你们吵架了？”

“没有，怎么会呢。我跟范妮说了我跟她不合适，以后最好不要再一起出去了，但我们家还是永远欢迎她，当然我也希望她家永远欢迎我。事实是这样的，我原本以为范妮一直在

背着我和另一个男孩约会，所以我想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可现实完全不是我想的那么回事儿。现在我叔叔让我去跟范妮道歉，可是我怎么会做那样的事情呢？现在我和她全都了解事情是怎么样了。太复杂了，这还仅仅是所有的理由之一。我奶奶希望我跟范妮在一起而不是你，可是我不愿意啊，老年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可怕的旧观念的，我是不会屈服于这些旧观点的。我需要爷爷奶奶，但话说回来他们也是需要我的啊。

从今往后的每个星期三晚上我都会有空余时间。本来我是应该去上木刻课的，好让我的爷爷奶奶开心，但是我却去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聚会。我知道自己本来不该这么做，那是因为爷爷奶奶特别反感犹太复国主义者。当然我还算不上一个复国主义狂热分子，不过还是有那种倾向，我觉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真的是挺有意思。

但是最近那里变得极度混乱，所以我打算退出了，下个星期三就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有时间在星期三晚上、星期六下午还有星期天下午和你约会了，说不定还有更多时间呢。”

“可是你的爷爷奶奶反对，你总不能一直瞒着他们来这里见我吧！”

“要知道情比金坚啊！”

后来当我们经过拐角的那家书店时，彼得和另外两个男孩站在那儿聊天，还跟我打了声招呼——这是多年来我们俩头一次讲话，我真的感到很高兴。

我和哈里一直走在一起，分开时，我们约定好明晚六点五十五分在他家房子前面见面。

安妮

九、一九四二年 七月三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哈里昨天来我家做客见到了我父母。我买了奶油蛋糕、点心、茶和花式饼干，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哈里和我都觉得静坐着太无聊了，就一起出去散步。当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时八点十分了。爸爸看样子十分着急，说我是不是没长脑子，因为按照规定过了八点犹太人还在外头是非常危险的，我只好答应爸爸以后在八点之前十分钟一定回家。

哈里邀请我明天去他家。尤碧斯总是拿哈里来戏弄我。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恋上过谁，噢，不对啊，我应该可以有男朋友了——这谁也别想多嘴——不过我唯一的男友，或者用妈妈的话说，也就是情人，就不是一回事了。

哈里有天晚上去看依娃，依娃跟我说她问哈里：“范妮和安妮，你最喜欢谁呢？”哈里说：“这与你无关！”然后剩下的时间他们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但他临走的时候哈里突然说，“听着，是安妮，回见了，千万不要跟别人讲。”说完就跟像风一样地溜走了。

很明显哈里已经爱上我了，换换口味应该也挺好玩的吧。玛戈特肯定会说：“哈里是个俊俏的小伙子。”我完全同意，但他不仅仅是帅。妈妈对他更是赞不绝口：漂亮的男孩，懂事儿的男孩，可爱的男孩，讨人喜欢的男孩。全家人都能够接受他我当然很高兴。他也非常喜欢他们，只是他觉得我的那些女友一个个都很幼稚——不过说得确实有道理的。

安妮

十、一九四二年 七月五日 星期日早 晨

亲爱的基蒂：

我们的考试成绩成绩上周五在犹太大剧院理公布了。真是棒极了，成绩单上一点丢人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一门课的成绩是良，其中代数 5 分，还有两门课 6 分，其余就全部都是 7 分或 8 分。家里人对这样的成绩都很满意，但是在看待分数上我父母跟大多数人的态度非常不同。他们只要我健康、快乐就行，并不在意我成绩的好坏。还有就是要我知廉耻，其余的一切顺其自然就可以。

但是我自己却不这么想，那是因为我不想做差生。本来我是是可以在蒙特索里中学继续读七年级的，可是却去了犹太中学。当我得知犹太孩子都必须去犹太学校念书时，我们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很长时间，校长才条件性地接纳了我和莉茨。他希望我们努力学习，当然我是不会让他失望的。玛戈特的成绩也出来了，她总是那么优秀。要是学校进行评比的话，她肯定会以优等生的身份毕业的，她真的是非常聪明。

爸爸最近常常待在家里，因为没生意可做，他觉得自己多余的滋味真是遭透了。库菲尔斯特先生接管了特拉维斯，而科伦公司则被克莱斯勒先生接管。

前两天当我们在家里的小院漫步的时候，爸爸第一次跟我提起为什么我们躲藏起来的事情。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跟我谈这些事情。“我的好孩子，安妮。”他说，“你知道的，这一年多以来我们陆续地把食物、衣服和家具都搬到别人家里去。我们不想让被德国人拿走我们的东西，当然也不想被他们抓住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得先找个地方躲起来，而不是等着让他们来抓我们。”

“但是，爸爸，那会是什么时候呢？”爸爸说话时表情非常严肃，我很害怕。

“这个就用不着你们操心了，我会处理好所有一切的。抓紧时间好好享受你没有烦恼的童年吧。”爸爸就说了这么多。天哪，真的好希望这些话里面说的那个阴暗的日子离我们还远！

安妮

十一、一九四二年 七月八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从上个星期天到现在就好像一下子过去了好多年似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家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世界就像一下子翻转过来一样。但是我还活着，基蒂，这是最重要的，爸爸就是这么说的。是的，我的确还活着，但别问我在哪儿，怎么活。你肯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么就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开始讲起吧。

三点的时候（哈里刚刚走，不过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有人按前门门铃。我当时正舒服的躺在阳光下的走廊里看书，所以没听见门铃响。稍后，满脸激动的玛戈特出现在厨房门口。“党卫队给爸爸送来了招集令。”她轻声说道，“妈妈已经去见凡先生了。”我十分惊讶，招集令，谁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集中营和牢房的阴森森的画面——能让他受此不幸吗？“他一定不会去的，”玛戈特一边说道，一边和我耐心的等着。妈妈去凡·达尔恩家商量我们是否明天就搬到藏身的地方去。凡·达尔恩一家也会跟我们一起走，所以一共加起来一共有七个人。

沉默，我们都无话可说，只有心里惦记着爸爸，也不知道他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他当时正在乔德赛（犹太福利院）里面探望老人，同时也在等妈妈。炎热加上心里的焦虑，让我们充满了畏惧然而却沉默不语。

突然门铃响了。“一定是哈里。”我说。“不要开门。”玛戈特拦住我，紧接着我们听到楼下妈妈和凡·达尔恩先生跟哈里说话的声音，这时才松了口气。他们进来以后，便随手关上了门。

门铃一响，我和玛戈特就轻手轻脚地猫着身子看来我家的人是不是爸爸，如果是别人的话我们就不开门。

后来我和玛戈特被妈妈支出了房间，凡·达尔恩要跟妈妈单独谈一谈。当卧室里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玛戈特告诉我说招集令并不是给爸爸的，而是发给她的。这下子我就更加害怕了，并且不由自主地哭了出来。玛戈特今年才刚刚 16 岁，难道那些人真的要把这个年纪的姑娘统统都给带走吗？感谢老天爷的是，她是不会去的，这是妈妈亲口说的。爸爸跟我谈到的躲藏的事一定也是因为这个。躲起来——可是往哪躲呢？是小镇还是乡下？是大房子还是

小农舍？什么时候去？怎么走？去哪里……

我知道这些问题都是爸妈不允许问的，可是我的脑子怎么也赶不走它们。我和玛戈特开始把一些我们感觉最重要的东西装在一个包里。我放进去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这个日记本，紧接着是卷发筒、手帕、课本、梳子、过去的信。在我收拾着这些自我感觉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心里想着，我们就真的要躲起来了。但是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对我来说回忆比起好看的衣服来更重要。

五点钟的时候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打电话给库菲尔斯特先生问他能否晚上过来一趟。

凡·达尔恩出去找梅艾普，梅艾普自 1933 年以来就一直和爸爸一起工作，都已经是老朋友了，同样她的新婚丈夫亨克斯也是爸爸的老朋友。梅艾普来了。走的时候用她的包装了一些鞋子、外套、大衣、内衣和袜子，并且答应晚上还会来。紧接着整幢房子就都被寂静宠罩着，谁也没心思吃东西，天气还不算热，但是一切都显得特别怪异。

我们把楼上的一间大屋子租赁给了一个叫做库德施米特的先生住，他现在三十几岁了，是个离了婚的人。可在这个特别的晚上他却偏偏非常闲，要是我们不动粗，就根本把他赶不走，他一直赖到十点钟才走。到了十一点的时候梅艾普和亨克斯又到了。跟之前一样，一批鞋子、袜子、书和内衣又被塞进了梅艾普的包和亨克斯的大口袋里。大概十一点半的时候他们又不见了。

我已经困的不行了，所以尽管我知道这是睡在自己床上的最后一晚，我还是一倒头便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把我叫醒。

天气没有星期天那么热了，但却下了一整天热乎乎的雨。我们好像要去北极似的穿了很多衣服，唯一的目的是尽量多带走一些衣服。现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想到我们拎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出门。我身上穿着两件背心、三条扎口短裤、一件上衣，外面还套了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夏季风衣，还有两双袜子、一双系带的鞋子、毛线帽、围巾，还有更多东西哩！我还没动身就觉得快要闷死了，但我丝毫没有抱怨。

玛戈特把她的课本全都塞进书包里，骑自行车紧跟在梅艾普后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个秘密的藏身地点在哪儿。到七点半的时候，我们身后的门关上了。莫蒂，也就是我的小猫，是唯一一个跟我道过别的生灵。她一定会和她的邻居过上好日子的，在写给库德施米特先生的信里我还特意嘱咐过他。

厨房里留有给猫的一磅肉，桌子上面搁着早餐用具，床已经被扒得光光的，所做的这一切都让人觉得我们一家是在狼狈中逃离的。但是我们已经全然顾不上这些了，一心只想着离

开这里，只想着逃走并且安全的抵达目的地。明天，还要继续逃。

安妮

十二、一九四二年 七月九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我们就这样一直穿梭在滂沱大雨中：爸爸、妈妈还有我，每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包和一个购物袋，里面乱七八糟地塞上了一切能塞的上东西，袋子鼓得就像要裂开了似的。上班的人们都向我们投来了同情的目光。我们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他们因为自己不能救我们感到多么自责。那颗鲜艳的黄色的星星依旧在诉说着一切的不幸。

在逃亡的路上，爸爸妈妈才开始零零散散地跟我讲起我们的逃跑计划。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尽可能多地把所有能搬动的家具杂物以及生活必需品搬到我们现在藏匿的地方，原定是要在7月16日以前搬完，好有充足的时间把藏身要用的一切都准备充足了。可由于招集令的原因计划而不得不提前十天进行，因此我们新的住地还没有完全收拾好，只好将就着使用。藏身的地点就在爸爸办公的那幢大楼里面，外人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不过我稍后会慢慢讲给你的。爸爸手下的工作人员其实并不多：克莱斯勒先生、库菲尔斯特、梅艾普、艾利沃森、一个23岁的打字员，以上的这些人人都知道我们的到来。沃森先生，也就是艾利的爸爸，因为和两个小伙子在仓库工作，所以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情况。

现在我就来说说爸爸工作的这幢大楼吧。大楼的底层有个很大的储藏室用来当仓库。大楼的前门就紧挨着储藏室的门，进了前门是一截通向楼梯的过道。上到楼梯顶部还有一扇门，门上镶着毛玻璃，玻璃上有黑色的“办公室”字样。那就是最大的主办公室，很宽敞，而且很亮，东西配备都很齐全。艾利、梅艾普和库菲尔斯特先生白天就在这儿上班。主办公室里还有一间昏暗的小屋，里面有保险箱、衣橱和一个大立柜，在这儿还能通向一间小点的、有点昏暗的小办公室。克莱斯勒先生和凡·达尔恩先生以前就在这里办公，现在只剩下克莱斯勒先生了。要想到克莱斯勒的办公室只能从外面的过道走，而且只能从一扇从里面打开的玻璃门进去，因此从外面进去是不太容易的。从克莱斯勒的办公室外面一直往前走一点时间，直到走过长长的过道就会看到储藏室，再上四个台阶便到了整幢大楼里最漂亮的展示间——私人办公室。幽暗、精美的家具，亚麻油地毯和地毯，收音机，时髦的灯，这些便造就了这样一个堪称一流的办公室。隔壁是一间狭小的厨房，里面配有热水器和燃气灶，旁边是卫生间。一楼就是这样子了。

通过一段木质楼梯便从楼下连结到第二层楼。楼梯顶部是一块不大的楼道平台。平台两侧各有一扇木门，左边的门直直的通到房子正面的储藏室和阁楼。经过一段特别陡的荷兰式楼梯可以从侧面的另一扇门直直的通到外面的马路。右边的那扇门则是直通我们的“密室”。谁也不会猜到在那扇普普通通的灰门后面会藏着那么多房间。走完门前的一小截台阶你就进来了。正对着入口的又是一小截极陡的楼梯。再经过左手边一段窄小的过道便进入了福兰克家的卧室兼客厅，紧挨着这间的是一间相比较稍小一些的房间，是福兰克家的两个女儿学习和睡觉的地方。靠着右手边的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面有洗漱的池子和一个小卫生间，剩下的一扇门就是通向玛戈特和我的房间。再往上爬一截楼梯，推开门，你会觉得很神奇的，运河旁边的这幢看起来相当古老的房子里竟然还会有如此宽敞明亮的一间房。在这个房间里有一台燃气灶和一个洗涤槽。现在这里就是凡·达尔恩夫妇暂时的厨房了，此外还兼作起居室、餐厅和餐具室了，剩下的就没什么需要特别介绍了。还有一间狭长的房间将是彼德的小屋。再就是和下面一模一样的阁楼间。要介绍的就这么多了，我已经向你讲完了属于我们的美丽的“密室”。

安妮

十三、一九四二年 七月十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想这么啰唆地吧我们的住处描述给你，一定把你弄得很不耐烦，但我认为你还是需要清楚地知道我们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下面还是继续我的故事吧，我还没讲完哩。

当我们所有人都到了爸爸的公司大楼后，梅艾普就带我们马上上楼进了“密室”。然后她关上我们身后的门，这样一下子就只剩下我们了。玛戈特已经在那里等我们很长时间，她骑自行车比我们早到的多。我们的客厅以及其他所有的房间里遍布着垃圾，那场景真是惨不忍睹。几个月以来所有搬到办公室的纸板箱都堆放在地上和床上。小房间里的被褥则因此而一直擦在天花板上。要想当晚就能睡上个舒服觉，我们就必须马上动手清理。妈妈和玛戈特是怎么也动弹不了了，累坏了的她们躺在还没铺的床上一动不动，看起来惨兮兮的，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说不出口的。但我们家的两个“清洁工”——爸爸和我则想立即动手整理。

接下来的一整天时间我们都在拆箱子，装柜子，敲敲打打，整这理那，直到精疲力尽才停下手中的活。当天晚上我们总算是能够在干净的床上睡觉了。整整一天，我们都没有吃过一点热东西，但谁也没在乎这些，妈妈和玛戈特是累得一点也不想吃，而我和爸爸则是太忙了而没时间吃。

星期二上午我们仍然继续忙活昨天没做完的那些事。艾利和梅艾普帮我们准备好了吃的东西，爸爸把灯光明暗调节器修好了，我们把厨房的地板擦洗干净了也，就这样一整天就过去了。直到星期三我才终于缓了口气去想想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接着有了空余时间，也是到了这里以后的第一次。告诉你这一切，也算是帮我顺便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认清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再想想接下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

安妮

十四、一九四二年 七月一十一日 星 期六

亲爱的基蒂：

爸爸、妈妈和玛戈特可能都还不太能适应韦斯莱特钟楼的钟声，因为每隔 15 分钟它就报时一次。但我能完全适应下来，我很早就非常喜欢它，尤其是在夜里，它就像个忠实的朋友一样。

希望你有兴趣来听听我至今所体会到的某种“消失”的感觉。哎，怎么说呢，其实我还不能完全懂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说实在，这所房子实在不能让我有家的感觉，但我又不感觉到讨厌这儿。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一套很特别的房子里度假一样。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其实我也说不好是怎么回事，但这的确是我内心最真切的感受。虽然它只有一边靠着大楼，而且房间很潮湿，但在阿姆斯特丹再也不会找到比这儿更舒服的藏身地的，甚至在全荷兰也找不到第二家这样条件的藏身地。

我们的小房间乍看上去感觉很荒凉，墙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还好爸爸把我心爱的明星照和风光明信片也都一并带来了，接着我用了一瓶糨糊和一把刷子把墙壁变成了一幅巨大的图画，现在它看起来比以前漂亮多了。等凡·达尔恩一家人来了，我们还会从阁楼里找些木头什么的下来，在墙上装些搁板、架子之类的东西，那时它会显得更有生气的。

玛戈特和妈妈现在终于好了一些。昨天妈妈居然还有精神给我们熬汤，这还是来这之后的第一次。但是可惜的是一会儿她就把自己正在熬汤的事给忘了个精光，只顾在楼下跟别人讲话，结果豆子全都变成了木炭，死死地粘在锅底上让人觉得可惜。

库菲尔斯特先生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一本《青年文摘》。

我们四个人昨晚去了那间私人办公室，我把收音机打开了，吓了我一跳，因为生怕有人听到声音，我不停地求爸爸跟我一起上楼关掉收音机。妈妈理解我的感受，于是也跟着过来。我们之所以这么紧张还有别的原因，就是担心陌生的邻居听到我们的声音或看出什么端倪来。我们第一天就把窗帘做好了。说实在的那真不是什么窗帘，只不过是一些条状的布条，各种形状、各种质地、各种图案、各种尺寸的都有，是我和爸爸用最业余的技术缝制的。接着我

们用图钉把这些“艺术品”固定好，并且希望它们在我们重获自由之前千万不要掉下来。位于我们的右方的是一些大公司的事务所，左边的是一家家具厂。只要上班的时间一过，那儿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了，尽管如此，声音还是可以穿墙而过的。我们已经让玛戈特夜里尽量不要咳嗽了，虽然她现在得的是重感冒，但我们已经给她服用了很多的止咳糖浆。我一心等着星期二的到来，因为凡·达尔恩一家会来，那时一定会有很多的乐趣，至少不会再这么安静了。

最让人害怕的就是没有了晚上的平静。我憧憬着有哪位保护神在夜里可以保护着安寝的我们不受到伤害。我真的无法告诉你“永远”不能出门的感觉是有多么令人郁闷，而且一想到，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有被枪杀的危险，我自己就会吓得半死。那可绝对不是什么闹着玩的设想，而是有可能出现的，白天我们只能小声地说话，轻轻地走路，以防被楼下仓库里的人听到的。

有人在叫我哩！

安妮

十五、一九四二年 八月一十四日 星 期五

亲爱的基蒂：

到现在我已经忽视你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说实话，这里的新鲜事儿实在是太少了，我每天都没法去找些有意思的事儿与你一起分享，可是我发现却很难。凡·达尔恩一家是7月13日到这儿的，我们原以为他们会14号到，可德国人从13号到16号就一直到处招人，时局越来越混乱不堪，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就提前一天赶过来看我们。

上午九点半的时候（我们还在吃早饭），彼得——凡·达尔恩夫妇的儿子到了。他还没到16岁，是个相当和气、害羞、又有些笨拙的小伙子，对他的到来不能抱有太大的期望。他把他的猫（木西）也一并带来了。凡·达尔恩先生和太太是在半小时之后到的，最逗人的是凡·达尔恩夫人的帽盒里装着的竟然是一只大尿壶。“只有尿壶才能让我找到家的感觉。”她高声坦言到，要做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她的沙发床底下为它找个永久的窝。凡·达尔恩先生倒不像他夫人那样带上他的尿壶，但胳膊底下却夹了一张不大的折叠茶几。

从他们一家到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开始和和气气地在一起用餐了，三天后我们俨然已经融合为一个大家庭。

之后不久，凡·达尔恩一家人便跟我们提起在以前那个自由的世界里多待的一个星期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在这其中让我们最喜欢听的一段，便是和我们以前住的那幢房子以及与库德施米特先生有关的事。凡·达尔恩先生告诉我们：“这个星期一早上九点库德施米特先生打电话告诉我想见你们一家人问我可不可以过来这里一下。我赶忙跑过去，看到了库先生一脸不解的样子。他还让我看了福兰克一家留给我们的信，并打算按照信上的指示把猫送给邻居，这倒是挺让人满意的。库先生害怕那些人从房子里搜出什么来，就把每个房间搜了个遍，该整理的整理了一下才放心，就连吃早饭的摊子也收拾的干干净净。突然我在福兰克先生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个便条本，上面记有一个马斯特利特的地址。我当然知道这是他故意留下来的，但我还是装出特别惊讶的样子，催库先生赶快撕掉这张倒霉的纸条。”

“我依旧装着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失踪的样子，只不过是看了那张纸条之后，我脑子反

而动了起来。‘库德施米特先生。’我说，‘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地址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哦，现在我全都记起来了——大概是半年前，有个高级军官来到我的办公室，看上去跟福兰克先生关系很好的样子，并且还说如果有急事需要找他帮忙的话，就去马斯特利特找他。我看他肯定是信守诺言的那种人，用什么办法把他们弄到比利时去了，接着再弄到瑞士去。我会告诉所有关心此事的朋友的。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提马斯特利特。’”“说完这些话我就走了。你的大部分朋友现在都晓得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就有好几次碰到别人说此事了。”

这故事简直把我们乐坏了。再后来凡·达尔恩先生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些小细节，想想人们的想像力居然能达到那么远，我们又狂乐了好一阵子。其中有一家人说，看见一清早有两个人像是我们的人骑着自行车走的，还有个太太竟然很肯定地说我们是半夜被一辆军车接走的。

安妮

十六、一九四二年 八月二十一日 星 期五

亲爱的基蒂：

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藏身地的入口还没有完全隐蔽好。克莱斯勒先生认为我们最好在门前放一个书柜，是那种可以像门一样自由打开的书柜。随后不久沃森先生完成了这件事。我们让他进了密室，他真的很乐于助人。

我们现在要是想下楼去，就得猫下身子往下跳，因为原先的那些极陡的台阶被拆掉了。头三天我们都是跳得满头是包，因为所有人的头都撞到下面的门上了。现在我们把布包着的木屑钉在门上面，不知道管不管用，不过以后就会知道了！

我目前还算是比较清闲，因此就自己给自己放了一个到九月份的假。之后爸爸开始给我上课，真是太烦人了，我已经忘掉了许多以前学过的东西。

这里的生活依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凡·达尔恩先生和我很合得来，但他还是更喜欢玛戈特一些，跟她很投缘。妈妈还是时不时当我是个孩子，我真的都快受不了。其他方面的进展就顺利多了。我还是不大喜欢彼得，他简直无聊极了，懒透了，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躺在床上，除了偶尔做点木工活，但是接着就会再睡一觉，简直就是头猪！天气宜人。虽然现在有许多烦恼，但是该享受还是要享受的。我们跑到阁楼里，打开一扇向阳的窗户，躺在床上享受温暖的阳光。

安妮

十七、一九四二年 九月二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凡·达尔恩夫妇不知为何大吵了一架，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阵势。爸爸妈妈甚至连互相大声嚷嚷几声都不可能。为了芝麻大点的事儿就吵的这么厉害简直是白费力气。不过，怎么说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最倒霉的自然还是彼得了，他只能一人傻傻地站在一旁，什么都不说。谁也不把他当回事儿，他总是非常容易激动，但是又很懒。昨天他急得要命，因为他惊奇的发现自己的舌头居然是青的，而不是向别人一样是红的。当然这种反常的现象来得快去得也快。今天他在自己头上裹了条围巾，在屋子里晃来晃去的，就好像脖子梗着了一样，还不停哭着喊着自己腰疼。什么心疼、肾疼、肺疼也是他经常说的，他简直就是个疑病狂患者！

妈妈和凡·达尔恩夫人之间也并不是一直愉快友好的，偶尔也会因为什么而让她们彼此感到不快活。举个小小的例子吧，凡·达尔恩夫人原本已经把三块床单柜里的大家共用的床单全拿出来了，可是她理直气壮地认为只有妈妈的床单才是大家共用的，自己的却不是。要是有一天妈妈也学她的样子的话，一定会把她吓一大跳的。

还有，我们大家一起吃饭餐具是她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当然也让她非常生气。她总是想知道我们到底把东西都放在哪儿了，其实比她想的近得多，他们就放在阁楼里杂物后面的一个大纸箱里。只要我们一直待在这里，那些盘子就很难被再次拿出来，其实没什么不好啊。

不过我也有些太倒霉了，昨天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凡·达尔恩夫人的一只汤盆砸得粉碎。“噢！”她气得大叫一声，“你就不会小心一点吗，那可是我现在仅有的一只汤盆啊！”令人奇怪的是，这件事却弄得凡·达尔恩先生这两天对我特别友好。但愿他能一直这样下去。

今天早晨起来妈妈又狠狠地把我训了一顿，我真是受不了。我们的想法总是格格不入。可是爸爸就不一样了，尽管他有时也会因为我而生气，但最多不过过不了五分钟就会好的。

上个星期我们乏味的生活总算是有了一段小小的插曲，起因是关于女人的一本书——还有彼得。我先得告诉你的是，除了我之外，玛戈特和彼得可以读几乎所有库菲尔斯特先生借给我们的那些书，但大人们却偏偏扣下了那本关于女人的书。这样彼得的好奇心便马上大了

起来，不能让他俩看的书里究竟会是什么内容呢？趁着他妈妈在楼下说话的时间，他偷偷地把那本书拿出来看了看，然后带着“战利品”迅速消失在阁楼里。

一连几天都是风平浪静的。当然他妈妈也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却一直帮着他隐瞒，可终究还是让他老爸给发现了。他爸爸很生气，立刻就拿走了书，本以为这件事情到此就打住了，但是他却大大低估了他儿子的好奇心。彼得的好奇心不仅没有因为父亲的态度被扼制反而因此而膨胀了起来。一心想要把这本书读完的彼得想方设法想要弄到这本令他痴迷的书。另一方面，凡·达尔恩夫人向我妈妈询问过她对这件事情的具体看法，妈妈说只有这本书不适合玛戈特去读，其他的大部分书让她读还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那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凡·达尔恩太太。”妈妈说，“玛戈特和彼得两个人，首先第一点玛戈特是个女孩子，而女孩子相比男孩子而言总是成熟得早一些；还有，到现在玛戈特已经读了不少思想健康的书，根本用不着去迷恋那些不让她看的书；还有玛戈特比起彼得来要聪明许多，你看她在学校现在读四年级就能看得出来。”凡·达尔恩太太竟然也没反驳什么，但最后还是认定让小孩子现在就看写给大人们看的书总是有点不妥。

同时，彼得总算是找到了在一天当中肯定会有人来打扰自己读那本书的时间：晚上七点半——因为那个时间所有的人都会在私人办公室里收听广播，而那时他正好可以去阁楼上面看他的宝贝书。按照惯例，他是要在八点半下楼的，可是这本书太吸引人了，他竟然给忘了时间，当他下楼的时候，正好撞见了往房间里走的爸爸。你可以想想后果是怎样吧！“啪”、“刷”两声过后，书躺在了桌子上，挨了一巴掌的彼得气的一下子就钻进了阁楼，僵局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我们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彼得一直待在楼上不下来，现在再也没有人打扰他了，而他也只能这样不吃晚饭就去睡觉了。

我们大家继续吃着饭，愉快地聊着天，突然上面传来了一声刺耳的口哨声，我们全都停下了手中的刀叉，满脸苍白，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紧接着便传来彼得的声音，是从烟囱里传出来的：“你们听着，现在打死我也不会下去的。”凡·达尔恩先生“腾”的一声站了起来，不小心把餐巾掉在地上，红着脸大声叫嚷起来：“老子受够了。”爸爸赶忙拉住他的胳膊，生怕闹出点什么事来，就陪他一同上了阁楼。在好一阵抵抗和反抗之后，彼得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关上了门，而我们也接着吃饭。凡·达尔恩太太很想留一片面包给她的宝贝儿子，但是他父亲生气极了：“要是他这样而不立刻来道歉的话，就得到阁楼里睡。”其他人都给彼得求情，不给饭吃已经是对彼得相当严厉的惩罚了，再说了，要是彼得在上面出了事我们是没办法叫医生来的。

彼得最后还是没有给他爸爸道歉，毕竟他已经待在阁楼里了，凡·达尔恩先生只好因此而作罢。但第二天早晨我还是留意到彼得的床昨晚上有人睡过，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彼得又回到阁楼。最后还是爸爸说了一番好话才把他劝下楼来。接下来三天就是彼得的苦脸和倔强的沉默，但随后一切依旧。

安妮

十八、一九四二年 九月二十一日 星 期一

亲爱的基蒂：

今天我要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了。

凡·达尔恩夫人真是快让人受不了。我只不过是喜欢不停地说话罢了，这因为这个就把她给气炸了。她对大家不是这儿不满意就是那儿看不顺眼，真的是烦得很。最新消息如下：要是哪个盘子里有一点儿残渣她就不肯去把洗干净，不是把那个盘子放到同一个玻璃盆里——我们也一直是这么做的，而是搁在那儿任里面的东西长出毛来都不管。等到玛戈特下次去洗碗的时候就会多出一个盘来子，这时，尊贵的凡·达尔恩夫人会在一旁说：“哎呦，哎呦，玛戈特，真是辛苦你了！”

这两天我一直忙着在帮爸爸整理家谱，他顺便也会跟我讲讲家谱上每个人的大概情况，这件事情真是很有意思。库菲尔斯特先生每隔一个星期就会专门给我带来几本书《无忧的约普》系列真是太过瘾了，西西·凡·马克斯维尔特写的所有东西我觉得都精彩极了。《仲夏夜的疯狂》这本书我已经读了整整四遍，但每次看到其中那些令人发笑的段落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地笑起来。

又到开学的时间了，我正再努力学习法语，每天都会想尽办法去学会五个不规则动词。每当提起英语，彼得总是叫苦不迭。我们刚刚收到了几册课本，还有一大堆练习本、铅笔、橡皮以及标签贴，全都是我以前最喜欢用的一些东西。

有时，我也会收听一些从伦敦发来的关于荷兰的新闻，并且知道了伯恩哈德王子的近况如何。报道说朱利安娜公主可能会在明年的一月份生孩子，我觉得真是一件大喜事。可大家都对我这么关心皇室的事情感到十分诧异。

他们没事的时候总是讨论我，大家认为我还不算很笨，作为回报，第二天我就得多做一些事。我当然不希望自己十四五岁还在上初一，但还是对他们不让我看那样的书而感到不满。妈妈这段时间在看的《海伦》，那是我是连碰都别想碰的书，但是玛戈特却可以。我得再长大一点，变得更聪明一点，直到跟我聪明的姐姐一样才可以。

然后大家还谈到了我对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无知，事实上，对此我确实一无所知。也许到了明年我会变得更聪明一些吧！

刚刚起床的我，一想起过冬的衣服久只有一件长袖外套和三件开襟的羊毛衫就感觉有点郁闷。爸爸已经答应我可以用白羊绒织一件宽松的毛衣，毛线好不好倒是无所谓，最重要的就是暖和一些。我们还有些衣服是存在朋友那里的，但最不幸的是只有等到战争结束我们才能再见到他们，况且那时又不知他去哪儿了。

正在我写凡·达尔恩太太的那段时间她进来了。啪！我马上合上了日记本。

“嘿，安妮，能让我看一眼你的日记本吗？”

“不行的。”

“就只看看最后一页还不行吗？”

“不行，对不起。”

说实话，我当时简直被吓了个半死，因为关于她很讨人厌的那段描述刚好就在她想要看的那一页上面。

安妮

十九、一九四二年 九月二十五日 星 期五

亲爱的基蒂：

昨晚我去楼上专门“拜访”了凡·达尔恩一家。我和他们偶尔聊一会儿，有时觉得还挺有趣的。后来我们一起吃了一些尚未被虫蛀了的饼干，并且还喝了一些柠檬汁。当我们谈到了彼得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彼得时常会抓我的脸，我希望他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因为我实在不喜欢别的男孩子碰我。俗话说的好，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他们还是让我对彼得尽量好一些，因为他们真的打心眼里喜欢我。心想：“天哪！千万不要！”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还是坦诚地告诉他们我一看到彼得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也许是由于害羞吧，他跟许多以前没接触过女孩子的男孩子都一样。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密室”的“避难委员会”的确很有创意。现在就让我来说一下他们是如何把信息从我们这儿传给凡·迪亚克先生的。他是特拉维斯公司的第一代表，当然同时也是我们的朋友，曾经暗中为我们藏了许多东西。

首先他们打印出一封写给泽兰德的一位药剂师的信，那个药剂师跟我们有生意往来，然后他再以类似的方式把密封好的的回信用一个写有地址的信封寄回来。通常爸爸在信封上留的是办公室的地址。当这个信封再从泽兰德被寄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取出信封里装的信，换成爸爸亲笔写的另一张便条。就这样，当凡·迪亚克读到这张便条的时候就不会被人怀疑了。他们之所以选泽兰德是因为它紧挨着比利时，当然信也很容易就能混过边境；再说如果没有特别通行证谁都进不了泽兰德，所以即便信被人给发现了，他们也没办法跑来找我们。

安妮

二十、一九四二年 九月二十七日 星 期日

亲爱的基蒂：

我刚刚跟妈妈又大吵了一场，我都记不得这已经是第几次了。我们最近相处的不是很好，还有玛戈特也和我也合不来。吵吵闹闹的情况在我们家以前是很少见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每次我总是处在下风的。玛戈特和妈妈的脾气都跟我差别很大。甚至我都比我的妈妈更清楚我的朋友怎么样——这太要命了！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讨论战后的一些问题，例如，该怎么样和家里的仆人进行谈话。

凡·达尔恩太太又发脾气了！她总是让人捉摸不定，而且喜怒无常，她总是不断地藏起自己的东西。而凡·达尔恩家的东西每“消失”一件，妈妈就不得不用福兰克家的东西赔上一件。

为什么这世界上总有一部分人除了教育自己的孩子之外还很喜欢教育别人家的孩子呢？凡·达尔恩夫妇我上面说的就是这种人。玛戈特他们根本就没法说，她样样都好，简直可以说是完美，可一旦要把我们在一起相提并论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你真该来好好听听他们在饭桌上所说的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张家长李家短地指责别人。爸爸和妈妈总是坚决维护着我。要不是为了他们不让他们生气我才不肯认输呢。尽管他们让我不要多嘴，说我应该谦让一点才好，而不是什么事情都分出个你死我活才好，但我知道自己是怎么也改不了这种习惯的。要不是爸爸很有耐心的说教，恐怕我早就让他们大失所望了，我也算对他们仁至义尽了。

要是我仅仅吃了一点点我压根不喜欢的蔬菜，而稍多的吃了一点点土豆，凡·达尔恩夫妇，尤其是那位太太，就会看不顺眼，并且还说孩子怎么能这样惯。

“听话，安妮，你应该再多吃一点蔬菜才对。”她倒说得倒是挺舒坦。

“不，非常感谢你，凡·达尔恩太太。”我回答，“但是我已经吃了很多土豆了。”

“蔬菜对你有许多好处的，你妈妈也是这么说的，你就再多吃一点吧。”她一边说一边硬要往我盘子夹我不喜欢吃的菜，直到爸爸出面相救。

接着凡·达尔恩夫人就说开了：“其实你真是应该生在我们家，我们家里从小到大都是很注重教养的。把安妮惯成这个样子未免也有些太可怕了吧。如果是安妮是我女儿的话，这样我可受不了。”这些都是她最爱讲的话：“要是安妮是我女儿……”谢天谢地我不是！

现在我们接着来谈谈有关“教养”的问题吧。昨天凡·达尔恩太太在说完那番话之后现场呈现出可怕的沉默。紧接着爸爸说：“但是我认为安妮是很有教养的，至少她已经学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面对象你这么滔滔不绝的教训会一声不吭。至于你说吃的蔬菜，先看看你自己的盘子吧。”就这样凡·达尔恩太太瘪了，而且是彻底地瘪了。因为她自己也只是吃了一点点蔬菜，但千万不要说她也是被惯坏了呀！千万别，因为晚上吃太多蔬菜的话会让她便秘的。她为什么不在我面前闭嘴呢，这样她也不至于落个自讨没趣。凡·达尔恩太太红起脸来的样子实在是太好看了，而我脸却不红，这正是让她恨的地方。

安妮

二十一、一九四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昨天想说的话的确好多好多，但只好暂时搁笔。还有一次吵架我是必须要跟你说的，但在此之前我得先跟你讲一些别的事情。

大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吵架呢，而且一吵就吵得这么凶，还都是因为一些无聊的事情？我原本以为只有小孩子才会没事吵架，长大后就不会再吵了。当然，偶尔有些事情的确是值得去理论一番的，但我觉得也只限于斗斗嘴罢了。我原以为自己会逐渐地适应这种情况的，可至今我还没有完全适应，我想我也不会再适应的，因为我一直都是他们讨论的中心（他们总是喜欢用“讨论”这个词来代替“吵架”）。每次只要提到我，那么就肯定是一无是处：我的长相啦，我的性格啦，我的举止啦，我的习惯啦，从 A 到 Z 他们都要讨论个遍。他们就是希望我可以一声不吭地去忍受那些粗言粗语，可时我压根就适应不了。

事实上，我也不能去适应！我是决不会接受这些对我不明不白的侮辱的，我要让他们知道安妮并不是昨天才出生的。要是我能够让他们明白我准备反过来教育他们一下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吃惊的，说不定还会从此以后闭上他们的嘴。可是我到底该不该那么做呢？太粗俗了！他们那些可怕的举止，特别是凡·达尔恩夫人所表现出来的愚昧无知让我一次又一次目瞪口呆，可是我一旦开始适应了这些——这也要不了多长时间，那我也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这决不仅仅是开开玩笑。他们确实该换换口气了！

难道我就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粗鲁、自高自大、倔强、得理不饶人、愚昧无知、懒惰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缺点吗？不，绝对不是！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这点我清楚，但他们把我的缺点明显的严重夸大了。

基蒂，要是你能够了解我面对这么多的冷言冷语的时候是多生气该有多好啊。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愤怒我究竟还要忍多久才是尽头。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彻底爆发的。

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说了那么多有关吵架的事情，我觉得都快把你烦死了。但还有一次我觉得非常有趣的讨论会我必须要告诉你。讨论会上说着说着不知道怎么地，我们就

把话题就转到了比穆（爸爸的外号）的好脾气上。即使是世界上最蛮横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爸爸的这一点。

可凡·达尔恩太太说：“我不也和比穆一样天生一副好脾气嘛，起码比起我丈夫来好多了。”这话她竟然也说得出来！这句话本身就清楚地表现出她有多么高傲自大！凡·达尔恩先生觉得既然谈到了他自己的一些东西，就有必要对此作番解释：“我可不希望自己表现的太谦虚，因为在我看来谦虚实际上是没什么好处。”接着转向我：“听我的，安妮，不要太过于谦虚了，它怎的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妈妈倒是相当同意这种说法。可凡·达尔恩太太对此又非得加上点自己的观点才可以，她每次都是是这样。接下来她的这些话是给妈妈和爸爸听的：“你们的生活态度可真是奇怪，你们怎么能对安妮说这样的话呢，这跟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大不一样的。我看这样的这种情况也只可能出现在想你们这样的现代家庭里。”现在这可是在直接反击妈妈教育儿女的方法了。

凡·达尔恩夫人因此而兴奋得满面红光，而妈妈此时则沉默得像黄瓜一样。本来就爱脸红的人一旦兴奋起来是不容易控制的。妈妈依旧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但也很想尽快结束这场“讨论”。妈妈想了一小会儿之后说到：“我个人，也非常赞同如果一个人过分谦虚过日子是不好过的。我丈夫，还有玛戈特和彼得都是非常谦虚的人，但你的丈夫，安妮、你本人加上我，即使不是相互抵触，但起码也不是轻易就会被他人说服的人。”凡·达尔恩夫人说：“不过，福兰克夫人，这我就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了。我是这么谦虚大度的人，你怎么还会对我有这样看法呢？”妈妈说：“我并没有说你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谁也绝对不会说你是一个很大度的人。”凡·达尔恩夫人说道：“咱们还是把话讲明白吧，做个彻底的了断。我很想知道我究竟哪儿让人觉得强词夺理了？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我不照顾好自己，我很快就会饿死的。”

这段荒唐的辩解惹得妈妈大笑起来。这可让凡·达尔恩太太大为恼火了，在做完一连串挤眉弄眼的表情之后，她终于沉默了，从自己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并准备离开大家。这时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你真应该看看她当时是什么样子。太倒霉了，就在她扭头的一刹那我正好在愁眉不展地晃着脑袋，也没有什么其他别的意思，不过自然反应而已，我一直都专心地在听他们的唇枪舌战了。凡·达尔恩太太转过身来就骂出一系列不雅的德语，非常下流、难听，那样子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庸俗的红脸泼妇——那场面真是壮观呀。如果我会画画，我真想把她的样子画下来：活生生的一个愚昧而可笑的小人物！当时我就如一头被激怒的狮子，眼里闪烁着无法遏制的怒火，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恨得我牙根直发麻，手指骨发痒，真

想上前揍她一顿。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在跟一个人有过深层次多方面的接触之后你才会真的了解他；只有在接触之后你才能对他们的性格做出准确的判断。

安妮

二十二、一九四二年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避难的人总会碰到一些奇特的事情的。想像一下吧，没有专用的洗澡间，我们只能使用洗涤池。又由于只有办公室里（我一直用它指整个楼下）有热水，我们七个人就轮流享受这样豪华的待遇。

可是我们的性格各不相同，有些人就是比另一些人谦卑的多。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为自己的沐浴找自己的地界。彼得占了厨房，虽然那里装的是玻璃门。每逢他要去洗澡的时候都会走到我们跟前不停的告诫我们半小时内不要打厨房经过。在他看来这样的告诫已经足够了。凡·达尔恩先生干脆上楼，对他来说把热水搬到楼上去算不了什么，要是能秘密在自己房间里享受就好了。凡·达尔恩太太直接暂时就不洗澡，她在看究竟哪儿是最合适的地方。爸爸在那间私人办公室里洗澡，妈妈藏在厨房的火炉栏后面；而玛戈特和我就只好在那间大办公室里搓搓了事。每到星期天下午那里的窗帘是必须拉上的，因此我们只能摸着黑搓。

然而我目前已经不怎么在那块地方了，从上周开始，我就在找更适合的角落。彼得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可以到大办公室的卫生间里试看看。在那里我能坐下来，开着灯，锁上门，随意地端着水往身上倒，还不用担心有人偷看。星期天我第一次享用了我那间漂亮的浴室，虽然听上去这有点疯狂，但我还是觉得那是最好的地方。上周水管工在楼下干活儿的时候，想要把办公室厕所里的下水管道移到过道里去。这么做是为了不让管子冻裂，因为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可这没有给大家带来方便，我们不但一整天打不了水，还不能上厕所。哎，是家丑也得外扬了，就给你说说我们是怎么战胜困难的吧，不过我可不是装正经，认为这样的事情说不得。

刚到这儿的那天，爸爸和我就做了个临时马桶。因为没有更适合的容器，我们只能用了一只玻璃坛子。水管工来的那时候，一切大自然的馈赠在白天就都堆放在起居室的那些坛子里。我自己觉得这总比整天静静地坐在那儿，大气不能出一口好多了吧。你可不知道这对“呱

呱小姐”来说有多么难过。平时我就得小声说话，而且还不能自由走动。三天，我的屁股又平又扁，好难受的。还好睡觉前做了些锻炼减轻了我的痛楚。

安妮

二十三、一九四二年 十月一日 星期 四

亲爱的基蒂：

昨天我经历了可怕的一幕。八点钟的时候门铃忽然大声地响了起来。我那时觉得一定出事儿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可是接着大家说只是街上的小混混或者邮递员什么的，我才慢慢的平静了下来。这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平静。卢文，一个身材矮小的犹太药剂师，帮科莱斯勒先生安排厨房里的事情。他对整栋大楼很熟悉，所以我很担心他哪天不小心地把头伸进那间旧厕所。我像老鼠一样安静。如果在三个月前，谁都不会想到性子急得像水银一样的安妮，可以一连好几个小时安静地坐着，奇迹是，她现在还真能！

29 号是凡·达尔恩太太的生日。虽然不能热热闹闹地祝贺，我们还是为她准备了一个小型的派对和一顿美味的饭菜，还送了她鲜花和一些小礼物。她丈夫送了她红色的康乃馨，这明显是家庭惯例。有关凡·达尔恩太太的话题暂时就先谈到这儿，我得跟你说说她总在我爸爸跟前搔首弄姿的事情，这让我真无法忍受了。她一会儿撩撩她的头发，摸摸她的脸，一会儿把裙子往上一拎，嘴里说着自觉的俏皮的话，想方设法的吸引比穆的注意。庆幸的是，比穆觉得她既没有魅力，也不风趣，根本就不理她。妈妈就不会那样对凡·达尔恩先生，但凡看看凡·达尔恩太太的脸色就什么都明白了。

彼得不时从他的坑里钻出来找乐子。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这也让大家得到了很多笑容：我们都热爱打扮。他披上一件凡·达尔恩太太的小礼服，那我就穿上他的西服。他戴顶礼帽，我就戴上鸭舌帽。大人们就会在一旁哈哈大笑，而我们也能自得其乐。艾利从比恩考夫给玛戈特和我寄来了两条新裙子。材料很糟，就和麻袋布一样，却居然分别值 24 和 7.5 盾。这跟战前比起来变化真是太大了！

还有一件让我很高兴的事情。艾利已经给一些速记学校写了信，帮玛戈特、彼得和我预定了速记函授课程。

你等着看吧，明年我们就都会成为一流的专家了。能用密码写东西怎么说也是个了不起的本事呀。

安妮

二十四、一九四二年 十月三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昨天又出事了。

妈妈生气地跟爸爸说了她对我的看法，然后就大哭了一场。当然，我也哭了一场，可我心里还是很难受。最后我告诉爸爸我喜欢他远胜于妈妈，他却叫我忍着点，不要太过分。这如何可能呢。要我在妈妈面前一句话不说真是太委屈我了。爸爸想要我有空能主动帮帮妈妈，好比在她心情不好或身体不适的时候。可我就是不乐意。我正努力地学习法语，正在看《美人尼凡奈斯》。

安妮

二十五、一九四二年 十月九日 星期 五

亲爱的基蒂：

今天只有令人不开心的事告诉你。

我们的好多的犹太朋友一批又一批地被带走了，盖世太保对这些人没有人性，把他们装上牛车拉到维斯特伯克去，那是在德朗特的一个大型犹太集中营。那边听起来真可怕：一百个人共用一间小洗浴室，厕所根本不够用。住宿也不分开，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睡在一起。所以你就总能听到一些吓人的事情：许多妇女，就连小姑娘，只要在那儿待上一阵子就绝对会怀孕的。逃跑是没有可能的。集中营里绝大多数人都被剃了个平头再加上一副犹太人的长相谁都清楚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荷兰的情形已经这么坏了，很清楚的知道那些被送到更远更荒凉地方的人们又会是如何的境遇？我们猜想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被杀死了。英国电台说他们被毒气毒死了。

可能那还是最快的死去的办法，我心里很紧张。梅艾普对我说这些吓人的故事的时候我都快挺不住了，她自己也怕得要命。她说就在不久前，一个可怜的跛腿犹太老妇整天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有人让她呆在那儿等盖世太保，说盖世太保已经去开车子了，马上就过来把她带走。这个可怜的老人被天上的英国飞机上扫射的机关枪吓坏了，很害怕探照灯耀眼的光束。可是梅艾普不敢带她过来，谁都不敢冒这个险。德国人动起手来是冷酷无情的。

艾利变得郁郁寡欢，她的男友已经去了德国。她害怕从我们房子上头飞过的空军会把炸弹扔到迪尔克的头上，那些炸弹都有百万公斤重。

有人居然还开得出这么无聊的玩笑，“他是不大可能搞一百万的”，要么“一颗炸弹就能解决问题”。

迪尔克当然不是仅有的被迫去德国的人，天天都有整车整车的小伙子被送往德国。在途中的某个小站停一会儿的当儿，他们中有些人就会趁机逃走，但真正能逃走的也只有几个。

哎，我的坏消息还没说完哩。你知道过人质吗？一种最新的惩罚怠工的办法，你肯定想不到有多么吓人。不管是身份多高的市民，还是无辜百姓，全都被抓进集中营里等死。如果

找不到鼓动怠工的人，盖世太保就会任意抓五个人质。死刑判决书一直都是当场一挥而就的。这些暴行都被说成是“致命的事故”。真是善良的人呀，德国人！想想吧，要知道，我以前也是德国人啊！他们中一个！不，希特勒早已赶走了我们的民族。事实上，德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最敌对的人。

安妮

二十六、一九四二年 十月十六日 星 期五

亲爱的基蒂：

今天我忙死了。

我刚才翻译了一章《美人尼凡奈斯》，还记下了生词，然后又做了一些烦人的数学题，学了三页纸的法语语法。每天我都被迫做数学题，爸爸也说它们很讨厌。我的数学都快要比他好了，虽然我们俩都是半桶水，还要不时去找玛戈特。但在速记方面我是三个人当中学得最快的。

昨天我读完了《突然袭击》，这本书很有趣味，然而和《桌普莱特·赫尔》比起来就差多了。说真的，我觉得西西·凡·马克斯维尔特是顶尖的作家。以后我一定会让自己的子女看她的作品。

妈妈、玛戈特和我又冰释前嫌了，而且比过去还亲密。昨晚玛戈特和我一起睡了，真的很挤，但也很有意思。她问我能不能看我的日记。我说：“行，至少有些可以。”我又问能不能看她的，她说“行”。接着我们就聊起了将来。我问她打算干什么。但她不愿说，说要绝对保密。我想跟教书有关，我也不是很肯定，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真是的，我的好奇心会这么大吗？

今天早晨我躺在彼得的床上，追着他打了他一通，他后来生气了，可我不放在心上。就算他对我好有一次也行啊，毕竟我昨天给了他一个苹果啊。

我问玛戈特我是否长得很丑。她说我挺有女人味，眼睛很漂亮的。多抽象啊，你说呢？

下回见。

安妮

二十七、一九四二年 十月二十日 星 期二

亲爱的基蒂：

我的手还在发抖，虽然我们受惊已经两个小时了。

我得先介绍一下这幢房子里一共有五个灭火器。我们早清楚有人要来灌这些灭火器，但并没有人告诉我们到底那木匠什么时候来。结果是我们无所顾忌地大声说话直到忽然听到书橱对面的楼道里传来了叮当的锤子声。我马上想起了那个木匠，还警告艾利不要下楼，她那时正在跟我们一起吃饭。爸爸和我站在门边上，好听清楚那人何时离开。大概过了一刻钟，他把锤子和其他工具放在碗柜上方（这是我们推测的），然后我们便听到了敲门声。我们的脸一下子全变白了。莫不是他听到了什么动静，想到我们的秘密藏身处来看一下？看来真像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是敲门声，拉动声，又推又撬的声音响个不停。一想到这个不速之客立刻就要发现我们这个美丽的密室我就快晕倒了。

就在我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的时候，我听到了库菲尔斯特先生的声音：“开门，是我。”我们马上打开了门。原来是拉住碗柜的钩子卡住了，清楚秘密的人是可以解开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才没有人提前告知我们那个木匠的情况。那个人那时已经下楼去了，库菲尔斯特是来找艾利的，可怎么也打不开书橱。和你说吧，这时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当时在我的脑海中，那个试图要闯进来的人越长越大，最终变成了一个巨人，变成了一个从地球上走过的最恐怖的法西斯。

我的天呀！我的妈呀！老天保佑这回一切平安。周一我们依旧过得很快乐。梅艾普和亨克斯在这儿过了夜。玛戈特和我睡到爸爸和妈妈的房间里，如此凡·瑟腾就能够睡在我们的房间。伙食很可口。出了个小插曲，爸爸的灯泡保险丝突然烧了，一瞬间我们全都陷入黑暗里了。怎么办呢？房子里是有一些保险丝，可放保险丝的盒子就放在那间黑不隆冬的储藏室的最里面，这一下子黑了灯要找到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男人们还是一往无前，十分钟后我们就把蜡烛吹灭了。

今天早晨我起得很早。亨克斯要八点半就走。一顿美味的早餐过后梅艾普下了楼。外面

正下着瓢泼大雨，她很开心用不着骑单车上班了。下周艾利会来过上一夜。

安妮

二十八、一九四二年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我很着急，爸爸生病了。他发高烧，出了红疹子，特别像麻疹。好可怜，但我们连医生都不能叫！妈妈正在让他出汗。希望他的温度能降下来。

今天早上梅艾普给大家说凡·达尔恩家的家具全都被人拿走了。我们还没有告知凡·达尔恩太太。她的神经已经非常紧张了，我们实在不想再去听一番她对落在家里的那些特别的瓷器和好的椅子哭泣了。再好的东西大家不都不得不抛下哩，那么如今才来诉苦又有什么用呢？

最近我被准许看很多的成人书籍了。目前我正在看尼柯·凡·苏荷塔轮的《夏娃之春》。我看不出它和校园流行的女生爱情小说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里面有一些女人在黑街上把自己卖给陌生男人的描写，这样她们能拿到一些钱。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那会丑死了。书上还说夏娃每个月都来例假，噢，我也多么想来啊，那绝对是很重要的吧。

爸爸从大书柜里翻出歌德和席勒的戏剧。他想晚上都读给我听。我们已经从《唐·克洛斯》¹¹开始了。照爸爸的样子，妈妈也把她的祈祷书放到我手上。为了不让她尴尬我还是读了一些用德语写的祷文，它们写的很好，但就是不合我的口味。她干吗强迫我虔诚呢，就像强迫她自己一样？

明天我们将首次生火。我认为我们会被烟呛着。烟囱已经很长时间没被打扫过了，但愿那东西还可以通风。

安妮

二十九、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七日 星 期六

亲爱的基蒂：

妈妈很烦躁，而她一烦躁就意味着我又要倒霉了。为什么每一件事情爸爸妈妈都不会怪玛戈特，却总拿我当出气筒呢？好比说昨天晚上，玛戈特正在看一本附有很好看的插图的书，接着她起身上了楼，把书就搁在那儿准备过会儿再看。我当时没事儿，就随手拿起那本书开始看图画。玛戈特回来时候，看见“她的”书竟然在我的手上，皱了皱眉头就朝我要书。我只打算再多看一小会儿，玛戈特就生气了。然后妈妈过来了：“把书给玛戈特，人家正读着哩。”她说。爸爸走了进来，他连发生什么都不知道，只看了玛戈特那张委屈脸便立刻冲着我说：“我倒是想知道要是玛戈特拿了你正在看的书你会怎么样！”我马上就胆怯了，放下书走出了房间——生气了吗，他们绝对这么想。

事情却不是这样子，我既没有生气也没有被得罪，只是觉得可怜。爸爸连为什么吵架都不知道就作结论是不应该的。我原来是打算把书还给玛戈特的，如果爸爸和妈妈没插手的话会快得多。他们护着玛戈特，仿佛她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很显然妈妈是玛戈特的靠山，她和玛戈特总是狼狈为奸。我早习以为常了，所以对妈妈的唠叨和玛戈特的情绪根本没放在心上。我爱她们，只是因为她们是妈妈和玛戈特。对爸爸就不一样了，要是他夸奖玛戈特，同意她做什么，赞美她，爱抚她，我总是很生气的，因为我爱爸爸，他是我尊敬的人。这世上除了他我谁也不喜欢。如今玛戈特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最温顺、最可爱的姑娘。但我总认为我也有点资格被大家认可的。在家里我一直是落后生、低能儿，犯了错我就要付出双倍代价，除了挨骂，还要受到情感上的伤害。如今我再也受不了这种公开的偏袒了。有些我想要的东西是爸爸不能给我的。我不嫉妒玛戈特，从来就没有过；我也不嫉妒她的美貌，只是想要得到爸爸真实的爱：不是把我看成他的孩子，而就是我——安妮，我自己。

我这么爱爸爸因为只有他才能让我有一点家的感觉。爸爸不了解，有时候我是成心要借妈妈来发泄自己的不满的。他总是不置一词，只要一有可能提到妈妈的不是他就会回避。但一样是这个妈妈，一样是她的不是，对我来说却是最不能让人忍受的东西。我不知道如何才

能把这一切埋进心里。我当然不会总把精力放到她的不爱干净、她的小气、她的呆板上，但我不能劝服自己总是错的。我们简直在一切事情上都针尖对麦芒，所以我们常常拿对方出气。我不想对妈妈的秉性作评判，因为我没有能力做这样事情。我只是把她看做一个母亲，但她对于我却很失败；我只好自己做自己的妈妈。我早都把自己跟他们都分开了。我是自己的船长，总有一天我会看见我能停泊的岸。所有这些感受都是极为真切的，因为我心灵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完美的母亲和妻子的模样。而在这个我本该叫她“母亲”的人身上，我却看不见那个样子的影子。我总是不断地强迫自己忽略妈妈的缺点，只去看到她好的一面，想在自己身上发现她身上没有的东西，可这没用。最糟糕的是，爸爸妈妈都不了解我生活中的这块空缺，为此我不能原谅他们。我真的怀疑，到底有没有家长能让他们的孩子绝对满意。有时候我觉得上帝是在考验我，无论现在还是以后，我都要通过努力变得优秀。没有榜样，也没有教诲。未来我绝对会更优秀的。

除了我自己，谁还会来看这些信呢？除了自己，我还能向谁寻找安慰呢？我总觉得自己需要安慰，因为我总感到无助，对自己不满意，我的缺点太多了。我清楚这一切，每一天我都在改造自己，一遍又一遍。

我得到的变化太大了。某一天的安妮依旧那么聪明，懂得所有的道理；而换了一天的我就只是只无知的小山羊，什么也不懂，却自认为从书上学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再也不是一个婴儿抑或被宠爱的小乖乖了，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被人嘲笑了。我有自己的看法、打算和想法，尽管我还没不能用嘴巴说出来。当我躺在床上时，很多的事情在我内心里跳跃，强迫自己忍受那些已经让我忍受不了的人，那些总是不明白我心思的人。

这就是为何我要回到我的日记上来的缘由。这里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终点，因为基蒂始终那么耐心。我向你发誓我一定不会放弃的，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道路，擦干自己的眼泪。希望我很快能看到结果，可能偶尔能从爱我的人身上得到鼓励。

不要怪我，要记住有时候我是需要发泄的。

安妮

三十、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九日 星期

一

亲爱的基蒂：

昨天是彼得的生日，他 16 岁了。他收到了一些美丽的礼物，其中有一套“独霸”游戏、一副剃须刀还有一个打火机。倒不是让他抽烟，只是做样子而已。

最大的新闻是凡·达尔恩先生带来的，一点钟的时候他说英国已经占领了突尼斯、阿尔及尔、卡萨布兰卡和奥兰。“这是战争结束的开端。”大家都这样说。可是丘吉尔，那位英国的首相，他可能在英国听到了一样的流言，却是这么说的：“这不是结束。这也不是结束的开端。也许，这是开始的结束。”你看出不一样来了吗？当然人们是有原因乐观的。斯大林格勒，那座俄国的城市，他们已经坚守了三个月，还没有被德国人攻下。

还是回到我们的密室里来吧。我要和你说说我们的食物供应。你明白的，在我们楼上有一些很贪吃的猪。我们从一位好心的面包师那里买面包，他是库菲尔斯特特的朋友。不过，我们无法比在家里的时候弄得到更多。但这已够了。我们还在黑市上买了四张配给卡。它们的价格一直在上升，已经从 27 盾涨到了 33 盾。就算是一张小小的印刷纸片！为了做充分的储备，除了已储备的 150 听蔬菜之外，我们还买了 270 磅干豌豆和大豆。它们不全都是我们的，有一些是办公室里的人的。用麻袋把它们装起来，挂在我们小过道里的钩子上。因为很沉，麻袋上有几处的缝线都断了，因此我们把冬天的储备放在阁楼里，而彼得担负着把它们弄上去的重要责任。总共是六个麻袋，他已经顺利地搬上去了五个，就在他忙着把第六个也弄上去的时候，麻袋底下的缝线忽然散了，棕色的大豆就像一阵细雨，不，是一阵暴风雨般的噼里啪啦地从楼梯上滚下来。袋子里也许有 50 磅豆子，那声音大得能把死人吓活。楼下的人还以为整幢老房子还有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冲着他们砸下来。彼得开始真的被吓呆了，紧接着爆笑一阵，特别是他看到我正好站在楼梯底部，好像豆子海洋中心的一个小岛。我一直到脚踝都被豆子掩埋了。我们立刻开始收拾豆子。可豆子又滑又小，能滚进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角落和缝隙里。如今每次有人下楼都会弯下腰来一两次，目的就是给凡·达尔恩夫人献上一把豆子。我差点忘了说，爸爸已经好多了。

安妮

又：刚刚从收音机里知道阿尔及尔已经沦陷，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在英国人的手上已经有好几天了。目前我们都等着突尼斯的好消息。

三十一、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十日 星 期二

亲爱的基蒂：

重大消息——我们要招待第八个成员了。是真的！我们一直都觉得有充足的空间和食物再多招待一个人。我们只是不希望再给库菲尔斯特和科莱斯勒添烦恼罢了。

然而随着犹太人的处境愈加危险，爸爸找来那两个人，作出决定，而他们也认为这是个极好的计划。“七个人跟八个人同样危险。”他们说得很道理。

作出决定之后，我们立刻把我们的朋友都想了个遍，以确定到底谁最适合走进我们的“大家庭”。最后的人选不久就确定下来了。在爸爸排除了凡·达尔恩家所有的成员之后，我们接受了一个名叫阿尔伯特·杜萨尔的牙医，他的妻子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幸运地逃到了国外。听闻他是个非常安分的人，只从我们和凡·达尔恩先生与他平常的交往来看，两家人都认为他是最适合的人选。梅艾普也知道他，所以将由她接他到我们这儿来。要是他来了，将睡在我的卧室里，而玛戈特就睡那张行军床¹²。

安妮

三十二、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当梅艾普告知杜萨尔她已经给他找了个避难的处所的时候，他极度的激动。梅艾普提醒他要赶紧过来，最好星期六就过来。但他觉得那也许有问题，因为他要先给他的卡片索引换日期，接着去看望几个病人，把账算清。

梅艾普今天早上过来告诉了我们这个情况。我们都觉得他延迟时间是欠妥当的。一切这些准备工作还需要向许多人作解释，而这是极为耗时间的。梅艾普问他星期六究竟能不能过来。杜萨尔说不能，他说星期一过来。我认为他真是疯了，这个时候，这种事情还不抓紧时间，管它手头上还有其他的事呢。如果他被抓住了，还能管他那些卡片、索引、钱和病人吗？为何要推迟呢？我认为爸爸的让步是不明智的。

没有其他事情了。

安妮

三十三、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杜萨尔到了。一切顺利。

梅艾普提醒他必须要在十一点钟邮局前面说好的地方等人来接。杜萨尔及时地出现在说好的地方。库菲尔斯特先生也知道杜萨尔，走上去告诉他事前说好来接他的先生来不了了，问他能不能直接去办公室找梅艾普。接着库菲尔斯特上了电车，回到办公室。而杜萨尔朝一样的方向步行。梅艾普帮他脱掉外套，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那颗黄星了，接着带他进了私人办公室，库菲尔斯特陪他聊到那个打杂的女工走了为止。然后梅艾普以去私人办公室拿一些东西的名义，领着杜萨尔上了楼，她打开旋转书架，当着一头水雾的杜萨尔的面走了进去。

我们围坐在楼上的桌子旁，打算用咖啡和好酒白兰地欢迎这位新客人。梅艾普先是把他带进了起居室。他马上就认出了我们的家具，但他那时绝对不会想到我们这么多人就在他的上方。当梅艾普告诉他真相以后，杜萨尔吓得差点儿晕了过去。还好梅艾普没给他多少犹豫的时间就直接把他领上了楼。杜萨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把我们一一仔细打量了一番，就仿佛他才刚刚认识我们似的。片刻过后他吞吞吐吐地说道：“可是……你们不是，在比利时吗？军车没来吗？那天，逃跑没成功吗？”我们向他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告诉他我们故意制造出士兵和军车的事情，就是想瞒住别人，特别是德国人，不让他们发现我们。杜萨尔有一次的被这一完美的计划惊得说不出话来，在他稍微清醒之后，他开始仔细打量我们这个非常实用的完美的“密室”，除了惊讶就是缄默不语。

我们一起吃了午饭。接着他稍微休息了一会儿，起来和我们喝茶，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了一下，特别是在他收到了下面这份打印出来的“密室条例”之后，他就更加有家的感觉了。

密室条例及生活公约

“密室”宗旨：做为犹太人临时避难所而成立的特殊机构。

全年开放：这里美丽、安静，远离森林，处在阿姆斯特丹的心脏地带。可乘 13 和 17 路电车抵达，也可驾车或骑自行车。假若德国人禁止使用以上交通方式，也可步行。

住宿：免费。

特殊训练：免费减肥。

自来水：浴室及墙里墙外均供应。

储藏室：特大，能储存各类物资。

私有电台：可直接与伦敦、纽约、特拉维夫及其他各电台联系。本服务只供房客在晚 6:00 后享用。所有电台开放，并且除播放古典音乐节目外，不准许收听德国电台。

休息时间：晚 10:00 到第二天早晨 7:30，星期天可休息到早晨 10:15。条件准许的话，房客白天可以休息，谨遵指令。为大家安全起见，休息时务必高度警惕！

假日：无限延期。

语言的使用：一切时间小声说话，这是死规定！一切文明的语言都可以说，当然不允许说德语！

课程：每周一次书面速记课。英语、法语、数学和历史为必修课。

小型宠物：由相关部门负责，必须善待一切宠物。

就餐时间：早餐，除周日和银行节假日外每日上午 9:00。逢周日和银行节假日约为上午 11:30。午餐，少吃，下午 1:15 到 1:45。晚餐，冷或热食，无确定时间。

义务：房客需要随时参与公共活动。

沐浴：周日从上午 9:00 开始，洗涤池向所有房客开放。还可选用厕所、厨房、私人办公室或主办公室，任君选。

酒精饮料：请遵医嘱。

安妮

三十四、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正和大家所预料的那样。杜萨尔真是个很好的人，在他看来，和我共享小房间绝对不成问题。说真的我是不太愿意陌生人使用我的东西的，但只要有合适的理由，我还是愿意随时做些奉献的，因此我很愿意帮些小忙。“如果我们能救一个人，其他的一切就不是的问题。”这是爸爸说的，我完全赞同。

杜萨尔来的第一天就问了我好多的问题：那个打杂女工何时来？何时可以使用浴室？何时可以使用卫生间？你可能会觉得好笑，但这些事情在一个避难的地方可没那么简单。白天我们绝对不能吵闹，以免被楼下的人听见；如果有外人在，好比说那个打杂的女工，那我们就得更加小心。我把这一切都详细地对杜萨尔作了说明。

但有件事情把我逗乐了：他的反应真的是太慢了。每件事情他都得问两次以上，但依旧记不住。可能一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好起来吧，现在突然的变化让他很不安。

除此之外一切都好。杜萨尔跟我们说了很多外面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这真是新鲜事儿了。他说的都是些让人伤心的消息。许多朋友和熟人都遭遇了厄运。灰绿色的军车一晚又一晚隆隆地从大街上驶过，挨家挨户地搜寻着犹太人。但凡被发现，全家人都得被抓。如果没找到什么人，他们就会去下一幢房子，除了藏起来无人可以逃出他们的魔爪。他们拿着名单走来走去，他们也仅仅在确信能大捞一把的时候下才会按门铃。他们有时候也会因为钞票放人，但每个人的价格太高了。这所有看上去很像过去时搜猎奴隶。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太可怕了。

天黑的时候，总看到一排排无辜的人们，身后跟着大哭的小孩，没有终点地往前走，一两个看着他们的家伙，对他们拳打脚踢直到他们几乎摔倒为止。没人能特殊，老人、婴儿、孕妇、病人，全都被抓到死亡的行列中。因此我们能藏在这儿很幸运，得到这么好的照顾，又没有人骚扰。除了看着最亲近的人受到迫害却没有任何办法所带来的自责之外，我们不用为任何事情担心。

睡在舒服的床上我都感觉自己有罪，我的那些可爱的朋友们，有的可能已经遇难了，有的可能在这么寒冷的夜晚掉进了某个下水道里。一想到某个亲爱的伙伴可能已经落入了世上最残忍的畜生的魔爪，我就担心起来。仅仅是由于他们是犹太人啊！

安妮

三十五、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们谁也不知道到底该怎样面对这一切。关于犹太人的消息直到目前才开始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都觉得最好还是努力保持乐观的心态。

每次梅艾普说某个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妈妈和凡·达尔恩太太就会难过地哭起来，这让梅艾普认为还是不要跟我们讲太多的好。然而杜萨尔立刻会被追问各方面的细节，他跟我们说的那些故事让人胆战心惊，想忘都忘不掉。但只要这些吓人的故事在我们记忆中的印象稍稍淡去，我们还会互相开玩笑，打打闹闹。

面对现在的处境，闷闷不乐不仅对我们自己没有意义，也帮不了外面的人。把我们的“密室”弄成一个“愁苦的密室”是我们想要的吗？无论我做什么都必须要想着在外面的那些人吗？要是某件事情真的让我想笑，我就必须要马上忍住并为自己的快乐而感到羞耻吗？难道我就该一天到晚的愁眉不展吗？不，我不需要那么做。再说了，愁苦总会有散去的时候。

另外还有一种烦恼，但是和我刚才跟你说过的那些惨事和不幸比起来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最近我开始感觉自己很寂寞。我被巨大的空虚环绕着。以前我从没有这种感受，我的开心，我的顽皮，我的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是我那些可爱的女友们。但现在我不是想着令人郁闷的事情，就是想着自己。现在我才发现，虽然爸爸真是个非常可爱的人，但他不能替代那些逝去的日子在我心中留下的痕迹。可我为何要用这些愚笨的事情来烦你呢？我真是个不知进退的人啊，基蒂，这我知道。然而只要我稍微想多一点，我的脑袋立刻就会漂浮起来，最让人痛苦的是我还不得不去想那些可怜的遭遇！

安妮

三十六、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我们的电用得太多了，超过了我们的配额。我们只好很节俭的用，要不然就有可能断电。想想吧，连着两个礼拜没有电，想起来倒是挺容易的，但说不好根本就用不着哩！下午一过四点或四点半，天就黑得不能看书了。我们用想尽办法来打发时间：猜谜，在黑暗中锻炼身体，讲英语和法语，说说书籍。但所有这一切总有腻味的时候。

昨晚我有了新发现：用一副高倍双筒望远镜偷望我们后边的人家里亮灯的房间。白天把窗帘拉开一厘米的缝隙都不可以，但天黑以后就不要紧了。我从前从来都不知道邻居原来是这么有趣的人。至少我们的邻居是这样的：我发现一对夫妇在吃饭，有一家人正看着电影；对面的那个牙医正在照顾一个老太太，看他的样子应该受惊不小。大家一直说杜萨尔先生跟小孩子处得很好，很喜爱他们。现在他总算是露出了他的本质：一个十足老掉牙的教官，一个训起人来停不了的传教士。

我真是命好啊！竟然能和一位高贵的爵爷同处一室，并且还是这么小的房间。尽管我被公认为是三个小孩中最不听话的一个，为了避免那些老套的没完没了的责备和告诫。我还是所有的都得忍着，都得没事样儿，然而这还不是最令人烦恼的，他还是个让人害怕的告密者，他总会偷偷的跑到别人的妈妈跟前去打小报告。结果这边才刚挨了他一顿训，妈妈又会又来一次，风力跟上一次一样有力。然后，要是我够“幸运”的话立刻还会被叫到凡·达尔恩太太面前作一番必要的阐述，那可就是完完全全的飓风了！说真的，你可千万别认为要当好一个“教养坏”的最重要人物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一个避难的非常挑剔的大家庭里。晚上，当我躺在床上想起诸多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和毛病的时，我会越想越不痛快，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要看我当时的心情了。接着我就会在一种呆呆的状态中睡着，忘不了自己如今到底该怎么办，该不该这样；到底想我怎么样，该不该那样。

噢，天啊，我如今把你也拉进了泥潭。请原谅我吧，我不喜欢把随意写好的东西划掉，特别是在现在纸张不足的情况下更不应该浪费纸。因此我只能拜托你就别读最后那段话了吧，

当然更加不需要去弄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总是不会懂的！

安妮

三十七、一九四二年 十二月七日 星 期一

亲爱的基蒂：

今年的哈怒卡节 13 和圣·尼库拉节 14 差不多一起过，只隔一天。光明节我们没有怎么折腾，只给每个人送了点小礼物。点了蜡烛，因为蜡烛不富裕，因此我们也只点了十分钟，但是只要可以唱歌就行了。凡·达尔恩先生做了一个木头的蜡烛架，把所有的事务都整理得有条不紊。星期六，也就是圣·尼库拉节之夜，极为热闹。梅艾普和艾利跟爸爸窃窃私语了大半天，引起我们的好奇心，我们猜测肯定要出什么事儿了。

原来这样。八点整，我们这些人在一片黑暗中沿着木楼梯顺序下去，穿过过道进入了那间漆黑的房间（那时我很害怕，希望还能安全返回）。房间里没有窗户，我们点上了灯。一切就绪，爸爸打开了那个大橱柜。“噢！太美丽了！”我们全都欢呼雀跃起来。柜子的角落里放着一只用圣·尼库拉纸包装的大篮子，上面还有一副彼得的黑面具。我们立刻拎着篮子上楼。

每人都分到了一份可爱的小礼物，还附加有一首美丽的诗。我拿到了一个洋娃娃，她的裙子是一个能用来装小玩意儿的口袋；爸爸拿到了一副书挡……怎么说这可都是个点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过过圣·尼库拉节，这样的开始非常的好。

安妮

三十八、一九四二年 十二月十日 星 期四

亲爱的基蒂：

凡·达尔恩先生以前是做肉、香肠和香料生意的。也正是由于他这方面的特长爸爸才和他共事的。如今他要为我们表演一把他在香肠方面的才艺了，真过瘾！我们买了很多肉（当然是私底下里交易），以备不时之需。只看着一块块的肉从绞肉机里钻过去就非常有意思了。两三次之后，再往绞好的肉里添加所有的香料同时搅拌，然后用一个喷嘴往肠子里灌，香肠就做成了。那天晚饭我们吃的就是炸香肠和泡菜。可格尔德兰香肠一定要先完全晾干，因此我们就把它们用线绑在天花板上的一根杆子上。每一个走进房间的人只要看一眼那一串串香肠就忍不住笑起来。它们的样子真是很搞笑！房间里一片繁忙的景象。敦厚的凡·达尔恩先生身上用他老婆的裙子绑了一圈（看起来比他原本的样子胖多了），忙着弄肉。他手上沾满了血，脸红通通的，围裙上斑斑点点，看上去特像个屠夫。凡·达尔恩太太就同时做好几件事情：从一本书上学荷兰语，搅拌肉汤，看着做好的肉，还不停地为受伤的肋骨叫苦连天。任何喜欢用一些滑稽的锻炼来瘦臀的年纪大了的妇女都这样！

杜萨尔的一只眼睛发炎了，他在炉火边用春黄菊茶擦拭眼睛。比穆就晃晃悠悠地靠在一把椅子上，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照在他身上。大约风湿病还在折磨着他吧，他弯着身子坐在那儿，难受地看着凡·达尔恩先生干活儿。他看起来很像养老院里的瘦弱老头。彼得在房间里用他的猫练特技。妈妈、玛戈特和我在削土豆皮，由于我们的精力全放在了凡·达尔恩先生那儿，都没有干好把自己手上的活儿。

杜萨尔的牙科诊室总算开张了。为了让你感兴趣，我来给你说说他的第一个病人吧。妈妈那时正在烫衣服，凡·达尔恩夫人第一个遭受了严峻挑战。她勇敢地坐在房间中间的椅子上。杜萨尔先生很仔细地打开他的药箱子，问我们要了点科隆香水当作消毒水用，用凡士林代替蜡。他查看了凡·达尔恩太太的口腔，看中了其中的两颗牙齿，一碰，凡·达尔恩太太立刻皱起了脸，一副痛苦的样子，不断发出惨叫声。经过长时间的检查之后（只有凡·达尔恩太太这么感觉，事实上只有不到两分钟），杜萨尔开始刮洗其中的一个窟窿。不用紧张啊？

直到杜萨尔忽然放了手——糟了，刮刀留在凡·达尔恩太太的牙齿里了。这回真是油块儿掉到火堆里了！她大叫起来（有这样的刮刀卡在嘴里，你可以想象那声音有多大吧），极力想要把那东西从嘴里弄出来，结果却越弄越深。杜萨尔先生两手叉着腰站在一边静静地观看眼前的这幕小喜剧。其他的人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可真是没礼貌，因为如果换了我，叫的声音绝对会更大的。一顿扭曲、蹬踢、吼叫和哀号之后，她总算解放了，而杜萨尔先生也接着做自己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这回他很顺利了，凡·达尔恩太太也没胆再玩什么新花样了。不过他也许从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帮忙的人。其中两位助手起到很大的作用：凡·达尔恩和我。整个场景看上去很像中世纪时期的一幅画，画的名字是“工作中的江湖郎中”。可是，病人可没有那么多耐心；她还得把一只眼睛留给“她的”汤和“她的”饭。有一点是能够肯定的，短时间内凡·达尔恩太太绝对是不会再来求医了！

安妮

三十九、一九四二年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我正舒坦地坐在大办公室里，透过窗帘缝看着外面。已经是傍晚了，可光线还能让我给你写信。看着匆匆走过的行人，那景象真是奇特。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好像特别匆忙，仿佛随时都会摔倒似的。那些骑自行车的人，你的眼睛几乎都跟不上他们的速度。我甚至连骑车的人是男是女都看不清楚。

住在跟前的人样子可不大雅观。特别是小孩子特别脏，你就是握着根长杆子都不会想碰他们一下。都是些正儿八经的贫民窟的小鬼们，一个个拖着长长的鼻涕。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昨天下午玛戈特和我就在这洗的澡，我说：“试想一下，我们从这儿用鱼竿把那些走过去的小孩子统统钓上来，给他们每个人洗个澡，抹个脸，把他们的衣服补一补再放他们走，接着再……”玛戈特打断了我：“到明天他们就还会跟以前一样脏一样破烂的。”但我说的根本都是废话，何况能看的東西还有的是，汽车，轮船，还有雨。我尤其喜欢电车开动时发出的吵吵声。

人们变化最大的就是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就好比木马一样转呀转呀，从犹太人谈到吃的，再从吃的谈到政治。说到犹太人，我想顺便告诉你，昨天我透过窗帘看到两个犹太人。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真正是一种可怕的感受，就仿佛自己背叛了他们一样，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他们的悲惨命运。对过有一户船屋人家，里面住着船夫和他的家人。他有一条爱狂吠的狗。只要一听那叫声，看一看它的尾巴，我们就知道是那条小狗，我们常看见它在码头上游荡。

呜！已经下了半天雨了，人们大多都躲在雨伞底下。除了雨伞和随即而逝的某个人的帽沿儿我什么也没看见。说真的我也不用看到太多的东西。慢慢地我已经能够看一眼就能认出所有的女人了，有的被土豆撑肥了，有的穿着红色或绿色的大衣，还有老旧的高跟鞋和夹着的包。她们脸色或恶或善，由他们丈夫的脾气好坏决定了。

安妮

四十、一九四二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密室”里有了好消息，圣诞节每人可以多得到 0.25 磅黄油。报纸上说的是 0.5 磅，但仅仅是那些幸运的人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他们的配额，躲起来的犹太人就不用想了，他们只可以从黑市上买到四磅配给，而不是八磅。

我们忙着自己的黄油烤点儿东西。今天早上我烤了些饼干和两块蛋糕。大家都在楼上干活，妈妈已经和我说了在干完一切家务活儿之前我不能上去干活儿或者看书。

凡·达尔恩太太带着淤伤的肋骨躺在床上，一天都在埋怨，不断地换新衣服，可没有一件能让她满意的。我真希望她能再下床来整理她自己的东西，而且这是我应该对她说的话，她是很勤劳和爱干净的人，她的身心正因此很健康。听了这些她也很开心。

大家都嫌我太闹腾，好像白天我还没有听够“嘘——嘘”声，我卧室里的先生如今晚上也会不住地向我嚷着“嘘——嘘”声。在他看来，我最好都不要翻身！我才不会把他这些不必要的建议搁在心上，搞不好下一次我还给他一串“嘘——嘘”。他可真让我无法忍受，特别是到了周末，他一早就会锻炼身体。那架势就仿佛要练上几个小时，可我呢，一个可怜虫，只好忍受床头的那些用来加长床铺的椅子不停地在我熟睡的脑袋下摇过来摇过去。最后两下放松肌肉的猛烈的挥手动作之后，他终于停了下来，接着我们的爵爷开始洗漱。他的裤子松了，因此他只好不停地往上提。可是他把自己的领带落在桌子上了，因此他又会奔跑回来，搞的那些椅子一阵噼噼啪啪的。对于这位先生我不好再说什么来打扰你了。我知道不管怎么做都没有用，为了安静，我只得放弃一切那些报复的计划（就像拉掉灯，关死门，把他的衣服藏起来）。

噢，看我变得多么宽心！在这里每个人在每件事情上都得理智点儿，得学会妥协，闭嘴，勤快，乖一点儿，忍着点儿，别的我就啥都不清楚了。我看马上我的脑子就得用完了，因为我也没有存储多少啊。等到战争结束了我也许就什么也没有了。

安妮

四十一、一九四三年 一月十三日 星 期三

亲爱的基蒂：

今天早晨所有的又开始来烦我了，因此做什么都不顺利。外面可怕极了。不分白天黑夜，更多的无辜的人被抓走，他们身上除了一个帆布包和一丁点儿钱就什么也没有了。有时候就连这点东西在路上也会被抢走。一个个家庭被分离，男人、女人和孩子全都被强行分开。放学回来的孩子会看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没有了。买东西回来的女人看到家里的门关着，家人消失了。

荷兰人的日子也并不如意，他们的儿子全部都被送到了德国，人人都提心吊胆的。每天晚上成百的飞机从荷兰的上空飞过，飞往德国的领空，那儿的大地被无数枚炮弹炸开，在俄国和非洲每一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没有人逃得开这一切，整个地球迷漫在战火的硝烟中，虽然盟军渐渐地占了上风，可结束的日子还是没有个盼头。

我们是幸运的。真的，和那些千百万的人比起来说我们要幸运多了。这里安静、安全，怎么说呢，我们是靠吃老本过日子。我们几乎自私地谈到“战后”，想到穿上新衣服新鞋子就精神奕奕，事实上我们是该节省每一分钱去赞助别人的，节省战火肆虐过后的仅存硕果。这里的孩子只穿着单薄的上衣和木鞋走来走去，没有大衣，没有帽子，没有袜子，更没有人来照顾他们。他们肚子瘪瘪的，只啃一根储存了很长时间的胡萝卜，忍受着疼痛。他们从冷冰冰的家里走过冷冰冰的街道，到了学校，走进的依旧是冷冰冰的教室。哎，荷兰的情形竟然也会变这么糟，很多小孩儿拦住路人只想要乞讨一块面包。战争带来的不幸我能够不断地讲下去，如果要真那样的话可能连我自己也活不下去了。我们能做的只是静静地等着，等着不幸的结局。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等着，全世界都在等着；而更多人等到的是死亡。

安妮

四十二、一九四三年 一月三十日 星 期六

亲爱的基蒂：

我要气死了，却不能说出来，我很想跺脚，尖叫，把妈妈使劲地摇一摇，痛哭一场。真不知是为什么，每天都有很多来自他人的恐怖的话，嘲弄的表情和责备不断地降临在我身上，这些就像紧绷的弓弦上的一杆杆箭，射得我浑身是洞，却拔也拔不出来。我好想冲着玛戈特、凡·达尔恩、杜萨尔，还有爸爸大声喊道：“让我平静一会儿好不好，让我好好休息一个晚上吧，不要每天让我泪湿枕头，哭肿眼睛，头疼得死去活来睡不着觉。让我远离这些吧，我宁愿远离整个世界！”

但我绝不能这么做，他们不可能知道我的无助，我不能让他们看到留在我身上的伤疤。我一点儿也受不了他们的可怜的抑或善意的嘲笑，这只会让我叫得更凶。我说一点什么，他们就以为我是在吹牛；我沉默，他们就认为我愚昧可笑；我反击就是粗鲁，更准确的说，就是狡猾；我累了休息一会儿就是懒惰，多吃一小口就是自私、愚昧、胆小、无耻，没完没了。整天我只听到我是一个一点也不讨人喜欢的孩子的话，尽管我一笑了之，装着不放在心上，但我心里却很在意。我真想乞求上帝让我脱胎换骨，这样我就不会让每一个人失望了。可这怎么可能办得到呢？我的性格就是上帝已经赋予的，我深信它不至于那么糟。

我试图让每个人都满意，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想不到我有多完美。我尽力想不去管它，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苦恼。但这种事情发生了无数次，在遭受了一连串莫须有的指责后，我实在忍不住冲着妈妈发了火：“我其实一点儿都不在乎你说什么。你以后别管我了，无论怎么做我都是不可救药的。”当然了，马上就会有人说我那样子多么粗鲁无礼，然后两天都没有人理我，再然后，一切又都被抛在脑后，我又和大家开始融洽相处了。我根本无法和别人一样，今天还甜言蜜语，明天就口蜜腹剑。我真想采取退一步的办法，不让自己去在意他们的想法，试着哪怕一次不在意他们，就像他们对我一般。

唉，但愿我真的能做到！

安妮

四十三、一九四三年 二月五日 星期 五

亲爱的基蒂：

虽然好久没有写我们这些人了，但实在是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自以为然的吵闹刚开始的时候对杜萨尔先生来说简直就是灾难。但他现在也适应了，不会再想些什么了。

玛戈特和彼得实在不应该称为“年轻人”，他们都那么老实而文静。和他们一比我实在太张扬了，所以我总会听到：“玛戈特和彼得就不会这样子，你为什么不学学他们呢？”我真的恨死了。我跟你说我一点也不想像玛戈特那样。她实在太温顺、太无能了，谁都可以对她说三道四，不管什么事她都忍气吞声。我要做比她强悍的人！但我也只能对自己说说这些想法而已，要是我真的以此来为自己的态度辩护，他们更会嘲弄我的。饭桌上的气氛总那么紧张，幸好偶尔的摩擦也会被“汤客们”打断。“汤客们”就是那些从办公室里出来喝碗汤的人。

今天下午达尔恩先生又在说玛戈特吃得太少了。“我猜你是想变苗条吧。”他又说了一句，只是想逗她。老是护着玛戈特的妈妈大声嚷道：“我可受不了您这番蠢话。”达尔恩先生的脸马上红了，一动不动地望着正前方，什么也不说。

我们也不缺笑料，两天前达尔恩太太就说出了一番精彩绝伦的废话。她当时回忆着往事，说她跟爸爸她如何相处得很好，一副卖弄风骚的样子：“你们知道吗？”她接着说，“要是哪个男人有点过头，我爸爸常常对我说，那你就得这样告诉他，‘某某先生，别忘了我是个女士！’这样他就知道你在暗示什么了。”我们都觉得这是她讲过的最成功的笑话，于是放声大笑起来。

而彼得呢，虽说总是很文静，但有时也能给大家带来乐趣。他天生就对外语有激情，然而他从来都不清楚那些单词的意思。有天下午办公室里有人来了，导致我们没地方上厕所。彼得很着急，结果他没冲水。所以他在厕所门上贴了个纸条提醒大家，上面写着“S. V. P. 15 毒气”。他的意思只是想说“小心毒气”，但他觉得外语会显得文雅一些，可他不知道那几个外国字真正的意思是“劳您大驾”。

安妮

四十四、一九四三年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比穆每天都在等着反攻。丘吉尔患了肺炎，并且恢复得很慢。印度爱好和平的甘地已经是第 N 次在绝食了。达尔恩太太宣称自己是宿命论者，可当枪声响起的时候最紧张的又是谁呢？不就是这位佩特轩莱纳女士嘛。

亨克斯给我们带来了一封信，是主教大人写给教民们的。信写得很好，鼓舞人心。

“不要逃避，尼德兰的人民，每个人都要拿起武器来战斗，解放自己的国家、人民和宗教，给别人帮助、勇气，不要放弃！”这就是他们从高高在上的讲坛上喊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呢？反正对我们这个宗教的人民不起作用。你根本无法想到我们现在的处境。这片地产的拥有者没有和科莱斯勒或库菲尔斯特打招呼，就直接把这幢房子卖掉了。一天早晨，新的主人领着一位建筑师来看房子。幸好库菲尔斯特先生在场，他引着那位先生看了所有的地方，当然除了“密室”。他谎称自己没有带旁边房间的钥匙。新房主就没再多问什么。只要他不回来看看我们的“密室”就谢天谢地了，因为那对我们可不是件好事。

爸爸腾出了一个卡片索引盒送给玛戈特和我，用来装登记图书的卡片，这样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把看过的书以及作者记录下来。我还得到了一个用来记外语单词的小笔记本。最近妈妈和我相处友好了很多，但我们做不到相互坦诚。玛戈特更温顺了，虽然爸爸心里也老藏着什么，不过他依然是那个亲爱的爸爸。

桌子上有了新鲜的黄油和人造奶油！每人的盘子里都有一小份奶油。在我看来达尔恩一家从来都不会公正分配。可我的父母都不想有人会提这件事。真气人啊，我觉得对那样的人应该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安妮

四十五、一九四三年 三月十日 星期

三

亲爱的基蒂：

昨晚我们停了一次电，最受不了的是枪炮声一直不断地响。只要一有枪声或有飞机飞过，我就怕的要命，每天晚上我都会钻到爸爸的被窝里寻找慰藉。我知道这有点儿孩子气，但你不了解那是多么恐怖的情形。高射炮的声音响得你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达尔恩太太，这个宿命论者，吓得快哭了，用很无力的声音说：“噢，真烦人！他们怎么打得这么响啊。”她真实的意思是想说：“啊，我怕死了。”要是能在黑暗中点上蜡烛该多好啊。我当时浑身颤抖，好像发烧似的，让爸爸点上蜡烛。他狠心地不理睬我的要求，而那电也迟迟不来。突然一阵激烈的机关枪响声，远比高射炮可怕十倍。妈妈从床上跳了起来，不顾爸爸的生气，点上蜡烛。爸爸生气了，她却坚绝的答道：“不管怎么说安妮也不是个老兵。”蜡烛就这么点上了。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其他让达尔恩太太担惊受怕的事情？应该没有。既然有关“密室”的事情我都告诉你了，那这件事也得让你知道。有天晚上达尔恩太太坚信自己听到了阁楼里有小偷的声音，她听到了很响的脚步声，很害怕，于是就叫醒了她丈夫。就在那一瞬间小偷们不见了，达尔恩先生能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这位被吓坏了的宿命论者的心跳声。“噢，巴蒂（达尔恩先生的昵称），他们一定把我们的香肠、豌豆和豆子全都偷走了。还有彼得，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床上。”“他们当然不会把彼得偷走的。听着，别担心了，别打扰我睡觉了吧！”可那没用，达尔恩太太害怕得再也睡不着觉了。

几个晚上之后，达尔恩一家人又被奇怪的声音惊醒了。彼得拿着手电筒上了阁楼，咚咚咚，只听到快速的逃跑声。你猜是什么东西？一窝很大的老鼠！当我们知道到底谁是贼之后，就让木西守在阁楼里，老鼠们再也没回来，起码夜里不会了。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彼得到顶楼里准备拿些旧报纸。他想要从台阶上下来，得用力顶住地板上的门才行。他不经意地把手放了下去……但是突然的惊叫和疼痛使他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原来他不经意间把手放在到一只大老鼠身上，而且被它重重地咬了一口。等我们再见着他的

时候，他脸色发白，膝盖直磕碰，睡衣睡裤被血染红了。当然了，摸上大老鼠可不是什么好事，更不用说还被咬了一口了。

安妮

四十六、一九四三年 三月十二日 星 期五

亲爱的基蒂：

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个人：福兰克妈妈，青春的保护者，现代青年的克星。妈妈在所有事情上都袒护青年人，每次口舌大战她总会获胜。有一瓶腌板鱼坏了，于是成了木西和木菲的节日大餐。你还不认识木菲吧，其实它在我们藏起来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它是负责仓库和办公室的猫，负责驱赶储藏室里所有的老鼠。

我要说说它这个有点奇怪的渗透着政治气息的名字 16。有一阵子公司里有两只猫：一只看仓库，一只管阁楼。可这么一来两只猫就常常碰到一起，接着陷入一场恶战。入侵者老是那只仓库猫，但最后得胜的却老是阁楼猫，就如同国家之间发生的事情一样。所以仓库猫就被取了个“德国人”的名字，而阁楼猫则被取了个英国名字“汤米”。不过汤米在我们来之前就不在了。每逢我们下楼的时候木菲一定会给我们带路。

我们已经吃了太多的菜豆和扁豆，因此我现在连看到它们都难受。一想到它们我就想吐。现在晚饭也没有面包吃了。爸爸刚刚告诉我他情绪不太好。他的神情又变得多愁起来，可怜的人啊！

我被英纳·巴蒂尔·巴克 17 的《谁在敲门》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个关于家庭的故事写得太精彩了。现在除了关于战争、作家和妇女解放的内容，我对其他东西都不是很感兴趣。德国遭到猛烈的空袭。达尔恩先生情绪十分不好，原因是香烟不够他抽。围绕着究竟能不能食用我们的听装蔬菜，大家进行了几次激烈的争论，最后我们获胜。

除了那双滑雪靴，再也找不到一双鞋子能合我的脚了，但在这里鞋多了也没多大的用途。一双价值 6.50 弗罗林的灯心草拖鞋只穿了一周就报废了。也许梅艾普还能再暗地给我们找些什么过来。

我需要给爸爸剪头。结果比穆宣称等到在仗打完之前他一定不会再理一次发的，全都因为我的手艺太出色了，每次都会剪着他的耳朵！

安妮

四十七、一九四三年 三月十八日 星 期四

亲爱的基蒂：

土耳其参战了。

真令人振奋。我们焦急地期盼着进一步的信息。

安妮

四十八、一九四三年 三月二十日 星 期五

亲爱的基蒂：

一小时过后欢喜变成了郁闷。土耳其仍然没有参战。只有一个内阁大臣说他们很快会放弃之前的中立政策。皇宫广场 18 前面的一个报童大声叫着“土耳其投奔英国了”。报纸很快从他手上被拿光。我们也是通过这个途径知道这个振奋人心的信息的。

500 和 1000 盾面值的钞票已经被宣布失效了。这对黑市交易者们真是个灾难，而对于那些藏有其他“黑”钱以及避难的人来说情况就更糟糕了。如果你要用 1000 盾的钞票兑换，你还必须得说明它的准确来源。它们还可以用来缴税，但只到下周为止。

杜萨尔受过老式的用脚来操作的牙医训练，因此我希望他能早点儿给我做一个完整的检查。

“德国元首”最近一直在跟伤兵谈话。光收听就觉得够可怜的了。一问一答是这样进行的：

“我的名字叫海因里希·合培尔。”

“在哪儿受的伤？”

“斯大林格勒边上。”

“伤到哪里了？”

“两只脚冻掉了，左胳膊断了一个关节。”

从收音机上听到的恐怖的木偶戏跟这个几乎一模一样。伤兵们似乎为他们受的伤而感到自豪——越多越好。其中一个人要跟元首握一下手（其实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还能有手啊），他一定会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的。

安妮

四十九、一九四三年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昨天，妈妈、爸爸、玛戈特和我兴高采烈地坐在一起，彼得突然走了进来在爸爸的耳边小声嘀咕了些什么。我听到的好像是“仓库里的一个桶倒了”和“有人在门口闹事”，玛戈特也听到了。

但是当爸爸和彼得很快走了之后，玛戈特便赶快来安慰我，因为我被吓得脸色苍白，非常害怕。我们三个人提心吊胆地等着。大概过了一两分钟，达尔恩太太从楼上下来了，她一直在私人办公室里听广播。她告诉我们比穆让她关掉电台慢慢上楼去。但你知道会怎么样的，你越是想轻声点儿，踩在旧楼梯上的吱吱声就越大。而我呢，只好坐在位置上发呆，这感觉是多么煎熬啊！更何况旁边那位仁兄，还在一个劲儿地抽烟，烟味把我熏得够戗。鼻子难受得要命，我只好转过身去。时间好像故意和我作对——走得慢极了，烦躁焦急一起涌上心来，我不停地看表，盯着那慢慢走动的秒针，41、42、43……我慢慢数着，心里冒出一股无名火——咋走得这么慢呢！五分钟后比穆和彼得回来了，脸色都白到头发根子上了，紧接着便向我们说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藏在楼梯下面静静地等着，一开始到没有什么，突然他们听到两声巨大的扑通声，好像房子里的两道门发出的嘭嘭声。比穆飞速上了楼。彼得通知了杜萨尔后，杜萨尔就一脸忧愁地上了楼。然后我们穿着袜子走进了楼上的达尔恩家。达尔恩先生得了重感冒，已经睡了，所以我们围到他床头小声地跟他说明了情况。

每次达尔恩先生咳嗽一声，达尔恩夫人和我都吓得马上就会当场昏死过去。这种情绪一直弥散到我们当中。突然有人想到了一个主意，给他注射了点可卡因，马上便止住了他的咳嗽。然后我们等啊，等啊，可什么也没有听到，大家都觉得小偷一定是听到了房间里的脚步声逃走了，因为这里平时应该是很安静的。最要命的是楼下的收音机依然在接收英国台，周围的椅子也摆得井井有条。要是门被强行打开的话，防空预报员一定会发现这些状况并报警的，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达尔恩先生起来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跟着爸爸慢慢地下了楼。彼得走在最后，拿了把大锤子以防不测。楼上的女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五分钟后男人们

上来了，告诉我们屋子里没有任何动静。

我们准备不再打水，也再不用厕所里的抽水马桶了。可是高度紧张影响了我们的肚子，想想看我们每个人依次使用一次厕所是什么场面吧。每当有这样的事情，总会有一堆其他倒霉的事情紧随其后，比如现在，我一向深深宠爱的维斯特托伦的钟忽然停了；再比如沃森先生昨晚比平时走得早，我们不知道艾利是否拿着钥匙，会不会忘记关门。

现在还是凌晨，我们也都还不清楚，但仍然有一点是能让我们很安心的，就是从那夜起，小偷来过的八点钟到十点半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但仔细一想，我们又都认为小偷不会在还不晚的时间就闯进来，因为附近的街上还大有人在哩。再说了，我们又觉得可能是隔壁的仓库保管员还在干活，由于紧张，墙又非常薄，人是很容易犯错误的，更何况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想像力是会发挥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们又都上了床，但没人能睡得着。爸爸、妈妈和杜萨尔都醒着，毫不夸张地说我晚上没合过一眼。今天早上男士们到楼下去检查外面的大门是否关着，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安全。我们跟每个人都详细讲述了这件让人捉摸不定的事情。他们都把它当玩笑，笑话过去的事情是很容易的。只有艾利把这件事当回事儿。

安妮

五十、一九四三年 三月二十七日 星 期六

亲爱的基蒂：

我们把速记课程学完了，现在开始训练速度。

我们变得更聪明了吗？我得再跟你讲讲我的那些“打发时间”的课程（我之所以这样叫它们是因为我们整天没事做，只能让时间尽可能过得快一点，以便我们在这里的日子早点结束。）我很爱看神话故事，特别是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他们都认为这只是我头脑一时发热，他们还没有听说过像我这么大的小孩子会对神话那么感兴趣。不过也好，就让我成为第一个吧！

达尔恩先生患了感冒，实际上也就不过是喉咙里有点痒，但痛苦得厉害，又是吃春黄菊茶，又是往喉咙上抹药剂，还不断地往胸口、鼻子、牙齿和舌头上擦桉油，到头来脾气也变暴躁了。

豪特森，德国有名的话筒子之一，发表了下面的讲话：“所有犹太人务必在7月1日前远离德国已经占领的国家。4月1日至5月1日乌得勒支省一定要被清理干净。5月1日至6月1日整理荷兰北部和南部各省。”这些无辜的人们像一群没用的病牛一样被送进可怕的屠场。我不想多说了，想到这些就会无休无止地做噩梦。

一条好消息是：怠工的人放火烧了德国劳工介绍所的大楼。不久后户籍处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穿着德国警察服装的一帮人骗过警卫成功毁掉了很多至关重要的文件。

安妮

五十一、一九四三年 四月一日 星期 四

亲爱的基蒂：

看看这个日期 19 吧，明明是被人愚弄的时候又怎么过“愚人节”呢？今天我很想说：“祸不单行。”

首先说说库菲尔斯特，平日里神采飞扬的人，突然得了胃出血，在床上至少需要躺三个星期。其次是艾利患了流感。第三就是沃森先生下周要去看医生，他被怀疑得了胃溃疡。还有就是举行一个重要的商业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爸爸已经详细地跟库菲尔斯特先生说过了，但现在还没来得及跟科莱斯勒先生说清楚。相关的先生们准时来了。在他们来之前，爸爸为会议的发展状况忧虑不已。“要是我可以下去多好啊。”他叹息道，“你们为什么不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听他们都讲了些什么呢？”爸爸的脸色马上恢复了容光，于是昨天上午十点半玛戈特和比穆（两个耳朵总比一个强吧！）就在地板上占好了他们各自的地方。

上午会议没有结束，但下午的时候爸爸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再让他坚持这场监听战役了。由于姿势很难做他都差点儿瘫痪了。于是一听到走廊里的说话声，我马上就得两点半接换替了他的岗位。玛戈特留在我身旁。有时候会议冗长无味，我一不留神就在又冷又硬的亚麻油毡地面上睡着了。玛戈特没有叫醒我，生怕他们会听见，聊天不用说，就更不行了。我迷迷糊糊地睡了半小时，然后突然醒了过来，重要的谈话一句也没听见。幸好玛戈特听得仔细。

安妮

五十二、一九四三年 四月二日 星期 五

亲爱的基蒂：

噢，亲爱的，我的名字上多了一个卑鄙的污点。

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等爸爸来陪我念祷词，问候晚安，这时妈妈走进我的房间，坐在床边，轻轻地问我：“安妮，爸爸今晚不能没来，今晚能不能让我陪你念祈祷词呢？”“不行，妈妈。”我回答。妈妈站起来，在我床边逗留了一会儿就慢慢朝门口走去。她突然转过身来，一脸难过的说到：“我不想勉强你，爱是不会勉强的。”离开房间的时候她眼里含着一丝泪光。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但马上就觉得自己如此粗暴地拒绝了她。但我知道我没有其它的回答。那不可能管用的。我为妈妈感到伤心：非常非常抱歉，因为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发现她开始在乎我的冷淡了。我看到她说爱是不会勉强的时脸上极为痛苦的表情了。看上去我很无情，但事实如此：是她把我从她身旁赶走的，她那些绝情的话和恶意的玩笑我从没有觉得有趣，相反，只会让我对她所有爱的举动都变得无动于衷了。就像她那些让人无法忍受的话会让我畏惧一样，我们之间失去的爱同样也使她非常痛苦。她哭了半夜，没有怎么睡觉。爸爸也没搭理我，只要我看他一眼，我都能从他眼里看出这样的话：“你怎么有这么硬的心肠，你怎么能这样伤你妈妈的心呢？”

他们希望我道歉，但这是我没法去道歉的事情，因为我说的是实话，妈妈早晚都是要知道的。妈妈的眼泪和爸爸的表情，我并不是很在意，他们两个人都是头一次感觉到了我心灵深处的某种感受。我只能为妈妈感到伤心，她现在终于知道我早就开始对她冷淡了。至于我自己，我一句话没说，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再也不能在事实面前退缩了，因为拖得越久，有一天他们听到真话时受伤害就会越大。

安妮

五十三、一九四三年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这样的纠纷让整幢房子都在打雷！妈妈和我，达尔恩一家和爸爸，妈妈和达尔恩太太，每个人都在生着别人的气。很热闹啊，不是吗？安妮又一次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身上早就存在的缺点。

沃森先生已经住进了贝宁加斯休斯医院。库菲尔斯特先生已经康复了，身体恢复的很快。他告诉我们，被消防队又把户籍处毁了一遍，他们不但灭了火，还淹了整个户籍处。我相当高兴！克尔顿旅馆被炸得粉碎。两架装有燃烧弹的英国飞机十分精确地轰炸了德国军官俱乐部 20。韦泽尔路和辛格尔路相交的整个街角都被烧毁了。针对德国城镇的轰炸一天比一天激烈了。无数的炮队开到了指定的地区。几十万发各种口径的炮弹，在几天之中扫荡了德国第一遍，刚开始猛烈的扫射，德国人很快就放弃了第一道战壕，只留下了一部监视哨过了几天，他们接着又放弃了第二道战壕转移到了第三道战壕，但是这三道战壕都被炸得稀巴烂，没有一点抵抗力，我们根本就没有享受过一个宁静的夜晚。我因为睡眠不够眼圈都黑了。我们吃的食物一点也不好，早餐勉强吃点干面包和咖啡。连续两周晚饭吃的都是菠菜或莴苣。土豆竟然长到了 20 公分长，吃起来甜甜的。要是想减肥真应该到“密室”来！楼上的人发的牢骚越来越多了，我们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同。所有在 1940 年上过战场或被动员的男人都会被当做战俘，抓去替“元首”卖命。他们或许以为这样就可以抵挡住盟军的反攻。

安妮

五十四、一九四三年 五月一日 星期

六

亲爱的基蒂：

跟那些没来得及避难的犹太人相比，我总觉得我们住的地方简直可以说就是天堂。

可虽然如此，等到将来一切正常之后，只要想一想家里都这么爱干净的人会曾穷困潦倒到这种的地步，我还会感到十分震惊的。自从到了这里，我们的台子上就一直铺着同一块油布，因为经常使用已经变得很脏了。说实话我非常想把它洗干净，可抹布已经既脏又破烂不堪。那张桌子也实在没用，尽管以前还是那样。达尔恩全家在同一张法兰绒毯子上睡了一个冬天，因为肥皂粉不够，这里没条件洗，同时质量也不好，爸爸穿着早已磨破了的裤子整天到处跑，领带也露出了马上要退休的迹象。妈妈的胸衣今天坏了，破得都无法补了。而玛戈特的胸罩比她现在实际需要的小了整整两号多。妈妈和玛戈特整个冬天都共用着三件背心，而我的背心小得都挡不住肚皮了。不过这些还只是能够战胜的困难。我经常会很奇怪地问自己：“像我们这个样子，穿着破旧的衣服到处跑，从我的短裤到爸爸的牙刷，将来如何才能恢复到战前的生活水平呢？”

昨晚我进行了整理，把自己的东西都堆积到了一块。今天我把最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了一个箱子以便随时逃跑。但妈妈说得很对：“你还能往哪儿跑呢？”全荷兰由于各地爆发的罢工而遭受着困境。大家都面临被围困的处境，每个人连一张黄油配给票都分不到。

真是不听话的小鬼呀！

安妮

五十五、一九四三年 五月十八日 星 期二

亲爱的基蒂：

我目睹了一场英德之间的空战。有几个倒霉的盟军士兵不得不从燃烧的飞机上跳下来。我们的牛奶工，住在哈夫维格，看见四个加拿大人坐在路旁，有一个人会说很流利的荷兰语。他向这个牛奶工借火点香烟，并告诉他机组人员一共有六个。飞行员被烧死了，其他五个人不知躲在哪里了。德国警察过来抓捕这四个很健壮的士兵。他们经过那么恐怖的跳伞之后还能保持如此镇定的情绪，我很佩服他们。天气虽然已经很暖和了，我们还是必须隔一天生上一次火，烧掉蔬菜皮和垃圾。垃圾箱里什么东西都不能放，我们一直要警惕着那个仓库管理员。任何一丁点儿的大意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不管是想要获得学位还是想要继续上学的学生，今年都必须在同情德国人的文件上签名，还要声明支持“新秩序”。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不愿背叛自己的良知和信仰，他们因此承担的后果是可怕的。所有不签名的学生被遣送去德国的劳动营。如果都去了德国干繁重的体力活，荷兰还能剩下多少年轻人呢？

昨晚因为外面的炮击声持续不断，妈妈关闭了窗子。我睡在比穆的床上。突然楼上的达尔恩太太从床上跳了起来，跟木西咬了她一口一样。然后是一声巨大的拍击声，听上去就像是一颗燃烧弹落在了我的床边。我尖叫着：“灯，灯！”比穆打开了灯。我还以为房子马上就会燃烧起来，但庆幸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们跑上楼去看个明白。达尔恩夫妇从打开着的窗户里看见了一片明亮的火光。达尔恩先生还以为对面着火了，而达尔恩夫人却觉得是我们的房子起火了。拍击声响的时候，达尔恩夫人很快下了床，但磕碰到了膝盖，后来没有什么动静，于是我们又钻进了各自的被窝。十五分钟以后，再次响起了炮击声。达尔恩夫人马上又跳了起来，冲下楼跑进杜萨尔先生的房间，想从他那儿得到从她丈夫那儿得不到的东西。杜萨尔没有拒绝她：“我的孩子，到我床上来吧！”一番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枪炮声烦不着我们了，恐惧也消失了。

安妮

五十六、一九四三年 六月十三日 星 期日

亲爱的基蒂：

爸爸给我写的生日诗非常好，比穆常常用德语写诗，玛戈特便自觉作了翻译。玛戈特的活儿干得好不好你自己来评价一下吧。对以前的事情作了一番总结之后，诗是这样继续的：

虽然你是这儿最小的，但你已不再年少，

从小到大你的生活过于辛苦。

人人都想做你的老师：

“我们有经验，听听我们的吧。”

“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

“你需要知道，大人都是好人。”

生活一直就这样！

我们总是忽视自己的缺点，

反而放大别人的缺点。

我们一起面对现实吧，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因为你，我们含辛茹苦。

虽然有时你听不进批评，

但良药总苦口的，

要想太平大家都得忍耐，

就让时间抹平痛苦吧。

你每天都在读书和学习，

没人愿意过得如此痛苦和难受。

你的乐此不疲让我们感到开心，

只是偶尔抱怨两声：“我能穿什么？”

我没有短裤可穿我的衣服都很小，

腰带常常露在背心的外面

穿上鞋子就等于要割掉脚趾头，

噢，天哪，我的烦恼居然这么多！”

还有一小节关于吃的，因为玛戈特不会翻译，我也就不引用了。你觉得我的生日诗怎么样？我可是被宠坏了，收到了许多很可爱的礼物。那最大的书是关于我最喜欢的话题——古希腊神话故事。还有很多点心，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储备里拿出了一份。被当作避难中的大家庭里的小可爱，我感动特别地开心。

安妮

五十七、一九四三年 六月十五日 星 期二

亲爱的基蒂：

这两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么多无聊的唠叨一定让你烦透了，少写些信一定会让你高兴的。下面的消息我就尽量长话短说吧。

沃森先生的十二指肠溃疡最后没有做手术。当他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医生们的确剖开了他的肚子，但他们发现那些是癌细胞，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做手术也没用了。所以他们又给他缝了起来，让他在床上躺了三周，给他补充了点营养，最后又把他送回了家。我很同情他，我们现在出去不了真是不方便，否则我经常一定会去看望他，好让他开心恢复得快些。善良的老沃森再也不能让我们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真是个不幸，之前他常常会把在仓库里听到的一切给我们讲。他是我们最佳的帮手，是我们的安全卫士，我们真的很怀念他。

下个月我们就得上缴收音机了。但库菲尔斯特在家里偷偷藏了一台小型号的，他会用它来取代我们的大号飞利浦。被迫交出我们心爱的收音机真是让人感到不安，但对于一个避难的家庭来说，无论怎么困难谁也不敢冒引起当局注意的风险。我们将会很小心地在楼上使用那台小收音机的。对避难的犹太人来说，除了私藏的钱，暗地的交易，我们还有了一台私藏的收音机。大家都想方没法糊弄一台破收音机上交而不愿失去他们的“力量之源”。确实如此，每当外面传来坏消息时，收音机里传来的、充满力量的声音总会鼓舞我们的斗志，不断地高喊：“抬起头，挺起胸，美好的日子一定会来临！”

安妮

五十八、一九四三年 七月十一日 星 期日

亲爱的基蒂：

又要回到已经谈了好多次的“教养”问题上来了。说实话我非常愿意能成为一个让大家都满意、友好、乖巧的孩子，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指责的暴雨能够变成微微细雨就行。在你忍受不了的人面前评论自己的言行实在是很难的，特别是当你说不在乎什么的时候。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不必太认真就变得好多了，我用不着毫无保留地把心里的想法告诉给别人（虽然并没有人问过我的观点或者关心它）。

我时常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但实在不愿意忍受一些不公正，所以四周全是关于我是全世界最无耻的姑娘的唠唠叨叨之类的东西。有时候你是否也认为我很烦人呢？幸好我是一个不喜欢抱怨的人，不然的话我就不会有好脸色或者好心情。我已下决心不把速记课往后推迟了，因为这样不但可以为我其他的课程腾出更多的时间，而且还有助于缓解眼睛的疲倦。不知怎么回事我的眼睛近视得很厉害，本来早就需要戴眼镜了（呜，多可怕的猫头鹰啊！），可你了解的，人都藏起来了又怎么可能配到眼镜呢。昨天大家全都谈论着安妮的眼睛，因为妈妈建议库菲尔斯特夫人带我去看眼科医生。听到这话，我的脚趾头不断地扭着，这可不是件小事情。出门，走到大街上——我不敢想象！一开始我差点儿吓呆了，过会儿才恢复了。但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大家在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上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必须提前详细考虑所有的麻烦和风险，只有梅艾普觉得能马上带我去。

另外我从橱柜里拿出我那件灰色的外套，它变得好小好小，看上去就像是妹妹的。

我很想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儿。不过因为英国人已经在西西里登陆了，我看这计划恐怕不能实施了，爸爸又整天在盼望着“速战速决”了。艾利给玛戈特和我安排了有关不少办公室的活儿，这既可以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同时也可以帮她的大忙。写写回信、做做销售记录本来是所有人都是可以做的事情，但我们却觉得非常困难。梅艾普好像一头货驴，整天要运送许多东西。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们这送一些蔬菜，所有的东西都装在食品袋里骑自行车送过来。我们一直等着周六，那时我们的书就能到了，就像小孩子期待收到礼物一样。

其他人是完全不理解书籍对我们这些藏起来的人的意义的。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读书、学习和收听无线电。

安妮

五十九、一九四三年 七月十三日 星 期二

亲爱的基蒂：

昨天下午，在经爸爸的许可之后，我去问杜萨尔是否能允许我每一星期两个下午使用我们房间里的那张小桌子，时间是从四点到五点半。这样的话，我每天两点半到四点可以坐在那儿，杜萨尔总在睡觉，而其他时间我都是被禁止接触的这个房间以及那张桌子。在我们共用的大房间里事情非常多，我根本就没办法在那儿做点自己的事，再说，爸爸有时候也喜欢坐在写字桌旁工作。所以我认为这是个非常正当的请求，提出要求时我们也表现得很礼貌。不过你猜这位知识渊博的杜萨尔是如何回复的吧：他说“不可以！”就这么一声“不可以”，快把我气死了，不想就此了结，所以就追问他为什么“不可以”。他发出了一串连珠炮来拒绝我：“我也要做事，要是下午我不能做事，那我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我必须得做完事情，不然我就半途而废了。可是，你又不干什么正经的事情。那个神话，现在算什么活啊？织毛衣和看书也算不上。我要用桌子，只能待在那儿。”我的反击是：“杜萨尔先生，我的事情是很正经的，下午没有其它可以供我做事的地方。我请求你再考虑一下我的要求！”

说完这些话，生气了的安妮转过身背对着那位知识渊博的医生，一点也不愿意答理他。我十分生气，觉得杜萨尔太过分了，而自己又相当软弱。晚上我想方设法找到比穆，跟他讲了发生的事情，并跟他商量接下来我该如何应对，因为我不愿意就这么算了——一定要亲自来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比穆跟我说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这件事，同时又劝我明天再说，可我当时实在是太生气了。我根本没有听进去他的话。等杜萨尔洗涮完了，比穆又坐在我们隔壁的房间里，这让我感到很镇静。我开始跟他讲：“杜萨尔先生，我看您一点都没有打算重新说说这个问题，但我肯定要为难您了。”杜萨尔带着灿烂的微笑说：“我很愿意，随时准备谈谈这件事情，问题是我们已经结束了谈话的呀。”

虽然不断地被杜萨尔打断，我还是继续说自己的话：“在您刚来我们这里的时候，讲好了让我们两个人共同使用这间房子的。如果我们需要平均划分的话，你上午用，我就可以用整个下午！可我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我觉得只使用两个下午是很合理的。”说到这里杜萨尔就像

针刺了他似的跳了起来：“你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儿谈你的权利。我可以去哪儿啊？我得去问问达尔恩先生他可不可以给我搭一间小房子，那我就能住到那儿去了。哪儿我都没法工作。真是谁碰着你都有麻烦。如果是你姐姐玛戈特来问问这样的事情倒还情有可原，假设她跟我来讲这样的问题，我是不会拒绝的，但你……”接下来又是一些神话和织毛衣的理论，安妮又受伤害了。不过她没有表现出来，待杜萨尔说完话：“但你，我简直不能跟你说话。你自私得要命凡是你想要的东西，你就一点儿不管把别人挤到哪儿去。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小孩儿。一句话，没有办法的话，我也只好让你一回，否则，以后会有人跟我说：安妮·福兰克考试没及格，全都因为杜萨尔先生不肯让桌子给她。”

没完没了，最后我受不了他的谩骂。有时我心里想：“再说一分钟我就狠狠地给他一巴掌，把他和他的那些脏话一起打到天花板上，”不过我还是有点自控力的，“冷静点儿！像他那样的家伙不值得费那么大力气。”发泄完最后的怒火，带着愤怒和胜利的表情杜萨尔博士离开了房间，大衣里塞满了食物。

我急忙赶到爸爸面前跟他说了他没有听到的话。比穆决定立刻去找杜萨尔谈谈，他真的做了。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主要的谈话内容是，首先他们谈了安妮到底能不能用桌子。爸爸说以前就跟杜萨尔说过这个问题，只是不想让他在年轻人面前丢面子，就暂时同意了杜萨尔。但当时爸爸就觉得有点过分。杜萨尔认为我不应该把他表达得像个侵略者似的，老想霸占一切，可爸爸在这一点上坚决站在我的一边，因为他亲耳听得，很明白那样的话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一言我一语，爸爸为我的“自私”和我的“琐事”辩护，杜萨尔则不断地反驳。

最终，杜萨尔终于不得不向我们妥协，我终于可以一周两个下午安安心地干到五点钟了。很明显杜萨尔遭到了打击，两天都没跟我说话，但从五点到五点半他还是坐在那张桌子前，那样子像个受挫的孩子。

一个 54 岁的人还这么老朽和小气肯定是天性，永远不可能再改变了。

安妮

六十、一九四三年 七月十六日 星期 五

亲爱的基蒂：

贼这次真的又来了！今天上午七点钟彼得像往常一样进了仓库，一下子就发现仓库的门和面朝大街的门都是半开着的，他赶紧告诉了比穆，比穆把私人办公室里的收音机调到德国台后锁上了门。接着他们一起上了楼。

每当这样的时刻，通常的做法是：不能打开水龙头，所以也不能洗东西，必须保持安静，一切都要在八点以前结束，同样也不能使用卫生间。我们全都为没有听到一丝动静而睡得很熟感到高兴。直到十一点半我们才从库菲尔斯特先生那儿得知小偷用一根铁棍打开了大门，然后又撬了仓库的门。不过他们并没有找到许多值钱的东西，所以就想到楼上去碰碰运气。他们偷走了两个现金盒子，里面装了 40 盾，还有邮政汇票、支票簿，不过最惨的是一共 150 公斤的糖票全都被偷走了。库菲尔斯特先生认为，他们也许跟六周以前撬了三个门的那帮人是同伙。不过那次他们没有偷到什么。

这件事给大楼里带来了很大的骚动，不过对“密室”来说，没有这些轰动性的新闻好像过得就没好什么意思了。

不幸中的万幸，储存在橱柜里的钱和打字机没有出事，因为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把它们拿上楼。

安妮

六十一、一九四三年 七月十九日 星
期一

亲爱的基蒂：

周日，北阿姆斯特丹遭到了猛烈的轰炸，引起的伤势很严重。整条大街都变成了废墟，要想把所有的人都挖出来需要很长的时间。目前已经死了 200 多人，更多的人都受了伤，医院里满满的都是伤员。你会听到孩子在令人窒息的废墟中哭喊着找爸爸妈妈的声音，远处低沉的隆隆声让我不停地发抖，对我们来说，灾难就在眼前了。

安妮

六十二、一九四三年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纯粹为了好玩，我跟你聊聊如果我们能从这里活着出去的话，每个人最先想要做的事情吧。

玛戈特和达尔恩先生最想洗个热水澡，满满的一盆，躺在里面半个小时；凡·达尔恩夫人最想立刻到蛋糕店吃奶油蛋糕，杜萨尔除了去看他的妻子劳蒂耶，其他什么也不想做；妈妈想要杯咖啡；爸爸则想马上拜访沃森先生；彼得则想去逛大街看大片；而我呢，会兴奋的疯掉，根本就不知道先做什么！不过我最希望有个自己的家，能够自由地进进出出，能够再从事我的事业去上学。

艾利承诺给我们买些水果，价格非常高——葡萄每公斤 5.00 盾，醋栗每磅 0.70 盾，桃子 0.50 盾一个，西瓜 1.50 盾一公斤。你可以每晚在报纸上见到用粗体字写的“公平交易，严格限价”！

安妮

六十三、一九四三年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昨天又是混乱和喧哗，我们都被弄得快发疯了。你也许会问到底有没有太平的一天？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听到了第一次空袭警报声，但我们一点儿也不在意，那只是表示飞机正在飞过海岸而已。早饭后我睡了一个小时，因为头很痛接着我就下楼了。当时大概是两点钟。玛戈特两点半做完了办公室的事，警报响起的时候，她还没有整理好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又和她一起上楼。就在上楼还不到五分钟的时候响起了猛烈的射击声，我们只能跑过去站在走廊里。真的，整个房子都在摇晃，接下来是落地的炸弹爆炸的声音。

我紧紧地抓着我的“逃亡包”，与其说是准备逃亡还不如说是想抱点儿东西，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是无事可做。要是我们必须从这里逃出去的话，大街也有空袭的危险。第一轮轰炸持续了半个小时，之后房间里大家又各忙各的了。彼得从他阁楼里的阳台上下来了，杜萨尔在大办公室里，达尔恩夫人认为私人办公室里安全些，达尔恩先生则一直在顶楼里观察着外面，而我们俩也在那个小小的过道上解散了：我到楼上去观看达尔恩先生说的从港口上方升起的烟柱。很快就能闻到烧焦的气味，看上去外面到处都起着浓浓的烟尘。这样的大火让人很感到难过，不过万幸的是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又能做自己的事情了。

那天晚饭的时候，又有空袭警报！饭菜虽然很可口，可警报声让我没有了胃口。什么事也没有，45 分钟后一切恢复正常。要洗的东西堆在那儿。空袭警报，防空炮火，可怕的机群。

“噢，天哪，一天两次，太多了！”我们这么想，可光想没用，炮弹又一次像雨珠似的落了下来，根据英国的报道，这一次是在另一边，在施弗尔 21。飞机反复的上上下下，我们都可以听到它们的发动机发出的嗡嗡声，相当吓人。每回我都想：“要是能掉下来一个，就好了。”

跟你说吧，九点钟睡觉的时候我的两条腿不停地乱动。十二点钟我被惊醒了。当时杜萨尔正在脱衣服。我也没功夫理会他，第一声枪响的时候我就从床上跳了起来，彻底清醒了。和爸爸挤了两个小时，飞机还不断地盘旋着。后来枪炮声渐渐没了，我也能安心睡觉了。估计两点半睡着的。

七点。我又被惊醒。达尔恩先生和爸爸在一块。我以为又是小偷。我听到达尔恩先生说：“所有。”我暗自确定是所有东西被偷了。实际上并不是，而是特大的好消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听过这样的好消息了，甚至连战争爆发以来都没有过。“墨索里尼被赶下了台，政府已经被意大利国王接管了。”我们也欢呼跳跃了起来。经过一天的恐怖之后，总算得到一样好处——希望。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希望和平来到人间。

科莱斯勒敲门进来跟我们说弗克尔遭到了重创。同时我们又听到了另一轮空袭警报声，飞机从天上飞过，之后警报声就没有了。我差点儿被警报吓得喘不过气来了，很疲惫，什么都不愿干。

不过意大利现在的情况会再次增强人们对结束战争的希望，可能就在今年吧。

安妮

六十四、一九四三年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凡·达尔恩夫人、杜萨尔和我一起洗碗，我很安静，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为了避免盘问，我很快挑了个没有争议的话题，觉得《远方的亨利》这本书会比较合适。但我又错了。就算凡·达尔恩太太不为难我，杜萨尔先生也会令我难堪。事情是这样的：杜萨尔先生以前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这本书，说它很好看。玛戈特和我认为它完全是本垃圾书。小男孩的性格虽然刻画的很好，可其他的就不怎么样了，我就不应再提它了。我一边洗碗一边说了这两句，一下子就给自己招来了那么多的麻烦。

“你怎么会明白一个大人的心理呢！明白小孩子的还不很难！你还不适合看这种书。即使一个 20 岁的人也明白不了。”现在杜萨尔和凡·达尔恩夫人联手出击了：“你对不利于你的东西知道得太多了，你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全有问题。你什么都不会喜欢的，你只会说：‘这我 20 年前在书上就看过了。’你最好还是抓紧时间吧，如果你还想找老公或谈恋爱的话——不然的话你将来什么事都不会好的。你懂得的道理虽然够多，但经验却远远不足！”

我想他们所谓的好教养只是想方设法让我和父母作对，因为他们就经常这样。还有，在我这么小年纪的丫头面前回避“大人”的话题同样是个好主意！

我已经察觉到很多“如此”教养带来的恶果了，也很明白了。就在他们戏弄我的时候，我本来可以扇他们两巴掌的，但我努力控制自己，只是在心里盘算着还要多久才能摆脱这些人。

凡·达尔恩夫人真是个“可爱的”人！她给我们树了个好榜样……绝对的恶人的好榜样。谁都知道她得理不饶人，自私，狡诈，攻于心计，贪得无厌。当然我还可以给她加上虚荣和爱卖弄。她绝对是一个让人不爽的人。

我能写上一整章关于她的事情，说不定我哪一天真会写的。谁都可以穿上一件亮闪闪的外套。凡·达尔恩夫人对陌生人尤其是陌生的男人很好，所以与她只接触一小段时间是非常

容易犯错的。妈妈觉得她很愚昧，不值得跟她吵，玛戈特觉得她一点儿也不重要，比穆说她很脏，而我哩，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不带偏见地得出结论，他们三人说的都不止！她这么坏，我才懒得跟她理论呢？

安妮

附：请读者不要介意，写成这篇故事的时候，作者还没有从她的怒火中完全平静下来。

六十五、一九四三年 八月三日 星期

二

亲爱的基蒂：

这是令人振奋的政治新闻。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已经被宣布为非法。各国的人们都在与法西斯战斗——军队甚至也加入到战争中来。这种情况下德国怎样对英国作战呢？我们刚才遇到第三次空袭，我咬紧牙关，好让自己勇敢点儿。向来自称“恐怖的结果也比没有结果好”的凡·达尔恩夫人是我们中最软弱的一位。今天上午她全身抖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居然还嚎啕大哭起来。一星期的争吵之后刚刚和她融洽的老公去安慰她的时候，她的胆怯真让我为她难过。

木西已经充分表明养猫有好处也有坏处。现在房子里到处是跳蚤，而且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虽然库菲尔斯特先生在各个角落里撒了黄色的粉末，但对跳蚤们一点作用都没有。这让我们大家很是紧张，你会莫名其妙的发觉全身都很痒，一会儿是胳膊，一会儿是大腿，所以许多人开始做体操，因为这样就能站着看到脖子或大腿的后面。我们的关系平日里就很僵，身体也僵硬得连头都转不了，现在就得为这种僵硬付出代价了。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做过规范的体操了。

安妮

六十六、一九四三年 八月四日 星期

三

亲爱的基蒂：

我们在“密室”里已经住了一年多了，对我们的生活你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有一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讲清楚的。要说的东西太多了，一切都跟日常生活和普通人们的生活截然不同。但为了能让你随时了解我们的生活，我还是有必要跟你仔细描述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我就从夜晚讲起。

21：00，“密室”里开始发出窸窣的上床声，这种场景是相当热闹的。椅子被推来推去，床被掀翻，毯子被打开，所有东西的位置都被打乱。我睡在小沙发上，长度还不到一米五，所以只能用椅子来加长。又从杜萨尔的床上搬来鸭绒垫、床单、枕头和毯子，这些东西白天要放在他床上。这时你还能听见隔壁传来的奇妙的咯吱声：那是玛戈特的折叠床被拉开时发出的声响。那些沙发椅、毯子和枕头，只是为了让木板条变得舒服一些。楼上像是在打雷，实际上只是凡·达尔恩夫人的床移动时发出的声音。这时床要被移到窗子底下，你知道吧，我们这位穿着粉红色睡衣的女皇陛下想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以便她的鼻孔能感到舒服。彼得弄完后我也走进洗漱室，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有时也会看见水里漂着一两只小跳蚤（当然只是在非常热的时候）。刷牙，卷头发，修指甲，贴上蘸有双氧水的棉绒垫，所有这一切都得在30分钟内完成。

21：30：很快换上浴衣，一手拿着肥皂，另一只手端着尿壶、发夹、短裤、卷发筒和棉绒垫，快速离开浴室。不过一般情况下我还会清理洗浴池里的头发，各种各样的，都有着各种美丽的造型，不过要让别人看见了这些就不雅观了。

10：00：戴上遮眼罩。晚安！通常在倾听完最少大约15分钟的床发出的吱吱声和断了的弹簧的哼哼声后，一切才平静下来，前提是我们楼上的邻居不在床上吵闹。

23：30：浴室的门发出声响。一道狭窄的光线射进房间。鞋子的唧唧声，一个穿着特大号的外套，比衣服里面的人大多了的身影出现了——杜萨尔从科莱斯勒的办公室下夜班回来了。接下来的是十分钟的地板拖拉声，咔啦咔啦的揉纸声，然后是铺床声。很快那个身影就

消失了，从卫生间里偶尔会传来很多让人不安的声响。

3: 00: 我得起床处理小铁壶，为了防漏，小壶是放在一块橡皮垫子上的。一到这个时候，我就得摒住呼吸，因为滴在尿壶上的叮当声就像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接着小壶被放回到它原来的位置，而穿着白色睡袍的我每天晚上都让玛戈特惊发出一样的叫声：“噢，该死的睡衣！”

接着我还得睁开眼睛躺上一段时间，听着黑夜里的各种声音：先是听听楼下有没有贼；接着是每一张床发出的声音，上面的，隔壁的，房间里的，这能让你知道每家的成员是睡熟了还是失眠了。要是碰到失眠往往就不那么让人高兴了，特别是这种心情缠了一位名叫杜萨尔的家庭成员。起初我能听到一种如同鱼浮出水面大口呼吸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反复响了九到十次，其间夹伴着很辛苦而又细微的咂嘴声，不一会嘴唇湿润了，接下来是床上一阵扭动和翻滚声，不断摆弄枕头的声音。少有的安静了五分钟，后来同样的事情最少重复三次以上，最后我们的这位博士才安静地睡了小会儿了。

偶尔还会碰到夜间枪声骤起的时候，一般在一点至四点之间不等。其实我从来就不清楚那是什么声音，只是自然反应地趴床上或站在床边上。有时候我做梦，正在研究法语里的不规则动词或者楼上的争吵什么的，要一段时间后我才会完全醒过来，外面已然枪声大起，而自己还待在房间里。每当以上情况出现的时候，我总会很快抓起一个枕头和手绢，穿上浴衣和拖鞋直奔爸爸那里，正如玛戈特在生日诗中所写的那样：

漆黑的午夜枪声响起，

快看！门吱的一声开到了头：

一个小姑娘跑了进来，

腰间还夹了个大枕头。

一旦到了大床上，最恐怖的事情就都结束了，除非枪炮声太过猛烈。

6: 45: 叮铃铃，闹钟会在一天里的任何时间大声地叫起来。咔嚓——嘭——凡·达尔恩太太把钟摁掉了。咯吱咯吱——凡·达尔恩先生起床了。尿憋急了，风一般的冲向厕所。

7: 15: 门再次发出吱吱的声音。杜萨尔能进厕所了。我取下遮眼罩——“密室”里新的一天就开始了。

安妮

六十七、一九四三年 八月五日 星期 四

亲爱的基蒂：

今天我打算描述中午这段时间。

12：30：这一大群人又开始呼吸空气了。仓库里的小伙子们早就已经回家了。能听到楼上凡·达尔恩夫人的吸尘器在她唯一的那条漂亮地毯上发出的噪音。玛戈特夹着几本书去上她的“给落后生小孩子”上的荷兰语课，这是杜萨尔先生的话。比穆拿着他那本从不离身的狄更斯去了什么地方，想从书上找点寄托。妈妈慌慌张张地上楼去帮助那位勤劳的家庭主妇。我则去收拾收拾厕所，顺便也打扮一下自己。

12：45：屋里挤满了人。先是凡·瑟腾先生，然后是库菲尔斯特或科莱斯勒、艾利，有时还会有梅艾普。

1：00：围坐在那台小收音机边上大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这是“密室”成员仅有的不互相打搅的时间，因为连凡·达尔恩先生都无法打断现在正在说话的人。

13：15：重要的共同分享时刻。楼下的每个人都得到一碗汤，有时候还会来点布丁之类的，凡·瑟腾先生会坐在沙发椅上或靠着写字台，身边老有报纸、汤碗，通常还会有猫。这三样东西少了一样都会让他不舒服的。库菲尔斯特和大家说了镇上最近发生的事情，他是非常出色的情报员。科莱斯勒总是小心翼翼地上楼——轻轻地、快速地敲门，接着便见他搓着手进了房间，情况总是按他的情绪而定，心情好的时候他特别爱说话，坏的时候则一言不发。

13：45：大伙儿都起身离开干各自的活去了。玛戈特和妈妈去洗碗；凡·达尔恩夫妻俩上他们的沙发床；彼得上阁楼，爸爸躺到楼下的沙发椅上；杜萨尔上床睡觉；我也开始做自己的事。然后房子里渐渐安静下来，大家都进入了梦乡，不会有人来打扰。杜萨尔一定是梦见了美味的食物——喜形于色啊！但我没有看他多久，时间过得很快，到了四点，这位博士先生就会准时起床，一边拿着钟，一边责怪我没有及时把桌子抹干净。

安妮

六十八、一九四三年 八月九日 星期

一

亲爱的基蒂：

继续我们“密室”的日子。现在该讲晚饭了：

凡·达尔恩先生出现。他是首先享受到服务的，他总是随心所欲地吃很多东西。常常长篇大论，总以为自己的言论最正确，而且冥顽不灵，从来不改变自己的想法。要是提问的话，他会马上跳起来，像发春的猫一样。这么跟你说吧，我还是不跟他争论的话，你不会想跟他谈两次的。似乎他的观点就是最好的，他好像什么都懂一样。那好吧，就算他聪明吧，只是我们的这位博士“太自负了。”凡·达尔恩夫人，说真的，我真的不应该招惹她。但有些时候，尤其是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不给你好脸色。可是每一次，她总是不对。噢，遇到这种情形大家唯恐躲之不及，你也许能叫她“导火线”，挑弄是非。但她只能欺负弗兰克太太和我；因为得罪玛戈特和爸爸，肯定占不了便宜。

可现在是在饭桌上，在这方面凡·达尔恩太太绝不可能让步的，虽然她觉得有些理亏。一点儿土豆，小小的一口，优中选优，细中选细是她的一贯做法。然后才轮到其他人，我只要吃到好东西就心满意足，不跟她计较了。接着开始讲话。她不管大家感不感兴趣，也不管有没有人在听，我猜她肯定会这样想：“大家一定都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一脸的骚笑，那样子就好像自己无所不知，教育和指点别人，才不会有人觉得她好呢！只要你看长一点，就会更加反感。首先，她很勤劳；其次她很乐观，而且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偶尔也会打扮得很漂亮。这就是凡·达尔恩女神。

饭桌上第三位成员，大家不清楚他的背景。年轻的凡·达尔恩先生很文静，又不善于吸引别人的目光。至于食量嘛：彼得的碗虽大，却永远没有装满的时候，一顿狼吞虎咽之后他会若无其事地说到还要一份。

第四位——玛戈特。吃相很像小老鼠，没有一点声音。只有在吃蔬菜和水果的时候她才肯下楼。“这孩子被惯坏了”是凡·达尔恩夫妇的评价，“新鲜空气和运动不够”是我们的观点。

玛戈特旁边——妈妈。胃口好，善于言谈。但谁都不会觉得她像凡·达尔恩太太常说的那样：这就是家庭主妇。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嗯，凡·达尔恩夫人做饭，妈妈洗涮。

第六和七位是爸爸和我，就不多说了。前者是饭桌上最绅士的人。他先是看看其他人是否都已经吃了东西。他自己什么都不争，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他是绅士榜样，而坐在他身边的，就是“密室”的“神经病”。

杜萨尔医生。到了吃饭时间就自动现身，从不抬头，吃饭的时候也从不说话。如果有人非要跟他说话，最好说点跟吃有关的。你用不着和他较真儿，只要胡编乱造就行。他的食量也很大，很少从他嘴里透露出“饱了”，有好吃的时候听不到，没有好吃的时候也同样听不到。围到胸前的围巾，红色的外套，黑色的卧室拖鞋和镶羊角边的眼镜，这就是他吃饭时的形象。

除了午睡，吃，他还很喜欢去卫生间，他似乎总是在卫生间。一天三次、四次、五次，每次都会有人很急地等在卫生间外面，不断地扭动身子，轮流地跳换脚，就快忍不住了。这会让他有所不安吗？一点也没有！从7：15到7：30，12：30到13：00，14：00到14：15，16：00到16：15，18：00到18：15，23：30到24：00。只要你观察记录就会相信我的，他是很有规律的“蹲坑的”。无论门外有多响的祈求声，别人多着急，他完全不介意！

第九位虽不是“密室”的家庭成员，却常到这儿来用餐。艾利很能吃，盘子里从来都是精光，也不挑食。她不贪心，这点让我们很满意。乐观，脾气好，乐于助人，品德高尚，都是她的优点。

安妮

六十九、一九四三年 八月十日 星期

二

亲爱的基蒂：

新想法。

很多都是自言自语的，跟别人说得却少得可怜，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大家都习惯了我很少说话；第二，我也不必看别人脸色行事。我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愚蠢，别人的就是聪明的，只好把什么都藏在心里。

每当我必须要吃我不爱吃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发泄的。把盘子放在自己面前，假设那是我爱吃的东西，努力控制自己不去看它，结果还没等我到受不了的程度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吃光了。

当我早晨起来，也会遇到令人沮丧的事情，我从床上跳起来心里想着：“马上回来。”接着走到窗前，摘掉遮眼罩，靠在窗缝上用力地闻，直到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接着就清醒了。被单很快地处理了，什么睡意都没了。你知道妈妈怎么称呼他？“活着的艺术”——实在是奇怪说法。上周我们的时间变得极度混乱，因为我们宝贵的维斯特钟已经被拿去为战争服务了，这使得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一天的具体时间。我仍旧希望他们会做出个替代品（锡、铜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来为家里人报时。

无论我在楼上还是楼下，甚至在我所到的每一个地方，我的脚总是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力，一双很别致的鞋子给他们增加了光彩（也仅仅是这些天里）。这是梅艾普用 27.50 盾买来的旧鞋，酒红色的猪皮，非常高的楔形鞋跟，穿上它我觉得自己坐在高跷上，比平常人高了一个头。

杜萨尔的行为影响到我们的安全，他居然让梅艾普给他买一本禁书，一本反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书。路上她刚好碰到了一辆党卫军的车。她一生气，大骂了一句“没长眼睛啊”就走开了。真的不敢想像党卫军抓了她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安妮

七十、一九四三年 八月十八日 星期

三

亲爱的基蒂：

本篇题目为“集体工作日：削土豆”。

一人拿报纸，一人拿刀子（当然把最好用的留给自己），第三个人拿土豆，第四个人打一盆水。

杜萨尔先生最先开始，他并不是总能把土豆皮削好，一会削一会停，东张西望的。

大家削土豆皮都应该一模一样吗？绝不！“安妮，看这。这样拿刀子，最好从顶上往下削！不，不是那样，是这样！”“我觉得这样削才好，杜萨尔先生。”我非常平和地说。“但这才是最好的，别人想学还学不到呢。我是不随意教人的，你自己钻研吧。”我们继续削土豆皮。我暗暗地看了他一眼。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我想是因为我吧），只是没说话。

我继续削。又看了另一边一眼，发现爸爸坐在那儿。削土豆对他来说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而是一项需要认真对待的工作。他看书的时候还可以兼做其他的事，但要他削起土豆、豆子或其他蔬菜来的话，那就别想一心二用了。别看他是副“土豆脸”，他削的土豆可是无可挑剔，前提是他必须认真做。

我继续削土豆，头抬起了一会儿，我又看见了一件事。凡·达尔恩太太正想方设法引起杜萨尔的注意。她首先看了一眼似乎什么都在不在乎的杜萨尔。然后眨了一下眼，杜萨尔依旧不理睬。接着她突然笑了，杜萨尔还是没理她。然后妈妈也笑了，杜萨尔依旧毫不关心。凡·达尔恩太太自讨没趣，还是不甘心，过了一会儿：“巴蒂，赶快把围裙穿上！你的西服上沾了好多脏东西，要不我明天给你弄吧！”

“没有弄脏啊！”

又是一阵安静。

“巴蒂，你怎么不去休息呢？”

“我觉得站着舒服，我喜欢站着！”又安静了一会儿。

“巴蒂，看哪，看你弄得有多乱啊！”

“好，妈妈，我会小心的。”

凡·达尔恩太太又想出了另一个由头了：“唉，我说，巴蒂，英国人现在怎么不空袭了呢？”

“因为天气不好，克莉。”

“可昨天天气很好呀，他们也没空袭。”

“咱们还是别说话了。”

“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呢，我们交流交流不行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安静吧，我的老妈妈。”

“福兰克先生始终在陪他妻子聊天，不是吗？”

凡·达尔恩先生只好为自己辩护了半天，这可是他的弱点，他是经不住的，而凡·达尔恩太太又说话了：“他们好像不再袭击了！”

凡·达尔恩先生脸都白了。凡·达尔恩夫人因此自己的脸也红了，但还是说：“英国人真是没用！”这下可惹恼了凡·达尔恩先生！

“别再说话了！”

妈妈无法控制了，哈哈大笑起来。我还是一直看着正前方。

除非已经争吵过了，否则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因为那样的话他们都不愿意说话。

我需要去阁楼拿些土豆下来。彼得正在那儿为猫清理身子。他一抬头，噗，猫趁机跳进打开的那扇窗户正下方的下水管。彼得气急得直跺脚。我边笑着边下了楼。

安妮

七十一、一九四三年 八月二十日 星 期五

亲爱的基蒂：

仓库里的人一到五点半就下班了，我们也就开始自由了。

五点半，艾利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夜晚的快乐。我们马上开始自己的工作。我和艾利上楼，她通常会先在二楼的邻居那儿吃点东西。艾利还没有坐下，凡·达尔恩太太就索要她的东西。她马上就开口了：“噢，艾利，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艾利看了我一下——任何人上楼来，凡·达尔恩太太都会从那个人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他们谁都不想上楼来的原因之一。

5：45。艾利起身离开。我下楼看了看。先是到厨房，然后去私人办公室，再到煤库，帮木西打开了地板上的门。之后我又去了科莱斯勒的房间。凡·达尔恩正在抽屉和文件夹里翻找所有白天的工作日记；彼得去仓库找钥匙和木西，比穆把打字机往楼上搬，玛戈特寻找安静的地方好做她办公室的活；凡·达尔恩太太在煤气灶上放了只锅；妈妈端着土豆从楼上下来；大家各做各的事。

彼得很快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就要面包。面包都是被女士们放在碗柜里的，但现在没有。也许是忘了吧！彼得自觉地去大办公室里找。到了门口他为了不让自己被发现就蹲下身子，然后到铁柜那儿去了，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面包的确放在那儿了，他刚要拿，可还没等他拿到，木西从他身上跃了过来，不一会儿就钻到桌子下面去了。彼得到处找，终于发现它了，他又一次进入办公室抓住木西的尾巴。木西生气，彼得无奈。最后他什么也没得到？木西稳稳地坐在窗子上，打扮自己，很明显他在炫耀逃离了彼得的追捕。彼得就用最后一块面包引诱木西，可木西忍住了，门关上了。我从门缝里看到了这一幕。大家继续做事。嗒，嗒，嗒，这三下意味着：该吃饭了！

安妮

七十二、一九四三年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继续我们的“密室”生活介绍。

上午 8：30 钟响的时候，玛戈特和妈妈非常害怕：“嘘……爸爸，轻一点，奥托，嘘……比穆。”“现在是 8：00，快回房间，别再放水了，别发出太大的声响！”这些都是对洗澡间里的爸爸说的话。每天一到 8：30，他就出现在卧室里。连一滴水的声音也听不到，也听不到马桶声，更听不到脚步声，一切都那么安静。从仓库里一听就知道，办公室里没有人。

8：20 楼上的门打开，接着地板上会传来三下敲声：我的粥好了。我上楼拿到自己的餐具，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所有这些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做头发，打扫自己的尿壶，整理床铺。糟了，钟要响了！楼上凡·达尔恩夫人换好鞋，穿着拖鞋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凡·达尔恩先生也是这样；一切都悄无声息。

现在我们可以过上家庭生活了。我喜欢看书或做事，玛戈特、爸爸和妈妈也是。爸爸坐在那张单薄的咯吱作响的床上（还是带着狄更斯和字典），那张床没有合适的床垫，只能拿两个枕垫来将就使用，而爸爸心里会想：“没关系，我行的！”

他一旦开始看书了就不被任何东西干扰，他也不会四处张望，只是偶尔突然发出笑声，非要妈妈看看他的兴趣所在。结果妈妈回答是：“我没有时间。”一阵失望之后，他继续看他的书。稍后，又看到很有意思的地方了，他又问妈妈：“你一定要听听这个，妈妈！”妈妈总坐在那张“奥普科拉普”床上（一种荷兰式的床，可以折叠起来靠墙立着，在前面挂上帘子看上去就像个书柜），看书，缝补，织毛衣，或者做其他事，随她自己的意愿。她会不时地冒出一句：“安妮，你知道……玛戈特，快记下……”之后一切又安静了。玛戈特合上书。爸爸的眉毛变成了一道有趣的弧线，那些看书纹也加深了，她一直陶醉在自己的书的世界里；妈妈开始跟玛戈特说话，我很好奇，就站在一边听。比穆也卷进了谈话……九点钟！该吃早饭了！

安妮

七十三、一九四三年 九月十日 星期 五

亲爱的基蒂：

每次我给你写信总会发生些特别的事，往往是坏事多于好事。

但现在要跟你说的是令人振奋的事。上周三晚上，也就是九月八日，我们一起在听七点钟的新闻，听到的第一条消息就是：“接下来是最鼓舞人心的消息。意大利投降了！”22 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了！转播伦敦电台的荷兰节目于 8：15 开始广播。“各位听众，一小时以前，我刚刚写完节目日志就收到了意大利投降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很高兴地把新闻笔记扔到垃圾筒里！”接着播放《上帝拯救国王》、美国国歌和《国际歌》。和以前一样，荷兰电台总能让人充满希望，但不能很乐观。

我们依然危机重重，而且和库菲尔斯特先生有关。你知道的，我们都很尊敬他，他总是那么愉快和乐观，尽管身体一直不好，全身是病，又不能吃得太多，更不能长途跋涉。“阳光总是伴着库菲尔斯特。”这是不久前妈妈说的，她说得很对。现在他不得不进医院做一个很危险的胃部手术，而且至少要住院四周。你真应该看看他是怎么跟我们说再见的——就好像只是出去买点东西。

安妮

七十四、一九四三年 九月十六日 星 期四

亲爱的基蒂：

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吃饭的时候谁也不敢开口（除了往里面送吃的东西），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不是惹人烦就是让人误会。我每天都要吃一些拔地麻片²³以缓解烦恼和郁闷，可第二天我会更加恶化。十片拔地麻片也比不上一次会心的大笑，我们几乎已经忘了如何笑了。我真担心总这么严肃下去，有一天会不会变成一张长脸，两边的嘴角耷拉着。别人的日子比我好不了多少，越来越近的恐怖，冬天，每个人都一筹莫展。还有一件让我们担心的事情就是仓库管理员米先生已经怀疑上我们的“密室”了。只要他不是太好奇，我们不太在乎他怎么想。但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我们又不信任他。

有一天科莱斯勒很小心，在 12：50 分时穿上大衣去街上买药。没过五分钟他就回来了，然后像小偷一样沿着连接我们的陡峭的楼梯爬了上来。1：15 时他又想出去的时候，艾利告诉他米先生在办公室里。他就不走不了了，一直等到 1：30。之后他脱掉鞋子往阁楼的前门走去，小心翼翼地下楼梯。为了不发出声音，他在楼梯上花了整整 15 分钟的时间，总算顺利到了办公室，当然是从外面进去的。

艾利也摆脱了米先生，来我们这儿接应科莱斯勒，但他早已经走了，不过他脱的鞋子还放在楼梯上哩。要是街上的人看见这个没穿鞋的经理横穿马路他们会怎么想啊？天哪！经理只穿着袜子呢！

安妮

七十五、一九四三年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凡·达尔恩太太今天过生日。我们送她一罐果酱，和奶酪、肉和面包的票。她丈夫、杜萨尔和我们的保护人送了她一些食物和鲜花。这也就是我们能给她的所有的东西了！

艾利这周心情不是很好，她出去的次数太多了，经常有人催她去购物，她一趟又一趟地跑，还以为别人在惩罚她呢。不过也是，她还得做完办公室里的事，库菲尔斯特病了，梅艾普也得了感冒不能外出，而她自己也有很多烦恼，脚脖子扭了，恋爱不顺心，爸爸，爱唠叨这一切当然会让她精疲力尽的。我们都劝她，说她最好休息一下，她完全可以说自己没时间，这样就不用经常去购物了。凡·达尔恩先生有点问题了，我早看到了不祥的兆头！爸爸也正生着气。

噢，这么多的烦恼困扰着我们！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呢？如果我能逃走就好了！不然的话我早晚会被他们弄疯的！

安妮

七十六、一九四三年 十月十七日 星 期日

亲爱的基蒂：

谢天谢地库菲尔斯特终于回来了！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很苍白，但他还是积极地为凡·达尔恩卖衣服。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凡·达尔恩家里已经没钱了。可凡·达尔恩太太还是不想从她那一堆大衣、外套和鞋子里拿出一件来。凡·达尔恩先生的西服很难卖，因为他要价太高了。事情会怎么发展现在还说不准。凡·达尔恩太太必须要卖她那件毛皮大衣了，为此他们在楼上激烈的争吵，不久争吵又在“噢，亲爱的巴蒂”、“我可爱的克莉”声中结束了。

一个月以来发生在这幢高贵的房子里所有的不愉快的事情已经让我不知所措了。爸爸开始沉默了；不管谁跟他说话，他都会很不高兴地抬头，一副不问世事的表情。妈妈容易激动得脸上长满了红色的斑块。玛戈特总说头疼。杜萨尔经常失眠。凡·达尔恩太太总是抱怨，我真的快疯了！

说实话，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跟谁吵了架，又跟谁和好了，唯一让我不去理会这一切的办法就是学习，所以我学习很刻苦的。

安妮

七十七、一九四三年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凡·达尔恩先生和太太又吵架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凡·达尔恩家没钱了。有一天，库菲尔斯特谈起一个人脉很好的皮货商，这让凡·达尔恩产生了卖他妻子的皮大衣的想法。那是一件兔皮大衣，她已经穿了 17 年了。他卖了 325 盾——好多钱哩。可凡·达尔恩太太只想把钱留下来以便于和平时期去买新大衣，经过很长时间的争吵，凡·达尔恩先生终于说服了她这笔钱应该用于维持生计。一边哭着喊着，一边跳起来骂娘——你是没办法想像的！真够恐怖的，我们一家人站在楼梯下面，屏住呼吸，随时准备上去拉架。他们的狂叫、哭喊和紧张的气氛令每个人都感到不安，我晚上钻进被窝时哭了，上帝终于给了我半个小时自己的空间。

库菲尔斯特先生又走了，他被胃病折磨着。他甚至都不知道胃里还流不流血。他跟我们说自己不舒服，想要回家的时候情绪很低落，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如此消沉。

总的来说我还算很好，只是吃不下东西。

总有人跟我说：“你一脸病怏怏的样子。”他们想方设法地让我吃东西，葡萄糖、鱼肝油、酵母片和钙片全都用上了。我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特别是一到周日我就感到很不舒服。天空这么压抑，让我老是想睡，脑子像铅一样重。外面没有鸟叫声，四周弥漫着死一般的寂静，好像要被拖进十八层地狱。

每到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和玛戈特就会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我里里外外、楼上楼下地乱跑，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儿，在黑暗中徒劳地撞击着栅栏。“出去吧，笑一笑，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脑子里经常出现这些想法，但我没有任何反应，我只会到沙发椅上睡觉，好让时间过得再快一些，让那种死寂和恐惧全都消失在睡眠中，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制服它们的办法。

安妮

七十八、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三日 星 期三

亲爱的基蒂：

为了让我们有事可做，另外还有教育我们的功能！爸爸从莱顿的师范学院要来一份简介。玛戈特最少看了三次，没找到一点她喜欢的东西。爸爸迅速行动，已经写了封信向学院申请“基础拉丁语”课程。为了让我有事做，爸爸向库菲尔斯特要了一本儿童版《圣经》，这样我就可以深入了解一下《新约全书》。

“你会在光明节给安妮一本《圣经》吗？”玛戈特问道。

“不是，我想圣尼库拉节会更好吧。”爸爸回答，“耶稣可不过光明节。”

安妮

七十九、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八日 星 期一晚

亲爱的基蒂：

要是你连续看我这堆信，我写它们的时候的复杂心情肯定会让你深感诧异的。

我非常依赖这里的一切，这让我很无奈，不过不是只有我才这样，大家的感受都差不多。如果我碰上一本很喜欢的书，我一定要在别人打扰之前彻底醒过来，免得他们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在他们面前，这你肯定都知道，我总是撞得一鼻子灰。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可能是因为我太胆怯了，我一直在努力战胜它。

晚上艾利还没有走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一长串刺耳的门铃声。我脸色马上变得苍白，肚子疼起来，心跳加速，只是因为害怕。夜里我躺在床上，梦见自己孤零零地待在一座城堡的地牢里，找不到妈妈和爸爸。一会儿我又在路边闲逛。我甚至还梦到我们的“密室”着火了，还梦见德国人半夜过来把我们抓走了。我梦见的一切就跟真的似的，这让我觉得它们很可能不久就会发生在我身上。

梅艾普常常说她喜欢我们这里的安静。她也许真的喜欢，那是从没有体会过我们的恐惧。

我甚至都怀疑战争能不能结束，世界能不能和平。我确实也说过“战后”，可那不过是我安慰，是别人无法给予，只能自己去想像的东西。每当我回忆起我们过去的家，我的女友们，学校里的快乐，总觉得那个安妮已经不是我。

我把这八个人连同我们的“密室”看成是一块蓝天，四周全是漆黑浓厚的乌云。我们所处的这块狭小的地狱暂时是安全的，但旁边的乌云越来越厚，而那个将我们和危险隔离开来的分界线也越来越小。我们被危险和黑暗追杀着，无处可逃，绝望而盲目的四处出击。往下看，人们在厮杀，往上看，一片安宁和美丽。我们被巨大的黑团围堵着，像铜墙铁臂般挡住了我们的出路，让我们没办法上去。它非要置我们于死地，只是暂时没有得逞罢了。我只能哀号和被辱：“噢，但愿能击退那个黑圈，给我们一条生路吧！”

安妮

八十、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十一日 星 期四

亲爱的基蒂：

这一篇我想到一个好题目：

钢笔的故事——纪念我的钢笔

钢笔一直是我最珍惜的物品之一。我很重视它，尤其是它粗粗的笔尖，因为我只有用粗笔尖才能写出工整的字。钢笔陪我度过了漫长而有趣的学生生活，就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

九岁的时候，我的钢笔作为“非卖品”被装在一个包裹里（用棉绒布包着），一路从阿辛赶来。我奶奶，也就是那位善良的慈善家，曾经在那里住过。我当时正患了流感睡在床上，二月的风特别的大。漂亮的钢笔有一个红皮盒子，很快就认识了我所有的朋友们。我，安妮·福兰克，自豪地成了钢笔的主人！

我 10 岁那年家人终于允许我带钢笔上学，而我的女老师也准我用它来写字。

不过，到了 11 岁，我又被迫收起了它，因为六年级的女老师只允许我们使用学校的笔和墨水。

12 岁的时候，我上了犹太学园（一种专修传统课程的中级学校，欧洲大陆各国基本上都有），我为了铭记那个重要的时刻给钢笔弄了一个新盒子，盒子里还可以再装一只铅笔，可以用拉链关起来，极其完美。

13 岁时这支钢笔跟随我们进了“密室”，它在这里为我日夜服务，写下了无数日记和作文。

我现在 14 岁了，钢笔又陪我度过了一年。

事情发生在周六下午 5:00 以后。我从房间里出来正想坐到桌子边写点东西时，我被玛戈特和爸爸无情地挤开，必须给他们腾出温习“拉丁语”的地方。当时我把钢笔放在桌子上，由于没时间用，我只好一边叹气，一边在桌子拐角上“搓豆子”。“搓豆子”就是把发霉的豆子重新收拾干净。

5:45 我开始扫地，把垃圾、坏豆子一起用报纸裹着扔到了炉子里。炉膛里飞出刺眼的

火花，真大，我想就算它熄了，之后还会重新燃起来的。

一切结束后，那两个“拉丁语大师”也完事了，我到桌子上去整理我写字的东西，我的钢笔却找不到了。我又找了一遍，玛戈特也找了，还是没找到。“可能和豆子一块儿被你扔到炉膛里了吧。”玛戈特提醒我。“噢，不可能，绝对没有！”我回答。

那天晚上我始终没有找到我的钢笔，大家都认为它一定是被烤掉了，因为赛璐璐是很容易被烧着的。不幸的是，我们的猜测真的被证实了；第二天早晨，爸爸收拾炉子的时候，在灰烬中找到了用来夹笔的夹子，但没有找到它的金笔尖。“可能是化了，混到石头或其他什么东西上了。”爸爸说到。我心里才有些许安慰，尽管只是小小的安慰：我的钢笔被火葬了，总有一天我也会被火葬的。

安妮

八十一、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不幸的事情依然在连二连三地发生。

艾利家闹白喉，所以她六周都不能跟我们联系，这下食物和购物就麻烦了，也没人陪我了。库菲尔还在床上，三周以来只吃了些麦片，喝了些粥和牛奶。科莱斯勒特别的忙。玛戈特交上去的拉丁文作业经过一位老师修改后又寄了回来，她使用的是艾利的名字。那位老师人很善良，又很聪明。我想他肯定很乐意教如此聪明的学生。杜萨尔一句话也不说，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起先他只是沉默地待在楼上，不跟凡·达尔恩夫人或先生说一句话，每个人都觉得很怪异。就这样持续了好多天，妈妈有时会提醒他关注一下凡·达尔恩太太，说要是他继续这样，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杜萨尔说是凡·达尔恩先生最先开始不说话的，所以他也不想打破这种僵局。

昨天是 11 月 16 日，是他搬进“密室”整整一年的日子。妈妈收到了一盆植物，而凡·达尔恩太太哩，几星期以来都坚定地认为杜萨尔肯定会请我们吃饭，但她自己什么东西也没收到。还是第一次，他没有感谢我们无私地收留了他，甚至一句谢谢都没有说。16 号早晨当我问他应该庆贺还是为他感到伤心的时候，他的回答是都有可能。想协调他们之间关系的妈妈也没有再多做什么，事情还是这样继续着了。

人的精神是高贵的，可行为又那么微不足道！

安妮

八十二、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昨晚，就在我快要入睡的时候，莉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看到她就在我面前，一身破破烂烂的打扮，面容很憔悴，她瞪大眼睛，用难过而幽怨的眼神看着我，我能从她的眼睛里读出：“噢，安妮，为什么你放着我不管？救救我吧，快从这儿把我救出来！”我没能帮上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地死去，只能祈求上帝把她送回到我们身边。

我光看见莉茨，我现在知道了，我错怪了她，当时不太明白事情的原委，不能体会她的艰难。她跟别人好上了，这在她眼里就仿佛我想把她带走似的。可怜的姑娘心里会如何想啊，我知道，我自己很明白这种感觉！

有时候，只是一瞬间，我看到了她生活里的某些场景，但我很快就会自私地陶醉在自己的快乐和忧虑中来。我以前那样对她可真是不应该啊。现在她那么无助地看着我，苍白的脸色和绝望的眼神。我真想去帮帮她啊！

噢，上帝，我愿以我所拥有的一切换得她不悲惨的命运。我并不比她高尚；她，不过是想做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可为什么我可以生而她却要死呢？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现在我们要生死两隔呢？老实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想她了，是的，差不多有一年了。倒不是已经彻底把她忘掉，但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念，我也从没有想到她这么凄惨。

噢，莉茨，如果你能活到战争结束，你一定要回到我们身边来，我一定会尽力弥补曾经对你犯下的过错。可是等到我能再帮助她的时候，也许她也不像现在这样急需帮助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过我。如果想过的话，她会是如何想呢？

万能的主啊，请保佑她吧，起码不要让她孤苦伶仃。噢，求您让她知道我有多么想念她，同情她，或许这会让她更加坚强。我不能再这样想下去了，因为我不敢再往下想了。我一看见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就让我痛苦不已。我不知道莉茨还有没有继续生活的勇气，还能不能承受如此的噩运！

我居然不清楚状况，甚至从没有问过她！

莉茨呀，莉茨，我多想和你在一起，多想和你分享我拥有的一切。只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无能为力，弥补不了我曾犯下的过错。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每时每刻都为你祈祷。

安妮

八十三、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六日 星 期一

亲爱的基蒂：

圣尼库拉节就要到了，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去年那个装饰得很漂亮的篮子，尤其是我认为今年要是不做点儿什么就太没意思了。我想了很长时间，总算想出了点好玩的东西。我和比穆商量，一周以前我们就开始准备为每个人写一首诗。

周日晚上 7：45，我俩抬了个大的洗衣篮子出现在楼上，篮子上有人物，还有粉红色和蓝色的复印纸叠的蝴蝶结。篮子上面贴着一大张棕色的纸，上面用针粘扎着一封信。大家被这么大的篮子吓了一跳。我取下信念起来：

圣诞老人又来了，
虽然年年都不一样；
我们还是依然喜欢他的节日，
只是不再像去年那样美好、那么愉快。
那时我们充满着期待，
所有乐观都那么理所当然，
谁也没想现在竟然这么惨，
只能在这里迎接圣诞老人的到来。
但他的精神依旧鼓舞着我们继续向前，
尽管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做得最好，
但我们会想方设法做得更好，
请各位看鞋子里面。

每个人从篮子里取出自己鞋子的时候都发出一串爽朗的笑声。因为每只鞋子里都装着一个折叠的小纸块，上面有送给每个人的话。

安妮

八十四、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严重的流感使我直到今天才能给你写信。在这里生病可真要命，每当快要咳嗽的时候，一二三，我就会钻进被窝里捂住嘴巴，结果反而越弄越想咳嗽。什么牛奶呀，蜂蜜呀，白糖呀，止咳糖浆呀，能用的全都用上了，想到这一切我就犯晕。发汗，敷布，往胸上敷湿布，敷干布，热饮，含漱，涂喉咙，静卧，用垫子取暖，热水袋，柠檬汽水，还要每两小时一次的测体温！这样做，病情真的会好转吗？最惨是杜萨尔先生认为他可以医治我了，他走过来把他那光滑的脑袋放在我敞开的胸上，想听出里面的情况。且不说他的头发弄得我很痒，这多让人难为情呀。虽然说他 30 年前是学过医的，还有医生的资格证，但是他也不能就把头贴在我心上啊？他又不是我男朋友！即便这样他也听不出我身体到底健康还是不健康。他的耳朵需要好好保养一番了，因为他已经快聋了。关于病就说这么多吧。

我很快就恢复健康了，而且长高了一公分，重了两磅。没有太多的情况要讲给你，我们相处得还不错！没有吵架——这个家里至少半年以来没出现过这样的太平局面。不过我还是没有见到艾利。

圣诞节期间我们得到了额外充的油、糖果和糖浆，“最好的礼品”是一枚胸针，是用一枚两分半的硬币做的，亮晶晶的很好看。不管怎么说，很可爱，无法用语言表达。

杜萨尔先生把他请梅艾普烤的一块可口的蛋糕送给了妈妈和凡·达尔恩太太。梅艾普做了许多事情应该得到回报的，所以我也为她和艾利准备了一些礼物。我想让库菲尔斯特先生帮忙，把至少两个月以来从我的麦片粥里节省下的白糖做成奶油糖馅。

细雨绵绵，轻烟从炉子里飘出来，每个人的胃都是满满的，从四周肚子里翻腾的声音就可以听得出来！战争进入对峙阶段，我们的士气有点低落。

安妮

八十五、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前面我说过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最近这种烦恼越多了。

“或立于世界之巅，或沉于绝望的深渊。”这句话用来形容我现在的感受最恰当。跟其他孩子相比觉得自己已经“立于世界之巅”，但是当库菲尔斯特太太跟我们说起她的女儿考利亚的曲棍球俱乐部、龙舟赛、戏剧演出以及她的朋友们时，我马上就“沉于绝望的深渊”。

我并不是妒忌考利亚，只是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有一次尽情玩耍的机会，能无拘无束地笑笑就可以了。尤其像现在圣诞节和新年同时来临，我们却像流浪汉一样被困在这里无处可去。我真不该说这些话，这会让人觉得我不知好歹，而且我确实夸大其辞了。但无论你怎么评价我，我真的不想把一切都藏在肚子里，所以我想请你记住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对你说过的那句话——“纸比起人来有耐心”。

每当有人进来时，他们带进的风和脸上附着的寒气，都会冷得我把头缩到毯子里，努力使自己去想：“我们何时才能得到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啊？”这种想法使我没法把头缩在毯子里，我反而高高地抬起头，装着勇敢的样子，即使那样，这种想法还是浮现在脑海中，不止一次，天哪，好多次。我相信，别说你被囚禁一年半，即便是过上几天像我这样的日子，你也会忍不住的。无论你怎么地知书达礼和感恩戴德也无法控制你内心的真实感受。骑车，跳舞，吹口哨，探索花花世界，体验青春的精彩，享受自由——这就是我现在的理想和追求。可我却不能把这些显现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八个人都这样悲怜自己的话，整天一副死鱼似的脸色，那我们以后还能生活下去吗？我有时候就问自己：“究竟有没有人，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能明白这些吗？我只不过是一个很希望快快乐乐玩耍的小姑娘。”我不知道，也没人跟我谈这些，真那样的话我知道我会哭的。不过哭的确有助于缓解我的情绪的。

尽管我很懂事，但无论我有多少烦恼，我还是希望妈妈能理解我。无论我做什么还是写什么，总会在心里想着将来我要做一个好“妈妈”。“妈妈”是不会把平时聊天中的一切都当真的，只会把“孩子”说的话当真。我已经知道了，尽管我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妈咪”这

这个词告诉我一切。你知道我明白什么了吗？为了让自己在叫妈妈的时候听起来像是在叫“妈咪”，我常常把她称作“妈姆”，后来又叫成“妈姆咪”，是不完整的“妈咪”。我很希望自己能真诚地叫她这个呀，但她却一点也不领情。这样也好，要是她明白的话只会更不高兴的。就说这么多吧，发泄了一通让我的“绝望”减少了很多。

安妮

八十六、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圣诞节已然来临，我发现自己整天都在想比穆，还有他曾告诉我的他青年时的爱情故事。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不能了解他所说的话。可是现在他要再说一遍的话，我会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相信比穆之所以会讲那些事情，是因为我这个“这么熟悉他人内心秘密”的人也终会有感情问题的时候，因为比穆轻易不会说他自己的。我觉得玛戈特也无法理解比穆的内心感受。可怜的比穆，在我面前，他是不会装做什么都忘了的。他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年轻时光。只是他变得很宽容了。我希望我将来不要跟他一样遭受如此的苦恼。

安妮

八十七、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周五晚上我第一次收到了圣诞礼物。

库菲尔斯特和科莱斯勒家的姑娘们又为大家准备了许多礼物。梅艾普做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圣诞蛋糕，上面写着“和平 1944”。艾利做了一磅甜饼干，和战前的一样好吃。彼得、玛戈特和我各得一瓶酸奶，大人们每人一瓶啤酒。一切都让人很开心。每个包裹上还有精美的图片。没有这些，圣诞节很乏味的。

安妮

八十八、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昨晚很不开心，因为我想起了外祖母和莉茨。外祖母，噢，亲爱的外祖母，我们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吃什么苦，她是多么的和蔼可亲啊。而且她还有保守了一辈子的大秘密：一种严重的内科病。外祖母一向虔诚而善良，她从没让谁失望过。无论做什么事情，也无论我以前如何捣蛋，外祖母总是站在我这边。外祖母，你爱我吗，还是连你也不理解我？我不知道。没有人对外祖母说过他们自己。外祖母以前真得好孤单，虽然有我们大家，但她还是那么寂寞！一个人即便被许多人爱着也还会寂寞的，因为他不是任何人的“全部”。

莉茨呢，她还活着吗？她在哪儿呢？噢上帝，请你保护她，请把她带到我们这儿来吧。莉茨，我在你身上一直都能看到我的命运可能会是怎么样的，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你。为什么这里的事情还让我这么不开心呢？只要我一想起她和她那些受难的伙伴们，我又怎么会不开心、满足和快乐呢？我自私又软弱。为什么我总担心最恐怖的事情——我的害怕会让我有大声叫喊的冲动，原因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对上帝信仰的态度还不是很虔诚。他已经给了我很多——当然我不配拥有这些东西——可我每天还犯那么多的错误。如果你总想着你的同胞们，那你会想哭的，甚至可以从早哭到晚。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祈求上帝能够施展魔法拯救他们中的一些人。但愿上帝能听见我的祈祷。

安妮

八十九、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今天上午比较闲，我就看了一下以前的日记，好多日记和妈妈有关，让我很吃惊，当时的心情是那么叛逆，我不禁问自己：“安妮，你真的是在说仇恨吗？噢，安妮，你怎么会这样呢！”我拿着日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回想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愤怒和仇恨向你发泄呢。我一直在试图回忆起一年前的那个安妮，努力要去宽恕她，因为每次我向你诉说这些可怕的言语的时我的脑子肯定是狂热的，想起来真是惭愧。

我现在应该受到责罚，虽然那时就已经受到了惩罚。当时我的脑子一定是进水了，不能正确理解大人们的言论，一直那么自以为是，不能站在被我暴躁脾气触怒了的人的立场上去理解他们。

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只会在日记里诉说自己，独自记录下我所有的快乐、悲伤和委屈。这本日记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已经是我的一本回忆录，但有好多页我真的不能让它们继续存在。

我以前常常跟妈妈唱反调，现在偶尔还这样。她确实不理解我，但是我也没有要努力去理解她呀。她真得很爱我，人也很和蔼，但她给我留下了很多不高兴的回忆，很多其他的烦恼和麻烦让她心烦，所以她那么粗鲁地对我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我太小肚鸡肠了，对妈妈太野蛮了，这当然会惹她生气。所以长期以来我们之间总有那么多的不愉快。这对我们俩都没有好处，但这一切就要成为历史。我真的不想面对这一切，不想就这么原谅自己，但这也是人之常情呀。写在纸上的这些急躁的发泄只是出出气罢了，换在平日躲在房间里狠狠地跺两下脚，气就消了，或者在妈妈背后哼她几声。我惹妈妈生气的日子应该结束了。我已经变得理智了，妈妈的神经也不再紧绷了。如果我心里不高兴我就沉默不语，她也如此，所以我们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融洽。我真的没法以一个纯粹孩子的角度去爱我的妈妈——我真的没有那种感受。

但现在我明白了，宁可把那些让人难以接受的话写在纸上也比让妈妈记住了强。这样一

想我就感到舒服多了。

安妮

九十、一九四四年 一月五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今天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所以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可我又必须要倾诉一下，而你是最好的听众，因为我知道，无论怎么样你都会替我保守秘密的。

第一件事是关于妈妈的。你知道我已经写了很多关于她的坏话，但我还是想重新对她好一点。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她到底需要什么。妈妈告诉过我们她把我们当作她的朋友而不是女儿。这倒不坏，但朋友终究不能取代妈妈的位置。我总把妈妈当做学习的榜样，我想孝顺她。我总觉得玛戈特不这么认为，她永远也不会懂我对你说的这些话的。而爸爸一直不加入关于妈妈的讨论中。在我的意识中，身为女人的妈妈，首先应该很聪明，尤其是当她的孩子到了叛逆的年纪的时候，因此不嘲笑我的无知，不应该觉得很烦，就像我心目中的“妈妈”那样。有一件听上去可能很荒唐的事使我至今不能原谅她。有一天我得去看牙医，妈妈、玛戈特还有我一起去，并且允许我骑自行车。看完牙医后，玛戈特和妈妈告诉我她们要去城里找什么东西或者买点儿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我也要去，可她们坚决不同意，只是因为我骑了自行车。我当时就气得哭了起来，可妈妈和玛戈特却嘲笑捉弄我。我非常生气，站在大街上朝她们吐舌头，这场景正好被一个路过的老太太撞见了，吓了她一跳！我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谁又会了解呢，我哭了好久好久。不知为什么至今我还无法忘怀妈妈当时对我伤害，我真的不能不想起那个下午我是那么的生气。

第二件事情很难说出口，因为是关于我自己的。昨天我看了一篇关于害羞的文章，作者是希斯·凯斯特。这篇文章好像是专门写给我的。虽然我并不经常脸红，但她的文字好像是在描写我。这篇文章大致是这样的——处于发育期的少女会变得害羞起来，并讲述了发生在她身体上的那些事情。我开始有这种感觉了，这也许是因为我最近总感觉在玛戈特、妈妈和爸爸面前不舒服的原因吧。有趣的是比我更害羞的玛戈特却一点异样也没有。我觉得我身上正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从未跟其他人说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只好对你说说这一切。每次经期一到——到目前已经有三次——我都有一种神秘的幸福感，尽管很疼，不舒服，也不干净，而且从某种意义来说它给我带来了很大麻烦，但我总是希望再次体验内心的那种神秘感。凯斯特还说这种年纪的女生对自己的感觉不是很

了解，她们开始觉得原来自己是有主见、有思想，也有自己的习惯的人。在我来到这里之后，当我只有 14 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比绝大部分女生更早地意识到自己，更早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人”。当晚上躺在床上时，我非常想抚摸自己的胸，想听听自己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着。其实早在来这之前我就已经不知不觉地有这种感受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女友睡在一起，我很想吻她，我也确实吻了她。我情不自禁对她的身体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她一直不让我看。所以我就问她，以我们的特别关系能不能相互抚摸对方的胸脯，但她不肯。每当我看到女人的裸体，比如维纳斯，我就会很高兴。它是那么神奇和完美，我不由自主地流泪了。

我要是有一个女朋友该多好啊！

安妮

九十一、一九四四年 一月六日 星期

四

亲爱的基蒂：

我太想跟人说话了，于是我就不知不觉地在心里选定了彼得。

白天我有时会上楼去彼得的房间，感觉好极了，但彼得很害羞，他甚至不敢拒绝他讨厌的人，因此我一直不敢在他那待很久，以免他把我看成了他讨厌的人。但我一直想方设法在他的房间里待久一点儿，和他说话，但又不能太过分了，昨天就有了这样的机会。彼得现在对字谜游戏很感兴趣，整天玩字谜游戏，不做其他的事。我就陪他一起玩，很快我们就相对坐在他的小桌子旁，他坐在椅子上，而我坐在沙发上。

每当我看到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时都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他坐在那，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我能明白他的心思，我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到难以隐藏的无奈和不安全的表情，不知如何是好，同时，也有一点男子汉的感觉。我注意到了他害羞的表情，我觉得很可爱，我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去对视他深邃的眼睛，甚至是深情地乞求他：噢，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噢，你为何不暂停这些无聊的闲扯呢？可夜晚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只有跟他说害羞的事情——当然不是像告诉你的那样，希望他长大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自信。

我还学着叠幸运星，每天在小纸条上写一句想对彼得说的话，然后叠成小幸运星，放在大瓶子里，像他那样的男生，应该是会喜欢那种温柔体贴的女孩吧，我常常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想彼得到底会不会喜欢上我。但是，感谢上帝我的眼睛还没有被世俗的浊流所玷污，当我躺在床上回忆着这一切，觉得十分绝望，一想到我竟然要去讨好彼得，便觉得浑身不自在，如果要满足内心的欲望，我能做许多事，现在我的这种欲望就很强烈，所以我决定要经常去彼得那儿玩，跟他多聊聊天。不管你怎么想，千万不要认为我喜欢上彼得了——绝不是那样的！如果凡·达尔恩家的孩子是个女儿而不是儿子的话，我也会努力和她做朋友的。

今天早上我大概是 6：55 醒的，一醒来就明白自己梦见了什么。

我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着彼得，我们俩一块看玛丽·博斯的图画书。梦是那么真实，我甚至还能想起一部分图画。但还没有完事，梦在继续。突然彼得和我相互对视，我久久地

注视着那双美丽温柔的棕色眼睛。接着彼得很温柔地说：“如果早几年，我肯定会很早就找你了！”我迅速地转过身去，因为这种感情对我来说太不恰当了。后来我便察觉到了一张温柔、英俊的脸贴在了我的脸上，感觉真好，真好……

正在这时我醒了，但我还能感觉到那种感觉，他那双棕色的眼睛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那么深，在那里他知道我以前很喜欢他，我现在还是那么喜欢他。我再次流下了眼泪，我为又一次失去他而感到难受，但同时也感到安慰，因为我确定彼得依然是我的心上人。

很奇怪，我在梦里经常会看到很多活生生的形象。有一天晚上我就很清晰地看见了祖母，我甚至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她那厚厚的、软软的、被岁月磨损的皮肤，然后外祖母也出现了，是一个护卫天使，接着是莉茨，她已经成了我脑海里所有的女友和犹太人受难的替身。当我为她祈福的时候，我就是在为全体犹太人和需要帮助的人祈福。而现在出现在我梦中的是彼得，我亲爱的彼得。很久以前我的脑海里还没有关于他具体的图像。我甚至不需要他的相片，就能清楚地感觉到他就在我身边，噢，太清楚了！

安妮

九十二、一九四四年 一月七日 星期 五

亲爱的基蒂：

我真的太愚蠢了！

我竟然从来没有给你说过我自己以及我男朋友的故事。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跟凯尔勒很要好。他没有爸爸，他和他妈妈住在一个姨妈家。凯尔勒有个表兄弟叫洛比，很瘦弱，却挺帅的，皮肤黝黑，比那个幽默的胖小子更让人喜爱。但我不在乎他的外表，我喜欢了好多年。我们在一起待了好久，可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

接着彼得就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肯定是喜欢上了他，虽然是很朦胧的。他也很喜欢我，我们在一起待了整整一个夏天。我还记得我们牵着手在大街上闲逛的样子，他穿着白色的棉汗衫，而我穿着短连衣裙。暑假开学后他上高中一年级，而我进了一所中级学校的六年级。他总去接我放学，我也常去等他。彼得长得很帅，个子高、英俊、苗条，一张诚挚、稳重和聪明的脸。他有一头乌发，很美丽的棕色眼睛，红润的脸庞，高高的鼻子。他的笑非常迷人，笑起来的样子很可爱很可爱！

后来我去乡下度假，回来的时候彼得已经搬走了，住在那间房子里的是一个年纪较大的小伙子。他肯定告诉过彼得我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娃娃，于是彼得放弃了我。我非常喜欢他，不想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想方设法找他，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再这么追他，我很快就会落得个男生狂的名声。过了几年，彼得几乎跟所有同龄的女孩子来往，却连问候我的心思都没了。但我无法忘记他。后来我上了犹太中等教育学校，我们班的许多男生都喜欢我——我只觉得很新鲜，有面子，但一点也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再后来，哈里很喜欢我，不过我说过，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爱上过谁。

有句谚语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生”，这差不多就是在说我。我以为我已经把彼得忘了，再也不喜欢他了。可关于他的记忆却如此顽强地藏在我的内心，以至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很妒忌其他的女孩，这也是我不再喜欢他的原因。今天上午我终于知道什么都没有改变，相反，

随着我的成长，我变得更成熟了，我的爱和我一起成熟。我现在非常明白彼得当初为什么会觉得我幼稚，不过他竟然把我忘得那么彻底，最终还是伤透了我的心。他的身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现在我才知道没有人能取代他在我心中的位置。这个梦让我不安。

今天早上当爸爸亲我的时候，我差点就喊出来了：“噢，真希望是彼得啊！”我一直都在思念他，整天都在自言自语：“噢，彼得，亲爱的，亲爱的彼得！”不过现在有谁可以帮助我呢？我一定要活下去，祈求上帝再给我与彼得相遇的机会，当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那份爱的时候会说：“噢，安妮，如果我知道的话，我肯定早就来找你了！”

我照着镜子，发现自己与以往不同了，眼睛是那么的清澈，深沉，面颊粉红粉红的——好几周都没有这样过了——我的脾气也好了许多。我看上去很幸福，神情里却藏着某种忧伤，笑容从我唇边匆匆溜走，正如它不经意的降临。

我不幸福是因为我知道彼得的心不属于我，但我仍然能真切地感觉到他那凝望我的眼神和贴在我脸上的温柔俊俏的脸庞。噢，彼得，彼得，我要怎么做才能不想你？任何占据着你的位置都是你的替身。我爱你，这爱是那么的真切，我的心再也无法承受，它仿佛就要一跃而出，一瞬间以最激烈的方式证明它曾经存在过。

一周之前，甚至就在昨天，若是有人问我：“你觉得你最想嫁给谁？”我只能回答：“我不清楚。”但现在我会大喊：“是彼得，因为我真诚地爱着他。我为他奉献了一切！”但是有一点，他只可以抚摸我的脸，不能有其他更进一步的动作了。有一次当我们谈到性的时候，爸爸对我说我现在可能还不是很明白那种欲望，但我很清楚我是明白的。

我现在完全懂了。对我来说没有人比他——我的彼得更可爱。

安妮

九十三、一九四四年 一月十二日 星 期三

亲爱的基蒂：

艾利回来已经两个礼拜了，梅艾普和亨克斯连续两天没有上班，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在拉肚子。

现在我很想跳舞，想跳芭蕾，恨不得每个晚上都能练习舞步。我把妈妈的一条淡蓝色的带花边的裙子改成了一条超现代的舞蹈裙。一根丝带从顶部穿下来，在中间打一个蝴蝶结，再用一根粉红色的灯芯绒收尾。我还想把我的那双体操鞋改制成芭蕾舞鞋，但没成功。我的僵硬的四肢又变得像从前那样灵活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就是坐在地板上，一只手握住一边的脚跟，然后将两条腿往上提。我还在下面铺个垫子，否则我的小屁股就要遭殃了。

所有的人都在看《阴天的早晨》这本书，好像一只饥饿的小羊闯进了芳草嫩绿的草地；钻进浩如烟海的书籍里，就如鱼儿进入了大海忘记时间的流逝。妈妈觉得它精彩是因为此书涉及到许多年轻人的问题。我却暗笑道，“您还是先关心关心自己家里的年轻人吧！”我觉得妈妈一定认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没办法变得再好，一定觉得没有人比她更关心自己的孩子的生活了。但事实上她只关心玛戈特，玛戈特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但我还是不想告诉妈妈，她的两个女儿的问题跟她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告诉她的话，她会很吃惊的，反正她不知该如何改变。我一点儿也不想给她带来麻烦，尤其是当我发现一切都会是老样子的时候。妈妈肯定认为玛戈特比我更爱她，但她以为这只不过是成长中的阶段问题而已！玛戈特已经长得这么美丽，看上去跟从前大不相同了，老实多了，而且也成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她再也不会把我当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了。

我有时会莫名其妙地通过别人的视角来审视自己。这样我就能轻易地看懂一个名叫“安妮”的人的事情，把自己当成完全的陌生人来观察。在我们来这儿之前，我还不像现在想这么多我经常会觉得自已跟妈妈、比穆和玛戈特一样，总觉得自己是外人。有时候我会假设自己是个孤儿，直到良心变得不安，告诉自己之所以这么可怜只能怪自己不好，我实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后来我开始强迫自己变得对家人友好一点。

每天早晨，只要有人从楼上下来我都会希望那是妈妈来了，希望她会过来向我问早安，我也会很热情地问候她，因为我非常希望她能关心我。要是她说了一些不是十分亲切的话，我就会无精打彩地去上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又会为她辩解，因为她很忙的。回到家里我又高兴起来，和她说话，直到自己不想说了，接着离开房间，把书包夹在胳膊底下。有时候我故意装着生气的样子，可一放学回家就想给妈妈说在学校的一切事情，我先前的决心很快就不见了，而妈妈哩，不管她当时在做什么事，总是会听我说那些事情。后来那样的时刻再次来临时，我不再认真听楼道里的脚步声，而夜里我总会伤心地流泪。

因为那时一切都变坏了。总之，你都知道的。

现在上帝给我派来了一个助手——彼得。“他们这帮人跟我没什么关系！彼得是我朋友，这一点没人能明白。”当这么想时我就能将那些指责忘记得一干二净。谁又会知道一个小姑娘的心里会有那么多的想法呢？

安妮

九十四、一九四四年 一月十五日 星 期六

亲爱的基蒂：

每次都详细地给你讲我们这些人的争吵和议论真是没什么意义。很想告诉你好多东西我们已经各用各的了，比如黄油和肉，我们也自己做土豆。正餐之后我们要吃一些粗面包来对付一下，因为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的肚子就会咕噜咕噜地响个不停，很想吃晚饭。

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科莱斯勒送给她一些白糖，这让达尔恩夫妇很妒忌，因为达尔恩太太过生日的时候没有享受同样的待遇。可是用这么多刻薄的话、眼泪和怨恨来招惹对方生气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基蒂，我们甚至比从前更不能容忍了！妈妈已经发话了——只不过目前还不能实现——那就是两周不要见到达尔恩一家人。

我反复地问自己，是不是无论跟谁一起生活，时间久了都会产生摩擦，还是只有我们这么倒霉而已？难道大部分人都这么自私和刻薄？我觉得多理解一下别人总是好的，不过现在我认为自己已经够理解别人的了。

战争仍然在继续，不管我们吵不吵架，还是希望获得自由和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们要努力使这儿的的日子过得有意义。我现在像是在讲大道理，我也同样相信只要我在这里待得太久，我肯定会变成一根干巴巴的老太太，但我是很想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妇人！

安妮

九十五、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人们总要努力掩饰他们真实的感受？为什么在别人面前我的表现总会与他们希望的不一样？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疑？我知道这是有原因的，想到不能与那些最亲近的人真诚相待，我真得很沮丧。

自从前几天晚上做了那个梦以后我就好像长大了许多。我已经越来越是“独立的人”。假如我告诉你我已经改变了对达尔恩一家的态度你肯定会很惊讶的。突然间我以一种与原来迥然不同的视角看待那些纠纷时，我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偏激和固执了。

我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确实，我也突然会想到如果妈妈忽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妈妈，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和以前不同。

虽然达尔恩太太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可爱的人，但我还是觉得至少有一半的争吵是可以避免的，特别是没有共同语言的时候。其实，妈妈也不是完全正确的。达尔恩太太也是有优点的，那就是你可以和她说话。虽然她尖酸刻薄，私下里爱耍些阴谋，但你很容易就能说服她，只要你不和她故意作对，不故意刺激她就行。这种办法并非总会产生效果，但只要你有耐心，你就可以再试试，看看能坚持多久。所有关于“教养”的问题，关于我们被宠坏了的问题，关于食物的问题，只要我们双方都足够真诚和友好，而不是互不相让，随时准备打击报复，事情肯定会大不相同的。我敢保证，基蒂，你会说：“怪了，安妮，这些话真是你说的吗？是那个已经听了很多楼上的人无礼言辞的安妮说的吗？是那个受了很多委屈的小姑娘安妮吗？”但这些话真是我说的。

我想从头开始，并要坚持不懈；而不像老话所说的，“年轻人总容易变坏”。

我把整件事情详细地考虑了一遍，发现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夸张了的。如果是我错了，我就会站在妈妈和爸爸一边；如果不是，我首先会努力改变他们的想法，如果这样还不行我依然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和决定。我会利用一切机会与达尔恩太太公开讨论我们以前争吵过的事情，再也不能害怕保持中立立场，即便因此而被人叫做“墙头草”我也在所不惜。这并不

是说我要跟家人作对，只是想从现在开始不再讲充满敌意的话了。

到现在为止我依然坚持着！我一直都觉得达尔恩夫妇有错误，但我们也有该受指责的时候。在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当然是对的，但从聪明的人身上我们总是能够学到更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会一些，以备将来随时利用。

安妮

九十六、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我遇到一件事情，可是，我又很难说它到底是件什么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真的疯狂。过去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一谈到性，大家就觉得神秘恶心。任何只要跟这方面沾点边的话都要小声地说，而且要是有人不明白，他准会惹人嘲笑。我总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们一讲起这些事情就一定要表现出那副神经兮兮和令人作呕的样子呢？”可是我知道我是没办法改变现状的，所以只好什么也不说，或者偶尔找女朋友询问一下。渐渐地我知道了许多，也跟爸爸妈妈说过很多，妈妈却这样对我说：“安妮，我来给你出个好主意，不要跟男孩子提这样的话，他们如果找你说你什么也不要同他们讲。”我至今还记着当时的回答：“当然不会了！那还用说！”而且我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刚刚到这里时，爸爸经常跟我说一些本该由妈妈来说的事情，其他的要么是看书学来的，要么是从别人谈话里知道的。

彼得·凡·达尔恩没有学校里的男孩子令人讨厌，但最开始也有过那么一两次令人厌烦，但他从没有主动引我讲话。达尔恩太太告诉我们她从没有跟彼得讲过这种事，据她所知她先生也没有。她根本不清楚彼得究竟了解多少。

昨天我在和彼得、玛戈特一块儿削土豆的时候，说着说着话题就转到了木菲身上。“我们还不知道木菲的性别呢，是吗？”我问。

“当然知道。”彼得回答，“它是雄的。”

我开始笑了：“雄猫也会怀孕，真是太神奇了吧！”

彼得和玛戈特因此哈哈大笑起来。你知道吧，两个月前彼得曾经宣布木菲很快就会拥有家庭，它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不过这种胖似乎是因为吃了很多偷来的骨头引起的，小猫咪在它肚子里不会长那么快的，更别说出世了！

彼得辩称道：“你们不信吗？”他说，“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我跟他玩的时候，很清楚地看到他是只雄猫。”

我没有抵挡自己的好奇，跟他去了仓库。不过木菲当时并没有计划迎接我们，跑得没有踪影。我们等了一会儿，觉得越来越冷了，就又上楼了。下午我听见彼得第二次下楼的声音。我壮着胆子独自穿过平静房子，来到仓库。木菲就站在包装台上和彼得玩着哩，彼得刚用天平称了它的体重。“你想看看他吗？”他直截了当地说，抓起那小家伙儿就把它翻过来，很熟练地绑住它的头和爪子，开始教学了。“这就是雄性生殖器，这边是几根杂毛，这边是他的屁股。”他又将猫朝另一边翻了个身，猫用它的小白爪子一骨碌爬了起来。

要是别的男孩给我看“雄性生殖器”，我一定不会再理他了。但是彼得继续一本正经地和我讨论着令人难堪的话题，没有任何异样的表现，最后还劝我也放松下来，不要太紧张了。我们一起和木菲玩，自娱自乐，一起聊天，然后悠闲地穿过大仓库，走向大门。“要是我想了解什么，我会去看书。你呢？”我问。“干吗费那个劲，问老爸就行了。这种事情我爸了解得比我多，经验也丰富。”这时我们已经上了楼梯，所以我必须赶紧停止再谈论这个话题。

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正如布莱德诺亚所说。

确实如此，跟女孩子我反而不会这么自然地说这种事。我也很确定当妈妈警告我不要跟男孩子说这种事情的时候，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了。当我回味我们的交谈，还是觉得很奇怪。但起码我比以前懂得多了，那就是跟同龄人——甚至跟异性在一起，完全可以很正常地讨论这个话题而不会不好意思。

我不清楚彼得到底有没有问过他父母那些东西。在他们面前他会跟昨天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一样镇定吗？

啊，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安妮

九十七、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近来我对家谱和皇族的血系表产生了兴趣，收获是，只要你开始了，你就想了解得更多，还会不住获得好玩的新发现。

虽然我很努力学习，目前听广播也完全可以听得懂“英国家政”了，可我还是花很多星期来整理和欣赏我珍藏的那些电影明星资料，已经有很大的规模了。我很感激科莱斯勒先生每周一就会给我们带来《戏剧与电影》。虽然这种小礼物一直被家庭中那些没眼光的家伙们称作是浪费钱，可每回只要我能准确地说出某部电影里谁演谁——尽管是一年前的了，总是叫他们目瞪口呆的。艾利在她节假日的时候往往会跟她的男友去看电影，她总会把每周的新电影名字说给我，而我就能一口气说出那些电影里参演的明星们的名字，和对这些电影的评论。就在不久前，妈妈就说我今后压根就用不着去电影院了，因为我把电影情节、影星的名字还有电影评论完整无缺地背下来了。

要是有一天我做了个新发型，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绝对不会称赞我，我也敢保证肯定会有人问我是和哪位美丽的明星学的。要是我回答说全部是自己做的，他们肯定会满腹疑虑。但要想保持那个新发型就很难了——事实上最多坚持不了半个小时，不久我就会由于讨厌人们的吵吵闹闹而很快躲进洗澡间，还原到正常的家庭——院子——厨房式发型。

安妮

九十八、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今天上午我问自己，你是否会觉得自己有偶尔很像一头母牛，总是要把那些以前的新闻看了又看，然后哈欠声不断，真的希望我有时也能发现点儿新玩意出来。

怎么说呢，我明白你有时候认为很无聊，但你也应该替我想想，每次那些老母牛又不得不被拉出水沟的时候，我有多烦躁。吃饭的时候要是她们聊的不是政治或美食，那妈妈或凡·达尔恩太太就绝对会想起她们年轻时的故事，都是些我们听过又听的，杜萨尔不满意他妻子富裕的收藏、好看的赛马、漏水的赛艇，还有什么四岁就会游泳的儿子们、肌肉方面的酸痛和神经病人。

一番吵闹过后，结果仍然是这个样子：要是我们八个人中有谁要说话，其他的七个人就明白他接下来要讲什么！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每个笑话的可笑之处，只有讲笑话的人自己为自己的玩笑而笑。两位前家庭主妇说得最多是各个不同的送奶工、售货员和屠夫，已经早在我们的脑海里落地生根了，他们不是非常夸张就是被随意诋毁。谈话中早都不再有什么新鲜或陌生的东西。

然而，最让人不能忍受的还是有库菲尔斯特、亨克斯或梅艾普在场的时候，这些大人们还是那样不停地讲他们无聊的故事，不过是加上花哨的架子和装饰罢了，有时候我只有在桌子底下掐胳膊才能不让自己纠正他们的错误。像我这样的小鬼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比大人知道得多呀，可他们确实是犯了很多错误啊，他们那些不现实的想像更是糟透了。我们很喜欢听库菲尔斯特和亨克斯说避难的人们和敌后行动。他们很了解我们的要求，知道凡是跟其他避难的人有关的事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每次这个时间，我们一直在内心深处和那些被抓走的同胞们共同受难，和那些被解放的人们共同庆贺。我们早都接受避难或者“敌后”这种说法了，就像曾经的日子里忍受爸爸在炉火前烘烤拖鞋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比如“自由尼德兰人”，他们会给敌后的同志帮忙制造假身份证，替他们提供资金，提供避难的地方，为避难中的年轻人工作，这些人所从事的事情是多么高尚

和伟大啊，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帮助和救助别人。帮助我们的这些人正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带着我们度过许多难关，我们希望他们还可以把我们安全地带到陆地。他们原本是没有必要遭受和逃亡的人们同样的命运。虽然他们为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就是没有听到他们说一声的“累”字，也一直没有听到他们对我们的唠叨。他们每天都会过来，和男士说说生意和政治，和女人说说食物和战争时期的难处，和小孩子说报纸和书籍。他们脸上永远是有乐观的笑容，轮到过生日或其他节假日他们都会带来鲜花和礼物，随时都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永远都不可以忘记的。有的人是在战争中或反对德国人的斗争中显现出英雄气概，可慈祥的救护者却以他们的乐观和仁慈表现出英雄气概。

到处都能听到恐怖的故事，它们大都不是没来由的。好比说，库菲尔斯特这周告诉我们，格尔德兰 24 的两只足球队举行比赛，一方都是“敌后”的成员，而另一方则都是警察。希尔韦瑟姆 25 给大家发了新的配给本。为了方便更多的避难的人们能拿到配给，他秘密地给这些地方的避难者发出去告示，让他们在指定的时间去领，他们必须从一个独立的小办事处那儿领到必需凭证。他们要非常谨慎，所有的失误都会带来德国人的穷追猛打。

安妮

九十九、一九四四年 二月三日 星期 四

亲爱的基蒂：

反攻的消息在荷兰四处传播。你如果也在这儿的话，你就会和我一样觉得该做好准备的，也许可能嘲弄我们的惊弓之鸟，谁都不敢保证，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一切报纸都在报道反攻的事，说什么“要是英国人进攻荷兰，德国人会不择手段保护这个国家，必要时他们可能利用洪水。”都快把人们弄混乱了。同时还公布了好多的地图，上面明明白白地标明了荷兰可能会被淹没的地区。因为这关系到阿姆斯特丹的大多地方，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是街上的水有1米深我们怎么活？答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既然不能走路，也不能骑车，我们只好在脏水里走了。”

“没必要啊，可以游泳啊。我们可以穿上泳衣，戴上泳帽，随意地在水底下游泳，这样谁都不知道我们是犹太人了。”

“噢，什么鬼话！我还真想看看女人游泳，老鼠必定会来啃她们的大腿！”（说话的应该是男性：是声音最大的那个！）

“我们如何也出不了这幢房子的，大水会冲垮仓库的，这里已然不安全了。”

“听着，同志们，别忙着说笑，我们得搞条船。”

“干嘛那么费力？我有好办法。我们每人从阁楼里拿一只木包装箱，能用汤勺当桨来划！”

“要不踩高跷吧——我以前可会踩了！”

“亨克斯·凡·瑟腾肯定用不着，他绝对会背起他老婆的，然后让他老婆踩着高跷。”

你现在知道了吧，基蒂？这些话很有意思，但现实根本不会是这样的。

关于可能会到来的反攻的第二个问题是：要是德国人疏散阿姆斯特丹的居民，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也走呗，不过要装扮一下。”

“不能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走！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继续呆在这儿！德国人是完全有办法把所有的人都赶到德国去的，到了那儿就死定了。”

“我们肯定应该待在这儿，这儿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会费尽心思把库菲尔斯特一家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还得设法弄一麻袋细刨木花，能够让我们安心地睡在地上了。我们目前就让梅艾普和库菲尔斯特往这儿搬东西吧。”

“除了剩下的 60 磅外还要买一些玉米。我们还可让亨克斯再去买一点豌豆和大豆；眼下房子里大概有 60 磅大豆和 10 磅豌豆。再加上 50 听蔬菜。”

“妈妈，我们还有多少其余能吃的东西？”

“鱼 10 听，牛奶 40 听，奶粉 10 公斤，色拉油 3 瓶，黄油 4 坛子，肉 4 坛子，带柳条盖的草莓 2 瓶，果汁两瓶，西红柿 20 瓶，燕麦 10 磅，大米 8 磅，大约就这些了。”

“我们的储备还蛮充足的，但你们要想到我们也会招待客人呢，每周都要从储备里拿出一些东西，这么说起来就需要更多的食物。房子里有足够的供暖材料，还有蜡烛。我们赶紧再做一些小钱袋子，能容易地藏衣服里面，打算在需要随身带钱的时候用。”

“我们应该把能带走的重要的东西整理出来，只要需要逃走的时候，就能马上把帆布包收拾好。情况真的紧急的话，我们还能让两个人打探消息，一个在前门，一个在后面的阁楼上。然而，如果我们连水、煤气和电都没有，储备这么多食物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们用炉子煮啊。水可以过滤后再煮。我们也能把用过的干净的柳条罐盛水。”

一整天我只听到这些琐事，除了反攻外，就是不停的争吵，什么饥荒呀，死人啦，炸弹啦，消防队员、睡袋、犹太人救济券、毒气呀……全部都不是好事。“密室”里的先生们于是马上提出忠告，下面就是他们与亨克斯之间的对话：

“密室”：“我们忧虑的是，要是德国人撤走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居民都疏散的。”

亨克斯：“那不可能，他们没有这么多的火车。”

“密室”：“火车？你绝对他们会用豪华车厢来载我们这些人吗？做梦。他们有很多的‘两脚马’ 26 哩。”

亨克斯：“我不相信，你们太悲观了吧！他们为何要带上所有的人呢？”

“密室”：“你忘了戈培尔的话了，‘要是我们撤退，就会关上我们统治之下的国家的大门’？”

亨克斯：“他们总是说这样的大话。”

“密室”：“你觉得德国人做不到，还是他们突然变善良的？他们的观点是：‘要是我们沉下去了，就要让被我们控制的每一个人为我们陪葬。’”

亨克斯：“这话还是去跟海军说吧，鬼才相信哩！”

“密室”：“可事情始终就是这样的，只有等到撞上大难才会知道。”

亨克斯：“可你们还不能断定啊，不过是在猜测而已。”

“密室”：“我们亲身经历这种事，一开始是在德国，接着在这里。俄国那边怎么样呢？”

亨克斯：“你不能把犹太人也算进去。我看无人知道俄国那边情况。英国人和俄国人一定都是为了宣传才大作流传的，和德国人一样。”

“密室”：“不是吧，英国人的广播上一直都是说实话的。虽然他们的报道有点夸大，但事实上真的很恶劣啊，因为你得承认波兰和俄国有数以万计的平民都被杀死或毒死了。”

就不和你说其他谈话内容了吧。我始终沉默着，也不在乎那些孰真孰假的通知。我目前已经快到无所谓的地步了。地球没了我照样转。要发生的总会发生的，想挡都挡不住的。我想要交上好运，除了工作什么都不用做，希望一切都可以完美谢幕。

安妮

一百、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二日 星期 六

亲爱的基蒂：

明媚的阳光，湛蓝的天空，加上凉爽的微风，我很希望，甚至于渴望，渴望得到所有。

我想说话，我渴望自由，渴望交朋友，想一个人安静地待着，我又有有点想……哭！我认为自己就要崩溃了，我明白哭出来会好受一些的，但我不能。我很不安，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透过密封的窗户呼吸，感觉着自己的心跳，它仿佛在说：“你怎么就不能实现我的渴望呢？”我认为那是我心灵的春天，好像是春天正在苏醒，我从肉体到灵魂都感受到它的存在。要想行动正常一点真难做，我觉得很困惑，不知道该看什么，写什么，做什么，我只清楚我只能渴望……

安妮

一百〇一、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周六过后我又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是这样的，我渴望——现在一直在渴望——可是……最近发生了一系列事，把这种渴望变小了一点，不过只是小了一点儿。

我很高兴——我会完完全全地告诉你——周末上午我觉得彼得一直都在盯着我看。不是以前那样的，我不知道出什么事了。我长时间以来一直感觉彼得喜欢的是玛戈特，但昨天我才察觉不是这样的。

我使出所有本领才让自己不去看他，因为每会我一看他，他才会把视线从我这儿转走，不再盯着我看了，不错，这让我的心里感觉美极了了，但我可是一直是这样的呀。

我很想一个人静静。爸爸已经发觉到我有点儿不对劲了，但我总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他吧。“让我安静一会儿吧，让我一个人待着。”这就是我总想大声说出来的话。但谁都不知道我能独处的那一天会不会到来！

安妮

一百〇二、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周日晚上，大多都坐在收音机旁边，想收听“不朽的德国大师音乐会”。杜萨尔不停地摆弄着频钮，最后，彼得生气了，其他人也是。大概等了 30 分钟之后，彼得大声地要求他终止扭来扭去的动作。杜萨尔以他常有的傲慢态度说到：“我是在把台调准一些。”彼得发飙了，态度很差，而凡·达尔恩先生支持他，杜萨尔只好让步。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事情本来不是很重要，可彼得却很记仇。所以当我在阁楼的书柜里翻来覆去地翻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开始给我说事情的整个过程。我一句话都没说，但彼得好像是找到了最忠实的耳朵似的，没完没了地说了起来。

“真的，你看。”他说，“我一直不会轻易说些什么的，因为我早清楚会卡壳的。我刚打算说话就结巴、脸红，不停地想把话说明白，只是我没找到合适的词儿，所以没说。昨天就这么回事儿，我原本想说的是另外的意思，可一开口就完了，完全乱了套。

我以从前有个坏习惯，真想现在还有哩。如果我生了谁的气，我不会和他吵的，我会挥起拳头狠狠揍他。我也知道这法子是没有用的，所以我才钦佩你呀。你说话就没结巴过，不管和谁讲话，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根本不怕出丑。”“和你说吧，你犯了个严重的错误。我说的话总和心里想说的不一样，然后我就会说很多，说很长时间，这不是一样糟糕吗？”

说完这最后一句话我情不自禁地想笑。为了让他接着说，我只有心里笑，顺势坐到地上的一块垫子上，抱住膝盖认认真真地看着他。我真的很开心这幢房子里居然还有一个和我一样会生这么大气的人。我知道，要是能够让彼得把杜萨尔撕得粉碎，他才会平怒哩，这一点儿也不夸张。我嘛，很满足的，因为我察觉到了一种真挚的友谊，让我想起曾经和女友们在一起的感觉。

安妮

一百〇三、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今天玛戈特过生日，彼得十二点半跑过来看礼物，然后一直待在这儿，他呆了很长时间都没走——要是以前，他都不会待这么久。

下午我去拿些咖啡，接着又拿了些土豆，因为我想就在这一天来逗逗玛戈特。我路过彼得的房间时，他立刻就把楼梯上的所有的纸片都收拾了一下，接着我问他能不能把去阁楼的地板门关上。“可以，”他回答，“出来的时候敲一下，我来给你开门。”我谢了他，然后就在楼上的那个阁楼里摸了可能 10 分钟时间，才找出了很小的土豆。我的背忽然疼起来了，还感冒了。我没去敲门，而是自己打开了地板门，但他还是非常有诚意地跑过来帮我，还帮我拿了手中的平底锅。

“我找了很久，这些是我唯独可以找到的。”我说。

“翻过大桶了吗？”

“是的，我哪都翻了。”

不觉间，我已经到了楼梯底下，他在仔细地端详着拿在他手里的那个平底锅。“噢，这些可都是很好的，”当他把锅还给我时候又说了句：“恭喜你呀！”同时他很温柔地看了我一眼，立刻激起我心里的柔情。我能看出他真的想让我开心，可他又不会说太多的夸奖人的话，就只能用他的眉目传情了。我明白他，噢，太明白了，心里也非常感激。就算现在，当我想起那些话和他看我的那种眼神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开心。下楼以后，妈妈让我再去拿一些土豆，用来做晚饭的。我很乐意，所以又上了楼。

我一走进彼得的房间，我就向他道歉，又一次地打扰他。等我爬上了楼梯，他才站起来，出来站在门和墙中间，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想强行把我拦住。“我去吧。”他说。我说：“真的不用，这回能随便地拿小土豆了。”他这才放开我的胳膊让我走。下来的时候他帮我打开地板门，又帮我拿了平底锅。等走到了门边上，我问：“你在干些什么？”“学法语。”他回答。我便问他能不能让我看看他做的练习，接着我洗了一下手，然后坐到他对面的沙发椅上。在

和他说了一些法语后，我们立刻就说起话来了。他告诉我以后他想到荷兰的东印度群岛去，过庄园的生活。他说了自己家庭生活，说了黑市，接着又说自己严重缺少自信。我真诚地跟他说，他真的很自卑。他说到了犹太人。他觉得如果自己是个基督徒的话，心里会好受一点，希望战后能够成为基督徒。我问他要不要接受洗礼，可那是毫无意义的。战争结束后，谁还会管他是否是个基督徒呢，他说。

这让我心里很不舒坦。很可惜他身上仿佛一直有那么一点不老实。其他的事，我们谈得很开心，谈了爸爸，谈了怎么分析人的性格，还有许多其他的事，他现在什么也记不清了。

我走的时候已经 4:30 了。

晚上他又说了些别的，我认为挺好的。我们说到了一张我从前送给他的电影明星照，在他房子里都已经挂了一年半。他很喜欢。我说今后还给他几张。“没必要了。”他回答，“我就喜欢眼下这个样子。我天天都会看这些东西，它们都已经是我的朋友了。”目前我总算理解他怎么会那么想抱着木非了。一点儿没错，他渴望某种亲密的感情。他还跟我说了好多的东西，不过我记不清了。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只是有时候会忧虑自己的不足。但我现在学会改了。”

彼得的自卑心态真的非常的令人担忧。好比说，他总认为自己很笨，而我们都比他聪明。如果我可以帮他学法语，他也许会满怀感激的。总有一天我会对他说“噢，不要说了，你的英语和地理都比我好多了！”

安妮

一百〇四、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现在我一上楼就想看见“他”。我的生活目前有了目标，心里有了渴望的东西，所有的都变得这么的美好。因为我喜爱的人总在这儿，我也不用担心情敌，但玛戈特例外。

别认为我谈恋爱了，实际上我没有，但我真的有这样的感受，某种美妙的东西在我们中间慢慢地滋长，某种能提升信心和感情的东西。但凡一有机会，我就会马上上去看他。他现在也知道怎么开始谈话了。如今不一样了，我半个身子都走出了房门，他还想和我说话。

妈妈不是很喜欢，总说人家不喜欢我，我不应该去打扰人家。说真的，难道她不清楚我是明白分寸的吗？每次我到彼得的小房间，妈妈就会用非寻常的眼光看着我。如果我从他那儿下楼，她也肯定会问我去哪儿。真是受不了她，这太烦了。

安妮

一百〇五、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又是一个星期六。安静的清晨，我在楼上帮他干活儿，只和他有的没的地说了几句话。2:30 的时候，大家都统统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有人睡觉，有人看书。我去了私人办公室，顺手携带了毯子和其他东西，坐在桌子边上读书写字。过了没多久，我就觉得困了，我的头搁到自己的胳膊上，心里的烦恼持续的加深。难过的我禁不住地流下了眼泪，我感到好难过。噢，如果他能来安慰我就好了。

我再一次上楼的时候都 4:00 了。我拿了些土豆，等着彼得的出现，然而就在我还在洗澡间里弄自己头发的时候，他却去了仓库，去和木非玩。忽然间，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我马上跑进卫生间，立刻拿起了一面小镜子。接着我就待在那里，穿得很有面子的，我红色的围裙上留下了泪水深色的印子，我感觉自己很可怜。这是我内心的真正的感受。

噢，我再也不能这样去接触彼得了。或者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不需要我无价值的付出。可能他只是以正常的心态来对待我的。我应该自立，不能依靠朋友，不能想着彼得。可能我马上就会再次失去希望，失去安慰，失去一切能够寄托心灵的东西。噢，我真但愿能把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不再那么孤独和失望！无人知晓，可能他一点儿都不关心我，可能他也这样对其他的女孩。可能只是我单方面觉得他对我非常好呢？噢，彼得，但愿你能看见或听见我的心声。要是彼得真不喜欢我，我真得受不了呢。

可是只一小会儿时间，希望和期盼又重新回来了，尽管我脸上还流淌着眼泪。

安妮

一百〇六、一九四四年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外面的天气很好，从昨天开始我的心情就很好。差不多每天上午我都会跑到阁楼上，让彼得排解我胸中的不快。

从我最爱的角度看天空，和没有毛的板栗树，看着枝丫上的小雨滴闪耀着银子般的光辉，海鸥和其他的鸟儿逆着风飞翔。

他站立着，头靠着一根很粗大的房梁，而我就躺在地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着外面的景色，互相心有灵犀地想安静的美丽不被任何言语打破。我们一直这样，待了好久好久，在他要到楼顶上去砍木头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是个优秀的人。他爬上梯子，我跟在他后头。他砍了大约 15 分钟的木头，在此段时间我们还是保持着缄默。我从立脚地方看着他，他明显正聚精会神地表现着他的力量。

我看了看窗外，视线穿过广阔的阿姆斯特丹，穿过所有的房顶，一直到远方的地平线，与不能分割的淡蓝色融为一体。“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心里想，“只要我还活着，就能够看到它们，看到这阳光，这万里无云的天空，只要它们还存在，我的幸福就不会消失。”

对于那些胆小、孤寂和遭受苦难的人来说，外出走走就是最好的良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和天空，和大自然，和上帝交流的地方。由于只有在那些地方，在美丽而真实的大自然中，一个人才能感受到一切的本源，才发现上帝原意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幸福。只要所有的都还在——它们想当然的会在的，那我就能够坚信，不管身处怎样的逆境，每一个伤心的心灵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堂。我相信大自然会给所有的人灵魂带来安慰。

噢，谁清楚呢，可能不用很长时间我就能够和一个和我有相同感觉的人共享这无限的喜悦。

安妮

一段感受：

我们错过了很多，也等候了很久。

我说的是抽象的东西，因此我们不需要太在意那些。我看重的是内在的东西。你一样，我追求自由和新鲜的空气，我知道，上帝在关上所有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我是在今天上午坐在窗户前突然把这一切想透彻的。我说的是内在的弥补。

在我向外面看去，直至深入大自然和上帝的内心深处，我就能感到幸福，异常的幸福。彼得啊，只要我能拥有这样的幸福，只要我能拥有对大自然赐予的快乐、健康和其余一切的感悟，一个人就能够再次感受到幸福的感觉。再多的财富都会不见，但你心灵深处的幸福只会短暂的消失，只要你活着，它就一定会回到你内心深处。只要你勇敢地仰望天空，只要你知道你内心的清纯，那你就绝对可以得到幸福。

一百〇七、一九四四年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从早上到晚上，除了想彼得，我没做任何其他事。

睡觉时，我的满脑子里都是他的样子，梦里见到的还是他，醒来的时候，还是感觉他就在面前。我有强烈的感觉到，彼得和我一定不是我们外表上表现的那么不一样，我跟你说说缘由吧。我们都少一个妈妈。他的妈妈很粗俗，总是为鸡毛蒜皮的事争吵，很少关心他在想什么；而我的妈妈却太喜欢为我操心，只是不太仔细，没有真正的母亲的感觉。

彼得和我一样为难，我们都信心不足，都不能接受粗鲁的对待。每次发生那样的事情，我就不理会它，但实际上我还不能豁达的，我总会藏起自己的真情实感，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成心到处惹麻烦，让大家都想要我立刻走开。而他正好相反，直接把自己关起来，很少说话，很安静的，做白日梦，这样就能够把真实的自己关起来。可我们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又以什么方法去了解彼此？我不知道理智到底还能限制这种渴望多久。

安妮

一百〇八、一九四四年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我要疯了——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我总能感觉到他，却够不着他，还不可以表现出来这种想法，明明失望极了，却还要装出开心的样子。

彼得·威瑟尔和彼得·凡·达尔恩已经变成了一个彼得，都是我的喜欢的人，是我很想接近的人。

妈妈真烦人，爸爸甜言蜜语，加起来就更让人烦了。玛戈特最讨人嫌，因为她老想我保持笑容：而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

彼得没有到阁楼里来找我。他上了顶楼，正在做着木工活。我的胆子随着每次微小咯吱声或撞击声逐渐地破碎，情绪也更加消沉。远处传来钟声：“让头脑保持清醒，让心灵充满阳光。”我有着难以言喻的伤感，我明白；我愚昧又没前途，这我也了解。噢，救救我吧！

安妮

一百〇九、一九四四年 三月一日 星 期三

亲爱的基蒂：

我烦躁的心暂时因一件意外的事挪开了视线——又是一次夜盗。我现在很厌恶那些小偷，但我又拿他们没办法，他们好像盯上了科伦公司，总喜欢到这儿来偷东西。这次的偷盗比去年7月的那一次麻烦多了。

当凡·达尔恩先生和以往一样，7：30 去卡莱勒办公室的时候，他看见传达室的玻璃门和办公室的门都是开着的。他很吃惊，就走了过去，看见那间昏暗的小房子的门也是开着的，这让他更加警惕，大办公室里一片混乱。“有小偷。”他立刻断定下来，为了证明，他干脆跑到楼下察看前门，摸了摸那把耶鲁牌大锁，察觉它完好如初。“噢，应该是今晚彼得和艾利都粗心大意了。”他推测道。他在科莱斯特的房间里看了一阵子，然后关掉灯，上了楼，没太看重那些敞开着的大门和混乱的办公室。

今天一大早，彼得过来敲我们的门，带来的是糟糕的消息。他说大门被人打开了，橱柜里的放映机和科莱斯特的新文件夹统统不见了。我们让彼得先把它们关上了。

凡·达尔恩跟我们仔细说了那天晚上他的发现，我们吓坏了。可能小偷有一把万能钥匙，要不然就不能解释怎么锁会完好无缺。他很顺利地闯进房子，关上身后的门，在凡·达尔恩先生发现的时候躲藏了起来，接着带着赃物逍遥法外了，所以忘记把门关上。还有谁会有我们的钥匙呢？小偷怎么不去仓库？会不会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仓库管理员呢？他是否会出卖我们？因为他肯定听见凡·达尔恩的声音，说不定还看见他了呢？

这件事听起来真让人吓死了，因为我们根本不清楚这位“夜游神”会不会再一次来偷我们的东西。可能房子里居然还有人走动的事，把他吓坏了！

安妮

一百一十、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日 星 期四

亲爱的基蒂：

今天玛戈特和我都上了阁楼，尽管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分享其中的快乐，但我清楚绝大部分的时候她是明白我的。

洗碗的时候艾利告诉妈妈和凡·达尔恩太太，说她感觉很消沉。你猜她们如何帮她？你知道妈妈出了个什么主意吗？她当然应该考虑那些所有处于逆境中的人们！但她真的很难受了，如何还要再让她接着悲惨？我说了我的看法，结果被告知：“这样的谈话你是不明白的。”

大人们是疯了还是怎么的了？就仿佛彼得、玛戈特、艾利和我对现实的感觉会迥然不同似的，好像只有妈妈的关心或者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的关心才能帮助我们。这些为人母的一点儿也不理解我们。在这点上连凡·达尔恩太太也许都比妈妈强一点。噢，我特别想给可怜的艾利说，我能够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帮她。但爸爸的介入让我失去了机会。

他们统统是傻瓜！我们压根就不允许别人评论。人们可以不让你说话，但压根不可能阻止你拥有自己的想法。就算大家还很单纯，也不能阻止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的。

只有无私的爱和奉献精神才能帮助到艾利、玛戈特、彼得和我，问题是没有人有。这里没有人能理解我们，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万事通”，由于我们比他们不细致的空想要灵活得多，我们的思维也很活跃。现在妈妈又在埋怨着，因为最近我跟凡·达尔恩太太说了太多的话，她吃醋了。

今天下午我总算用计找到了彼得，我们说了最少 45 分钟。彼得对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不是很清楚；总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引他把话说出来。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总是为了政治、香烟和其他各种事情吵闹。他很苦恼。接着我跟他说了我的父母。他很敬重我的爸爸，他认为他是个“很棒的伙伴”。然后我们又谈到“楼上”和“楼下”。当他知道我们有时候不喜欢他的父母时，他很是惊讶。“彼得。”我说，“你明白我一直是很坦诚的，因此就跟你说了我们察觉到的他们的不足。”谈到其他事情时，我还说：“我很乐意帮助你，彼得，你想接受吗？你的处境这么为难，虽然你没说什么，但我清楚你是很在意的。”

“噢，我当然乐意接受你的帮助。”

“你还是去找找我爸爸，他做事是很有分寸的，相信我，跟他说起来会相当惬意。”

“没错，他真够朋友。”

“你很喜爱他，是吗？”彼得点了点头，我又说，“他也看重你呀！”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脸红了，觉得这句话让他高兴真好。

“真的吗？”他问。

“不错，”我说，“你真的能随时地随便说点小事情。”

彼得和爸爸同样也是个一流的伙计！

安妮

一百一十一、一九四四年 三月三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望着今晚的蜡烛，心里一片宁静和开心。好像祖母就在蜡烛里，在那里保护着我，总会让我永远地感到快乐。可是……还有一个人在影响着我的心情，那就是……彼得。

今天我上去拿土豆的时候，他站在梯子上拿着锅，他问：“午饭后你一直很忙吗？”我走过去坐在台阶上开始说话。一直到 5：15，停在地上安静的听我们说话的土豆总算到达它们的目的地。

彼得没有再说过一句有关他父母的，我们说了书，聊了过去。他的眼睛里满含着温柔，我感觉自己就要爱上他了。今天晚上他说到了这点。我削完土豆走进他的房间，和他说我好热。

“可以按照玛戈特和我来计算温度：要是我们脸色惨白表明很冷，要是脸上红扑扑的就很热。”我说。

“恋爱了？”他问。

“我为什么要恋爱？”我的回答真够笨的。

“为何不呢？”他说。接着我们就一起去吃饭。

他那么问会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我今天总算问了他有没有认为跟我聊天很苦恼，他只说了声：“还行，我挺喜欢的！”这样的回答到底是否出于害羞，我真的不敢肯定。

基蒂，我现在就像是在谈恋爱，只会想自己意中人。而彼得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喜爱的人。我能时时刻刻这么跟他说话吗？当然不喽，仅仅在他也觉得我值得爱的时候。可我的控制能力很强，这一点他很明白。而他又不怎么开口说话，因此我没办法知道他到底有多喜欢我。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彼此了解了许多。真想我们都敢告诉对方更多的事情。谁知道呢，这一刻可能比我想像的来得早！一天中我大概可以两次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明显的暗示，我回应给他的是一样的表情，我们都很开心。说他很开心，我也许是疯了，但我敢肯定他和我是一样

的感受。

安妮

一百一十二、一九四四年 三月四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这是长时间以来第一个不无聊和冷漠的周六。而彼得就是缘由。

早上我上阁楼去晾围裙，爸爸问我能不能留下来练练法语。我应允了。我们先练习了一下法语；接着我们又说了一些英语。爸爸为我们朗诵了狄更斯的段落，我就像是进入了天堂，因为我就坐在爸爸的椅子上，挨着彼得。

我 11：00 下了楼。就在我 11：30 回来的时候，彼得已经在楼梯旁等着我了。我们一直说到 12：45。只要一有时间，好比说吃完了饭之后，在我走出房间时，在没有别人的时候，他就会说：“一会见，安妮。”噢，我太开心了！我不能肯定他究竟有没有爱上我？不论怎么说他都是一个很出色的男孩儿，又有谁会清楚我和他的谈话会多么愉快啊！每逢我去找他的时候，凡·达尔恩太太就很高兴的，可今天她却开玩笑地问：“真不清楚你们俩待在上头做什么？”“聊天啊！”我回答到，“您如此不相信我们？”随时我都渴望见到彼得。

安妮

一百一十三、一九四四年 三月六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我可以从彼得的脸上看出他一样有疑虑。

昨晚当凡·达尔恩太太用讥讽的口气说“看这忧愁样儿”的时候，我几乎发火了。彼得脸变得通红通红，紧张得结结巴巴的。这些人就不能少说几句吗？

你都不知道只能旁观他不知所措的样子让我多痛苦，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了。我完全可以想像到，要是我处于他的境况下，无论是吵架还是安静的时候，都会觉得那么无助。可怜的彼得，他太需要我了！当他说他根本就不在乎朋友的时候，那些话听上去令人反感。噢，他根本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我完全不相信他真的不需要朋友。

他紧紧地抱着他的寂寞，抱着他佯装出来的冷漠和大人样儿，一切都是假的，根本就不是他内心真正的渴望。可怜的彼得，他还要这样把自己隐藏多久？这样自律的结果不是更加激烈的发泄吗？

噢，彼得，我真想帮你，但愿你可以接受我的帮助！让我们一起远离寂寞的烦恼，还有关于我自己的！

我想得多，说得少。只要我能看到他，只要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高兴愉悦快乐，我就感觉幸福。昨天我很兴奋。

那时我在洗头，我肯定他就坐在我们邻近的屋子里。我当时什么都不能做，我越是镇静，越是当真，表现出来的就越兴奋。

谁会第一个知道并打破这沉静的局面的呢？我很快开心，因为凡·达尔恩夫妇有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假如不是恰巧遇到了一个男生的话，我的感情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多苦难、这么美好、这么甜蜜呢！

安妮

一百一十四、一九四四年 三月七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如果以后的某一天我回忆起 1942 年自己的生活，一切都将变得模糊不清。那时的我是一个那多么无忧无虑的安妮，整天沉浸在天堂般的快乐中，而如今的安妮已经在这些高墙里变得理智而且成熟了。

是的，我曾经拥有过天堂般的生活。到处都有男孩子讨好我，有二十多个同龄的朋友和熟人，在每位老师眼里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整天被妈妈和爸爸呵护着，有许多糖果，许多零花钱，几乎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你一定很惊讶，我为什么会讨那么多人喜欢。彼得说的“魅力”并不全是。所有的老师都会因为我聪回答问题的准确、幽默的语言、天真的笑容和求知的神情而倍感欣慰。这就是那时的我，很会为人处事，哄人开心。这些足以让我成为大家的开心果。我勤快、诚恳、坦诚。我从没有想过要利用别人。我大方地和伙伴们分享我的糖果，从不自吹自擂。受这么多的宠爱，难道我能变得不特别优秀吗？我整天沉浸在幸福中间，就在幸福的顶端，那感觉真是美妙，可现在我只能面对现实，我花了至少一年的时间才让自己渐渐地接受了如今的现实，不再会享有那种集众人宠爱于一身的幸福。

以前我在学校里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一个老会想出独一无二的笑话和捉弄人的办法的人，是班里的“山寨大王”（一种儿童游戏），我从来没生过气，也绝不会轻易哭泣。而且大家都愿意和我一块骑车，那多美好啊。可现在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安妮是一个虽然快乐但很无知的女孩，和现在的我压根儿不是一个人。彼得说得很对的：“以前看见你的时候，你一定被许多男孩子围着，而且身后总有一大群女孩跟着。你一直在笑，一直是大家的关注对象！”

那个姑娘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呢？噢，不用担心，我依然记得如何开怀地笑，也还记得如何巧妙地回答问题。我还像往常一样很会批评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我还知道奉承别人，但只有在我愿意的前提下。我真希望再过一次那样的生活，即便只有一个晚上，只有几天，最好有一个星期——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可如果那个星期结束了，我也就彻底没希望了，然后还得面带惧色地聆听别人的训斥。我不想要粉丝，我要的是朋友，不是因为喜欢我的笑容而爱上我的粉丝们，而是因为我的行为和我的个性而喜欢跟我在一起的人。我明白自己目前的处境，我的圈子越来越小。无所谓了，因为我坚信一个人只要可以拥有一两个真正的朋友就知足了。

虽然以前拥有这么多，可 1942 年的我并不是绝对的快乐的，那时候也经常感到很孤单，只不过因为整天不断地活动，自娱自乐，根本没时间在意这些。不经意间，我总想着各种办法，用各种幽默故事驱赶我心里的寂寞。想起以往的生活，我明白，我生命中的一个时期已经永远结束了。开心的学生时代走了，以后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我甚至都不再盼望会有那样的日子了。我并不是一向就嘻嘻哈哈的，我内心还保留了严肃的一面。

我仿佛在用一个放大镜放大自己的过去。在家时的幸福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自 1942 年一直待在这里，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每天都在不断的争吵。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一切，我只是害怕了，唯一能保持自己尊严的办法就是叛逆。

1943 年上半年：我总想哭，我感到孤独，我渐渐地发现自己有很多的缺点和不足，而且是那么的明显，在那个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白天我信口开河，满嘴胡言，总想把比穆拴在身边，可是做不到。我只能一个人承担改变自己的任务，忍受别人隔三差四的责难，那些责难让我曾经那么压抑，多么让人垂头丧气。到了下半年事情发生了些变化，我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少女，别人也渐渐把我当一个成人来看待。我开始思考，开始写日记，并终于认识到别人再也无法把我当一个皮球来玩了。我想做自己心目中的自己。还有一件更让我震惊的事，就是我终于认识到即便是爸爸也不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从今以后我只能学会独立。

1944 年伊始，又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我做了个梦……就是这个梦，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多么渴望以为便宜，不是女友，而是男朋友。我还发现了我内心向往的快乐和解决无知与伤感的办法。我总会在合适的时候安静下来，认真想想自己渴望着的所有美好的东西。

晚上我躺在床上入睡的时候，我会用这样的话来结束自己的祷告：“谢谢你，上帝，为了所有的美好、亲切和美丽。”我心里充满感激。接着我就会想到很多我尚未发现的“美好”，想到自己依旧健康，想到亲爱的彼得——即使我们的感情还只是在朦胧状态，我们谁也不敢去提及，但我相信它总有一天会来临。想到了这世上到处都是爱、美好的未来以及幸福美满；想到这个世界——大自然，似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如此美好。这样，我就不会再去想痛苦的事情，只想我能够想到的还存在的美。这也是妈妈和我迥然不同的一点。当一个人很悲伤的时候，她总是说：“想想所有的不幸吧，要感谢老天没让它降临在我们身上！”而我则建议

大家：“出去吧，到大自然中去，体验自然和阳光，去重新描绘自己心中的和上帝幸福。想想还存留在你心中和你周围的一切美，你就会愉快的！”

我真的不明白，妈妈的话有什么作用，因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假如你自己正遭受着不幸，那你又该做如何感想呢？你只能绝望。事实上，我总觉得仍然会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在大自然里，在阳光中，在自由中，在自己的心灵里。这些都才会真正有用。看看这一切吧，你就可以又一次找回你自己和上帝，因而你就能找回你已经丢失的平衡。无论是谁，只要他自己幸福，也可以让别人感到幸福。拥有勇气和坚定的信仰的人是绝不会被不幸击败的！

安妮

一百一十五、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二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我最近似乎一直静不下心来，我反复地上楼、下楼，我非常想和彼得说话，可又很担心这样会让他厌烦。他跟我讲了些他以前的事情，大部分是关于他父母和他自己的。

可这些对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会对那么多事感兴趣。他以前觉得我很烦人；我说他亦如此。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很多，他呢？我想也应该变了吧。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尽管这样对我来说这会让这里的生活不再辛苦。可是，我的这些行为让自己心慌意乱，我非常里哦阿杰他了，而且我也不能因为自己受到的委屈，就总惹你不开心，基蒂。

周日下午我很烦躁，因为听到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幸的消息，所以我只好躺在沙发椅上睡了一觉，只能靠睡眠来停止思考。我一直睡到 4：00，然后进了客厅。我发现回答妈妈的那些问题真的不容易，也很难用明显不切实际的理由来欺骗爸爸，我没办法解释自己为什么睡了那么久。最后我只好说是“头疼”，这也真的是实话，因为我真的很烦！

平凡的人，平凡的像我这样十几岁的女孩，一定会认为我这么多愁善感肯定是疯了。可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向你诉说了所有的烦恼。一天中其他的时刻我只能要么魂不守舍的，要么假装高兴和幸福，只是为了减少那些烦人的问题，只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令人厌烦而已。

玛戈特非常乖巧，我希望可以信任她，但我还是不会告诉她我的一切。她很可爱、善良，又非常漂亮，她只是没有那种进行深层次的交谈所必备的冷静。她很关心我，真的是很关心了，所以她总会对她这个怪异的小妹妹打量上半天，要么疑惑地看着我，仔细研究我说出的每一句话，会不断地想：“这只是她无意的玩笑还是她真实的想法呢？”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我们整天待在一起的缘故，只要我足够相信一个人，我就不会让他成天陪着我。

我很想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我才能打开我心里的死结，才能真正恢复内心的平静呢？

安妮

一百一十六、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四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跟你讲了这些，你可能会笑话我的——可是我一点也笑不出来——先听听我们今天要吃的东西吧。

楼下的那个勤杂员工正在打扫，而我当时就坐在凡·达尔恩的桌子边上。我用一块很香的手帕（是我们来这儿之前买的）捂住自己的嘴和鼻子。你一定不知道我究竟想说什么，那就让我们“回到过去”吧。帮我们弄食品券的人已经被抓走了，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五张配给卡，没有更多的食品券了，当然也没有油了。

梅艾普和库菲尔斯特又都病了，艾利也没有时间去买些必备的东西，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食物似乎也变得乏味了。明天我们就连一小块儿脂肪、黄油或人造奶油也没有了。我们以后的早饭再也吃不到煎土豆了，只能用麦片粥来代替。凡·达尔恩太太为了防止饿死在这儿，所以“偷偷地”买了些全脂奶粉。我们今天的晚饭是大杂烩，是用已经在桶里腌好的蔬菜做的。所以我才拿出手帕以防有什么不测啊！想想看啊，腌了一年的蔬菜会有什么样的气味呢。还夹杂着烂李子、强效防腐剂和臭鸡蛋的味道，呜！一想到要吃这么难闻东西的我就想吐。

这还不够，因为连土豆也出了问题，其中有两桶都变成了“泥巴块儿”了，最后只好用炉子处理了它们。也是为了自娱自乐，我们便开始猜测土豆的病因，从癌症到天花到麻疹无所不包！瞧，逗坏你了吧，如果战争的第四年我们还要被关在这里，那可就不是笑能轻易解决得了的问题了。希望这样的日子赶快结束！说真的，我不太在乎吃什么，只要过得开心一点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问题是：这种漫长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已经让每一个人快坚持不下去了。下面的就是五个大人针对现实状况发表的看法：

凡·达尔恩夫人：“我早就不想再待在厨房了。可是坐着什么事都不做又太无聊，所以我还是去做我的饭。但没有油又怎么去烧菜呢？这么多难闻的味道折磨得我都要生病了。我受了这么多的罪，得到的回报却只有背信弃义和那些侮辱我的话。我是个烦恼源，常常给别人

惹麻烦。还有就是，据我所知，战争几乎没什么进展，最后德国人还是会取胜的。我怕我们会饿死。在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骂了你们，希望你们别放在心上”凡·达尔恩先生：“我需要抽烟，抽烟，再抽烟。至于什么吃的、政治形势我都不管了。克莉的情绪不是很坏，她真是个好贤妻良母啊。”

可是当他什么都没得抽的时候，天下就要大乱了。

你就会听见这样的话：“我生病了，我们的日子好辛苦啊，我必须要吃肉。我的克莉真是个好坏女人啊！”当然刚说完这些话，不可避免的一场激烈的争吵就会爆发。

福兰克夫人：“吃什么东西倒没那么重要，只是我现在很想吃一片全麦面包，我快饿死了。如果我是凡·达尔恩太太的话，我早就劝凡·达尔恩先生戒烟了。但我现在必须吸一支烟才行，我要崩溃了。虽然英国人犯了许多错误，但就战争这方面确实是有进展的。我想告诉别人，幸好波兰不在这儿。”

福兰克先生：我对一切都感到满意，没什么要求。别担心，我们的时间还多呢。把我的土豆拿来，我得用它堵上我的嘴。把我的配给留一份给艾利。总体来说，局势很好，虽然道路是曲折的，前途却是光明的。

杜萨尔先生：“我今天一定要继续做事，要按时完成每一件事。政治局势‘很好’，我们‘绝不会’被抓住。”

“我，我，我……”

安妮

一百一十七、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五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呸！噢，天哪！噢，天哪——让暗淡无光的日子赶紧过去吧！

今天我只听到了“要是真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事儿的话，那我们可就倒霉了……要是他或她病了的话，那我们就陷入绝境了……如果……那我们就……”其他的话我想即使我不讲你也知道了，但至少我可以说，现在，你应该很熟悉“密室”了，能完全猜得出他们谈话的情形。之所以会有一连串“要是，要是”是因为克莱斯勒先生被抓去做挖掘工了。

而艾利得了很严重的感冒，需要在家里休息一天；梅艾普的流感还没有彻底地痊愈；库菲尔斯特特的胃出血越来越严重了，人都陷入昏迷状态。天啊，这真是太悲惨了！

仓库里的人明天会休假一天。

艾利需要待在家里，门就可以一直锁着，我们就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防止邻居发现我们在的迹象。亨克斯会在 13:00 来探望我们这些避难的人，他仿佛就是动物园的管理员。这么长时间了，他第一次在这样的下午，跟我们讲了点外面的花花世界。你应该看看我们这八个人围坐在他身旁的样子，真像是一幅祖母给子孙们讲故事的画面。他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这些全神贯注的人讲述了食物，还有梅艾普的医生，凡是我们感兴趣的事都说到了。“医生？”他说，“别跟我提医生！我今早联系他时，他的助手接了电话。我找他要流感的药方子，助手给我们的回答却是：我可以在早晨 8:00 到 9:00 之间来拿。如果你得了重流感，医生才会亲自接电话，说‘伸出舌头，说啊——哦，我听出来了，你喉咙发炎了。我会给你写个药方子然后去找药剂师拿药吧。行了，再见。’就这样了。”哦，这真是精彩的就诊，只需借助电话操作就行了！我不想批判医生们，毕竟双拳难敌四手，最近有太多的病人，能治病的医生却非常少。不过当亨克斯向我们转述这段话时，我们还是哈哈大笑了。

我可以想像出，现在医生的候诊室里会是一番多么忙碌的样子。没有人再轻视那些拥有健康保险登记的病人了，被轻视的只是那些生了小病的人，人们会想：“嘿，说你呢，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别来捣乱了，重患者优先就医，优先保障！”

安妮

一百一十八、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六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天气很好，非常的好，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很快就会去阁楼那儿。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比彼得会浮躁了。

他有自己的空间，可以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工作、思考和睡觉。而我，却没有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我几乎从来没有在“双人间”里待过，可是我非常渴望能够拥有自己的房间啊。所以我才会经常性地往阁楼上跑。在那里，有你陪着我，我就能享受短暂一刻的自我，哪怕这只是暂时的。但我还是认为自己很委屈，但是，我觉得我很勇敢。还好，别人没有看出我内心的感受，只发现我对妈妈越来越冷淡，对爸爸也没有那么亲切了，也不跟玛戈特说事儿了。

我完全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保持我外表的冷静。决不能让别人看出我心里那些不断的斗争。这是欲望和理性之间的斗争。后者目前仍占据着优势；可前者会不会最终成为两者中的较强的一方呢呢？有时候我担心它可以，而有时候我又非常希望它可以！

噢，跟彼得什么都不能说，这实在让人太难受了，但我又了解：他肯定是先开口的。我有很多的话想要说，有无数的事想要做，这一切我都只能在梦里完成了。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了，心里的希望没有一样可以实现，我感到很痛苦！

是啊，基蒂，我真是一个疯狂的女孩，可我就生活在这疯狂的时代啊，当然也生活在更疯狂的环境里。可是，好的是起码我还可以用笔来写出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否则我一定会被闷死的！我不清楚彼得对这一切的态度和看法。我一直渴望着有一天我能够跟他说这些。他肯定猜到了关于我的什么，因为他爱的不可能是伪装起来的安妮，而是他早已了解了的安妮。

他，一个习惯安静的人，怎么会没有从我整天的吵闹的性格和匆忙的生活中察觉到什么呢？他会不会是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真实的安妮的人呢？那一刻的到来还需要很久吗？

有句老话说，爱源于同情或者二者同时存在。我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形呢？因为我经常为他感到伤心，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像发生我身上似的让我难过。我不晓得，真的不晓得应该如何跟他说。对他来说，先开口说话是很困难的。那他应该如何做呢？或许我可以给他写信，这样他就可以了解我内心的想法，只是不好开口说出来罢了。

安妮

一百一十九、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七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密室”总算再次逃过一劫了。

科莱斯勒已经被法庭无罪释放了。艾利的鼻子总算能让她说点头脑清晰的话了。一切又渐渐恢复原样了。玛戈特和我开始对父母有点不耐烦。不要误会我，我目前是无法跟妈妈友好相处，这你是清楚的。我还是很爱爸爸，玛戈特也爱爸爸和妈妈，可我们都这么大了，当然希望有些事情由自己来裁定，甚至有时候还渴望可以独立。只要我上楼，就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上去。我甚至不能把盐放进食物里，每天晚上一到 20:15 妈妈就会问我是不是到睡觉时间了，我看的每一本书都需要接受他们的严格检查。但事实上他们一点也不严格，我几乎什么书都可以看，可我对整天不停的询问和斥责感到很头痛。

还有一件事，跟我关系十分密切，也让他们不高兴：我再也不喜欢像小时候那样被人吻那么多次，我觉得那些各种各样的昵称也令人恶心。一句话，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让他们暂时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玛戈特昨天晚上说：“烦死人了，你不经意地叹气，或者把手放在脑门上，他们就马上问你是不是头疼了，有没有哪儿觉得不舒服，真是大惊小怪！”我突然间意识到了我们从前相处时拥有的信任与和谐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十分沉重的打击。很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被“忽视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直被当成小孩子来对待，其实我们比很多年纪相仿的女孩要成熟多了。

虽然才 14 岁，但我很清楚我究竟想要什么，我也能够明白是非。我有自己的思想、原则和观点，这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有点儿不正常，但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成人了，而不是一个小孩，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人。

无论是讨论事情还是辩论是非我都比妈妈强，我没有那么偏激，也从不夸夸其谈，我更加细心和敏捷。虽然你可能觉得我以为自己在处理许多事情上比她聪明是个笑话。要是我喜欢上一个人，首先会对他有仰慕之情。只要我可以得到彼得，一切都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在

很多方面我真的是他的崇拜者，他的确是一个可爱又英俊的男孩子。

安妮

一百二十、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九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昨天对我来说是个大日子，我下定决心把心里话全部告诉彼得。

就在我们快要吃晚饭的时候，我轻声对他说：“今晚你还要学速记吗，彼得？”“不用。”他回答道。“那我过一会儿我想和你说一些话！”他答应了。洗完了碗，我就在他父母房间的窗边上待了一会儿，欣赏了一下，没过多久我就去找彼得了。

他正站在打开着的窗户左边，我走过去站在了右边，接着我们就开始聊天。在忽明忽暗中，在敞开的窗户边上说话要比在明亮的环境里简单多了，我相信彼得也有同感。我们彼此谈了许多，多得我都无法全部回想起来，但是这次谈话很愉快。这是我在“密室”里度过的最美好的一个夜晚。我简单地跟你说一下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吧。首先我们谈到争吵，谈到我现在对大人物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了，还有我跟父母间产生的距离感。我跟彼得说了妈妈、爸爸和玛戈特，还有我自己。

有一次，他问：“我想每天晚上临睡前你都会给每个人一个晚安吻的，对吧？”

“一个？很多个吻！这有问题吗，你没有给过吗？”

“没有，我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生日的时候也没有？”

“有啊，只有生日才有。”

然后我们谈起了我们都不可以在父母面前完全讲真话。他说他父母很想理解他的心事，但他不想。我说我在床上大哭，来发泄心中的郁闷，而他则是跑到顶楼痛痛快快地大骂一场。我们说到玛戈特和我才开始互相了解，即使如此，我们也不会掏心窝地什么话都说，因为我们一直待在一块儿。我们聊了所有能聊的事情——噢，我们想的真得很接近！然后我们又谈到了1942年，那时的我们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了，而起初的时候我们简直水火不容，他认为我当时太吵闹了，没办法相处，而我也很快认为跟他没什么共同爱好和兴趣。过去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从没有逗我开心过，但现在我却非常高兴。

他还经常故意把自己和所有人区别开来。其实我也并没有他想得那么吵，实际上我也是个非常文静的人。除了日记之外，我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了。他说我全家让他很开心，而我也非常高兴他能参与进来。我还说我现在能了解他的自制力了，还有他跟家人的关系，并且希望自己可以帮到他。“你一直在帮我呀！”他说。“怎么帮的？”我很奇怪地问。“就是你的快乐。”这是他说过的最让我感动的话。好极了！他已经把我当作一个要好的朋友了，而在目前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觉得很感动很快乐，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一定要向你道歉，基蒂，我今天失态了。

我刚刚把脑海里的想法都写下来了，现在感觉到，彼得和我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如果他用那对充满笑意和温柔的眼睛看着我的话，我的心里仿佛就点亮了一温暖的盏灯。我希望彼得一直维持这个样子，希望我们还会有更多更多美好的时光！

安妮

一百二十一、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十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早上彼得问我，可不可以哪天见个面，并且说我一点儿也不会打扰到他，还说只要能装一个人的房间就能装下两个人。我说我不会每天晚上都来，因为楼下的人会很有意见，可他认为我不必要为此而感到烦恼。后来我就说我可以某个周六的晚上来，还特别让他在有月亮的时候务必要告诉我。“然后我们就一起下楼。”他回答，“去楼下赏月。”这个时候我的幸福被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我发现，其实玛戈特也很喜欢彼得。我不知道她有多么喜欢彼得，但我觉得这真的很让人苦恼。每当我和彼得在一起的时候，她肯定会非常痛苦，但有趣的是她几乎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我敢确定她肯定在心里恨我，但玛戈特让我别可怜她。

“要是你成了局外人，那就不好了。”我说。“早已适应了。”她回答，有点酸酸的。

我还没有跟彼得说这个，还是以后再说吧，我们还是谈了许多别的事情。

昨天晚上我又被妈妈训了一顿，不过我也不应该觉得冤枉。我不应该对她那么冷淡。所以无论如何，我要变得礼貌一些，要检讨一下自己的言行。比穆最近也有点不正常。他好像已经不再把我当小孩看了，这使他在我们心里的形象更好了一些。让我们继续了解，看看将会有些什么其他变化吧！暂时就是这么多，我对彼得的感情已经非常深厚了。除了看着他，什么事也不想做！

玛戈特好心的表现：

安妮，我昨天跟你说我不恨你的时候只有一半是真话。事实上，我不恨你和彼得。我只是觉得自己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而感到伤心，但如果真要找一个人能和我交流思想交流感情的人，目前是不大可能的。但我不会因此而恨你。我们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拥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和深厚的友情却不懂珍惜。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样，我很明白我和彼得关系不算很差，因为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我想找个人说很多很多话的时候，那么那个人就是彼得。我希望不必让我多说写什么，他就能非常了解我。要想这样，那个人就一定是比我聪明，在才智上超越过我的，而彼得这方面明显还不行。而且我也很理解你和彼

得在一起。你一点都没有冷落我，不要因为我而感到内疚。希望你和彼得能最终会获得真正的感情。

我的答复：

亲爱的玛戈特，读完你的信我觉得很温柔甜蜜，但我还是不高兴，我认为自己不应该高兴。到目前为止，彼得和我之间还没有你想象的那种关系。黄昏时分，在一扇打开的窗户旁，我和彼得可以比在阳光明媚的环境下说更多的话，仅此而已。同样，小声说出你的感情比大声喊出容易。我觉得你开始对彼得有了一种类似于兄妹的感情，曾经你和我一样，一直愿意帮助他。也许将来你还会这么做，尽管你们之间的感情还没有达到我们之间那样。我认为信任一定要是双方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和爸爸的关系比和妈妈的关系要好的原因。我们还是别想得太多、太远吧，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就给我写信，因为只有在纸上我才能把话说清楚。你不知道我有多佩服你，我只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点点你和爸爸身上都具备的善良，因为现在来看你和爸爸一样，都是那么的善良。

安妮

一百二十二、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十二 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昨晚我收到玛戈特的回信：

亲爱的安妮：

昨天看了你的信之后心里很难过，当我知道你看彼得时内疚，可这实在是没必要。我一直觉得自己可以和某个人分享彼此的心事，但我是不会和彼得分享的。不过，我的感觉跟你说得很像，彼得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弟弟；我们互相都愿意坦诚相待，如果继续交往的话，我们之间的那种感情或许会发展起来，或许永远不会；但是，那种感情到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你真的不必安慰我。既然找到了伙伴，就尽情享受吧。

同时我在这里会变得越来越出色。

我觉得，基蒂，我们这个“密室”里拥有一种真心的爱情。别误会，我还没打算嫁给他呢。我不清楚长大之后他会是什么样子，也不清楚我们是否可以真的发展到步入婚姻殿堂的地步。我现在唯一清楚的是彼得是爱我的，但究竟感情有多深我还不了解。他会不会只想要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又或许我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或妹妹，我也不确定。

当他告诉我，他父母争吵时，我能够帮助他的时候，我非常开心。这让我对他的信任又加深了一些。昨天我问他如果这里有许多人整天来找他，他会怎么办。他的回答是：“如果她们都和你一样，也不是坏事啊！”他对我很热情，我也相信他的确喜欢看到我。同时他现在还在努力地学习法语，甚至在床上还要学到 13：15。噢，当我想到周六晚上，一句话一句话能够回忆的时候，我第一次不再对自己感到绝望。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可以直抒胸怀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吞吞吐吐。他太帅了，不管是笑的时候还是安静地看着远方的时候，他真的太可爱了。我猜，对于我，最让他感到惊讶是：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无知的安妮了，而是一个充满了幻想的奇怪的女孩，就像他一样，有着很多烦恼和疑惑。

安妮

回复：

亲爱的玛戈特：

我想我们还是耐心地等着，等待会有什么发生。彼得和我做出最后决定的时间不会太久，要么和以前一样，要么彻底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会如何，我也不清楚，我也想挖空心思去瞎猜想一番。但有一件事情我一定会做，假如彼得和我决定做普通朋友，我就会告诉他，你也很喜欢他；还会告诉他，你随时都愿意帮助他。第二点可能不是你的意愿，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不清楚彼得对你是什么感觉，但到时候我会问他的。我觉得这不是那么糟糕！永远欢迎你随时到阁楼里来和我们一块玩。不管我们在哪儿，你的出现一定不会打搅我们。因为我和彼得之间已经有了一种默契——只会在漆黑的夜晚聊天。勇敢点吧！就像我一样。尽管很难，但属于你的人可能会比你预料的来得早一些。

安妮

一百二十三、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十三 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现在一切差不多又恢复正常了。

为我们提供购物券的人出狱了，谢天谢地！昨天梅艾普回来了，艾利也逐渐康复了，只是还有点咳嗽。库菲尔斯特还要在家里待相当长的时间。

昨天，附近有一架飞机坠毁了，飞机里的人都及时地跳了伞。飞机掉在了一所学校里，幸好那时里面没有孩子。起了一场小火，两个人不幸遇难。他们跳伞的时候德国人向他们猛烈射击。看到这个情景的阿姆斯特丹人都气疯了，对这种残忍的行为很是愤怒。而我们呢——尤其是女士们——吓得直发抖。我很厌恶那激烈的枪声。

近来吃完晚饭我喜欢上楼去，去呼吸新鲜空气。我喜欢楼上，喜欢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眺望远方。

凡·达尔恩和杜萨尔在我进入他房间的时候说了些很无聊的话：“这里就是安妮的第二个家了。”他们嚷嚷着。要么就是：“年轻的男士怎么可以在夜晚同年轻的女士在一起？”面对这些无聊而又讥讽的警告，彼得的回答很机智。妈妈对此也很好奇，要不是怕再次得罪我，她一定会询问我们都聊些什么。彼得说大人只是妒嫉罢了，我们还很年轻，不必太在乎他们的抱怨与嘲弄。

彼得有时候会下楼来接我，但每一次，他的脸都会变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还好我不会脸红，这点一定是最让他们反感的。爸爸总说我假正经、虚张声势，但他错了，我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还从来没有人说我长得美丽。上学的时候只有一个男生说过我笑的时候很好看。昨天我得到了彼得诚挚的夸奖，你就当做是听个有趣的事儿吧，我大致跟你说一说：

彼得以前总爱这么说：“笑一个，安妮！”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总会问：“为什么总让我笑呢？”

“因为我喜欢看你笑啊，你笑的时候脸上会露出酒窝。它们怎么出来的？”

“我天生就这样。我下巴上还有一个呢，那是我唯一能看的地方吧！”

“当然不是，绝不是的。”

“事实上就是，我明白我不漂亮。我从来就不漂亮，也永远不会漂亮。”

“这我可不赞成，我觉得你非常漂亮。”

“你撒谎吧？”

“你一定要相信我从不撒谎！”

接着我也对他说了许多类似的话。对于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爸爸妈妈们的闲言碎语我们不会太在乎，他们的话真的不应该，难道他们都忘记自己也有年轻的时候吗？在我们闹着玩的时候大人们很认真，而在我们严肃的时候他们却嘲笑我们。

安妮

一百二十四、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十七 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我们避难历程中很重要的一节应该是有关政治的，只不过我个人对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所以以前没有多说。今天的这封信就说说政治吧。

不用怀疑，这个话题要说的实在很多。众说纷纭，但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时刻，要说它是最热门的话题也不过分，但是，为此，的确不应该没完没了的争吵。他们沉思、大笑、诅咒、咕哝，喜欢怎么做都行，那是他们自讨苦吃，只要不在那大吵大闹就行，因为那实在令人讨厌。外面进来的人总会带来许多不准确的消息，但我们的收音机却从没有对我们撒谎。亨克斯、梅艾普、库菲尔斯特、艾利和科莱斯勒都会滔滔不绝地发表过他们的政治见解，只有亨克斯说得比较少。在“密室”里，政治的敏感性向来都是差不多的。在围绕反攻、空袭、演说等问题的无数次争论中，人们听到的不是“不可能”，就是“这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啊？”抑或是“太精彩了，讲得太有道理了！”悲观的、乐观的，还有——那些永远充满激情地发表自己见解的现实主义者，跟讨论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一会儿是某某激怒了他的夫人，因为他发表了对讨厌英国的见解，一会儿是某位绅士不满他的太太，因为她对他忠诚的国家充满了讥讽和不敬之意。他们好像从不知厌倦，争论的后果也是令人吃惊的，就像拿根针刺某人一下似的，接着就坐等观察他怎么跳起来。我发现：只要提及政治，哪怕只是一个词语、一句话、一个问题，他们就会马上炸开了！

德国国防军的新闻公报跟英国广播公司的不太一样，他们现在又提出了“空袭特报”。一句话，精彩极了，但又让人大失所望。英国人不断地进行着他们的空中打击，跟德国人拼命说谎一样地激情澎湃。所以广播是24小时响着，到晚上21:00、22:00，甚至到23:00还都有人听。这说明大人们有很多的耐心，但也同时反映出他们大脑的记忆力很差，当然也有例外——我不想伤害别人。每天几条信息还不满足吗！但这些爸爸妈妈们，哎，能说的我都说了！

无论是劳工台，还是“奥兰制”电台，无论是福兰克·费利普斯还是威廉米娜女皇陛下，

所有的台他们都要听，而且总是那么全神贯注。除非他们是在吃东西或睡觉，否则他们就一定会坐在收音机旁讨论着吃的、睡觉和政治。喔！这太烦人了，要阻止自己成为一个傻子还真困难呢。没有什么比政治对父母们的伤害更大的了！

但我得讲一个很精彩的例外——我们可敬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讲就非常地令人振奋。

周末晚上 21:00。泡好了茶，蒙上暖罩，大家都坐在大厅里。杜萨尔坐在收音机的左边，凡·达尔恩先生坐在正前方，彼得就在他旁边，妈妈在凡·达尔恩先生和凡·达尔恩太太坐在后面，比穆坐在桌子边上，旁边是玛戈特和我。男人们吞云吐雾；彼得听地紧张得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妈妈穿了一件深色的长便服。凡·达尔恩太太被飞机的轰隆声吓得一直抖个不停，它们尽情地飞向埃森 27，顾不了下面的演说了；玛戈特和我紧紧地拥在一起靠着正在睡觉的木西，它毫不客气地躺在我们俩的膝盖。玛戈特的头发上夹着发卷，而我穿着很小、很窄又很短的睡衣。这场景是那么亲切、融洽、安详，让人很是享受。

但我却害怕地等待着司空见惯的结果，他们甚至等不及演说的结束就躁起脚来，然后开始新一轮激烈的争论。哦不，不，不，他们就这样互相指责，这一场讨论变成了一次争吵。

安妮

一百二十五、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十八 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我还能写很多关于政治方面的东西，可今天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和你谈。第一，妈妈准备阻止我经常性地上楼，在她看来是凡·达尔恩太太吃醋了。第二，彼得已经邀请玛戈特上楼和我们一块玩了。我不清楚他到底是出于礼貌还是真的想和玛戈特在一起。第三，我去征求爸爸的意见，他让我不必在意凡·达尔恩太太的嫉妒。妈妈很浮躁，可能也有点嫉妒吧。爸爸从不会因为我和彼得最近常待在一起就嫉妒我们，反而认为我们相处得这么融洽是件好事。玛戈特也喜欢彼得，但却认为两个人最好，三个就很吵闹。

妈妈以为彼得喜欢上我了。老实话，我还真希望我们相爱了呢。也可以相互进一步了解了。妈妈还说她总看我，这有什么啊？我想可能是真的吧，他看着我的酒窝向我眨眼睛示意，这，又算什么呢？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妈妈与我斗争作对，而我也和她作对；爸爸呢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有看见我们之间无声的战争。妈妈非常伤心，因为她真的爱我，而我却没有任何愧疚感，因为我觉得她不了解我。

彼得这边呢……我绝不想放弃他，他真的是个可爱的人。我十分仰慕他，我们之间早晚会产生某种美丽的东西。为什么那些老家伙们什么事都要管一管呢？幸好我已经很习惯埋藏自己的情感。我做得非常好，他们一点儿都看不出我对彼得的依恋。他会不会对我说些什么呢？我会不会有一天感受到他的脸贴着我的脸，就像梦中那样能感受到的他的脸一样呢？父辈们不了解我，他们又怎么可能了解我们只是坐在一起，一句话不说却又感到很开心。噢，所有这些烦恼什么时候才会烟消云散？如果能克服这些困难该多好啊，结果将会是无比美好。

当彼得闭着眼睛将头枕在胳膊上的时候，那样子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当他和木西玩耍的时候，也是那么的可爱；当他扛着土豆或举起沉重东西的时候，他又那么的健壮；当他跑去看发射出子弹的枪的时候，或者在黑夜里追小偷的时候，他是那么的勇敢；而当他尴尬和笨拙的时候，样子又是那么的可怜。我喜欢他教育我，远远胜过我教育他。我希望在一切事情上他都可以成为我的指引者。对于那两个妈妈，我们没什么可介意的。噢，真希望能听到他

的声音！
安妮

一百二十六、一九四四年 三月二十九 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伯克斯泰因，一位部长，在伦敦借荷兰电台发表了演讲，他说他们会在战后收集各种日记和信件。当然了，看到我的日记他们肯定会马上奔跑过来的。想想吧，如果将来我出版了一本有关“密室”的探险小说该多有意思啊。单凭这个题目就可以让人们把它看成是一部侦探小说了。

说正经的，战争结束以后，十年后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以前是如何求生的，吃什么，谈什么，那肯定很有意思。尽管我已经告诉你很多东西，但事实上你对我们的生活还不是很了解。空袭期间女人们害怕极了。周日的时候，350架英国飞机在埃伊姆顿28上空投下了将近50万公斤的炸弹，房屋被炸得就像风中的野草一样在不停地摇摆和颤抖，谁又会知道目前有多少种传染病正在流行！这一切你根本不会清楚，如果我把所有的事都详细地告诉你，那我就只能不停地从早写到晚。人们只能排队购物；医生无法去看望病人，因为他们在车上稍不留心就会被偷；夜贼和小偷很多，多得让你无法不去怀疑一向保护我们的荷兰人如何在一夜间都变成了小偷。八九岁的小孩子甚至都可以破窗而入，偷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谁都不敢在家里没人的情况下离开家，即使只有五分钟。因为你一离开，家里的东西也就随之不见了。每天报纸上都有许多的告示，悬赏丢失的东西，比如打字机呀，波斯地毯呀，电子钟呀，布匹呀等。马路上的电子钟全被毁坏了，公用电话也都被扯得稀烂——只剩最后一截电话线。民众的士气再也不像以往那么充足，除了咖啡替代品之外每周的配给都维持不了两天。反攻的日子依然没有个盼头。小孩子们要么生病要么营养不良，大家只能穿旧衣服旧鞋子，在黑市上一双新鞋要7.5盾，更糟的是几乎已经没有修鞋子的了，即使做了你需要等上四个月，这期间鞋子常常会不翼而飞。

但也并非一无是处，随着食物越来越不足，防范老百姓的措施也越来越严厉，反对政府的怠工情绪也日益高涨起来。食品分配处的人、警察、政府官员，或者与他们的同胞共患难，或者告他们的状，把他们送进监狱。好的是在这方面作出错误的选择的荷兰人是非常少的。

安妮

一百二十七、一九四四年 三月三十一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想想看吧，天还很凉，但许多家庭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煤可以用了——嗯，真够惨的！总的来说人们对苏联前线的战争又一次乐观起来，因为那儿太悲壮了！你知道我是很少谈政治的，但我一定要跟你说说他们现在的境况。他们已经打到波兰边境，已经接近罗马尼亚旁的普鲁士，已经向奥德萨进军了。我们每晚都会听来自俄国的战场报道。每天他们都会在莫斯科大规模地聚首以庆祝战斗的胜利，想想那座城市会有怎样强烈的轰鸣和颤抖啊——他们会表现得似乎战争很快要结束了，这确实挺好玩的，还是他们真的找不到其他表达高兴的途径了呢？我是不太明白！德国军队占领了匈牙利，那里也有一百万的犹太人，所以俄国人现在还不能停手不管。

关于彼得和我的闲言碎语现在已经慢慢消失了。我们还是很亲密的朋友，经常待在一起，探讨一切可以交流的话题。每当就要谈到敏感话题的时候，我再不用像过去跟其他男孩子说话那样小心翼翼的了，这种感觉真好！比如，我们谈着血液，慢慢会由此谈到了经期。他认为我们女人真的很坚强。怎么不是呢？我在这儿的生活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上帝没有放弃我，永远也不会放弃我。

安妮

一百二十八、一九四四年 四月一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现在比以前更艰难了。我想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对吧？我很希望一个吻，那个已经渴望了很久的吻。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是把我当一个普通朋友来对待。还是我什么都不是了？

我知道我自己很坚强，能够独自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还不习惯和别人共同分担我的烦恼，我从来都不会黏着妈妈，但我现在很想把我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哪怕一次也好，静静地。我真的不能遗忘那个关于彼得面颊的梦，那一刻真是太美妙了！难道他就不希望吗？是不是因为他太害羞，不敢直视他对我的爱呢？为什么他不希望我永远和他待在一起？噢，他为什么总是一言不发呢？我最好还是别想了，我需要安静，我需要坚强，需要更多的耐心，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可是，这也太糟糕了，看起来好像是在追他。一直以来都是我上楼，他却从没有下来找过我。但这也仅仅是因为房间的缘故，他一定知道这种麻烦。

噢，一定的，是的，他一定知道这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安妮

一百二十九、一九四四年 四月三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我准备换个话题，今天打算来写一写食物。因为它已经成了十分艰难和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对我们“密室”来说，而是在整个荷兰、整个欧洲甚至更多的地方。在我们经历的 21 个月当中出现了很多次的“食物周期”——你马上会知道我要说什么。我说的“食物周期”是指除了某一特定的蔬菜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食物的时期。我们有相当长的时间只吃苣荬菜，苣荬加砂糖、苣荬不加糖、炖苣荬、煮苣荬、平底锅烧苣荬，或者是菠菜，再或者是芸苔、婆罗门参、黄瓜、西红柿、泡菜等。比如说，每天中饭和晚饭都只能吃一些泡菜，那滋味真让人受不了！在饥饿的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只能吞下这些所谓的“蔬菜食物”。不过，现在算是我们最“风光”的时期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丁点儿新鲜的蔬菜了。我们每个周末晚饭的菜单里有：菜豆、豌豆汤、土豆加汤圆和土豆条。感谢上帝的仁慈，有时也会吃点萝卜头或者烂胡萝卜，然后又是菜豆。土豆我们吃得比较多，是因为早餐面包分量不够。我们做汤的原料包括菜豆、扁豆、土豆，还有袋装菜丝、袋装法国菜豆、袋装菜豆，全都有豆子！晚上我们常常吃土豆，还有相对可口的替代品——哦，感谢上帝！我们还有它呢——甜菜根。说到汤圆，我需要向你说明一下，是用政府发的面粉、水和发酵粉做的。它们又黏又硬而且非常难消化！

下个星期最大的特点是一片肝肠还有果酱抹干面包。但我们还是生存下来了，而且还可以经常享用我们那少的可怜的饭菜。

安妮

一百三十、一九四四年 四月四日 星 期二

亲爱的基蒂：

已经有一段时间我感到不知所措了。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还无定论，这太不现实了！就像童话一样。如果战争在九月份还没结束的话我就又要失学了。我可不想留两个年级啊。

彼得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他几乎无处不在。在我的梦里、在我的脑海里……周六那一整天我感觉都不是很好。噢，这真是太不幸了！每当我和彼得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烦恼就会烟消云散。我们一边喝着柠檬汁一边大笑，并且乐此不疲，但只要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所以，我穿着睡衣，就像梦一般摔倒在地上。很虔诚地念完平日里的祷告，然后枕在胳膊上哭，蜷曲着膝盖，在光秃秃冷冰冰的地板上，卷成一团……自己的呜咽声又将我带回到现实中。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眼泪，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察觉到我的异样。接着我就自我鼓励，反复地说：“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我一定要……”等到我的身体完全僵硬之后，我就靠到床边保持原来的样子，一直到 22：30 以后才钻进被窝。这一切，都结束了！现在一切都完了。

我需要劳动，这样才不会成为呆子，我要继续努力，成为一名记者，这就是我的梦想！我清楚自己可以写些东西，我写过一两个还算可以的故事。我对“密室”的描写是很有趣的，我日记就写得很精彩啊。但是，我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还需要时间来检验。《爱娃遗梦》是我写的最好的童话，可令人不解的是我却不记得它是怎么也城的。《科迪的命运》也挺不错的，但整体上还不是很令人满意。对于自己的作品，我本人是最优秀最真诚的评论家。我了解我什么写得好，什么写得不好。没写过文章的人是理解不了这种美妙感觉的；我以前觉得自己没有画画的天赋，但现在了解自己至少还能写作就很知足了。如果我没有创作报刊或者文章的能力，那也不要紧呀，我还是可以写有关自己的东西。

我需要坚持下去。我不能让自己成为妈妈、凡·达尔恩太太和其他做完自己的事就被人忘记的女人。除了丈夫和孩子之外我必须还要拥有些其他什么，一些值得我去奉献精力的东西！我想生存下去，即使在我死后！所以我感谢上帝给了我这样的才能，让我可以发掘自己、

表达一切自己心灵深处东西的能力。只要我一写作，烦恼就会减少，忧伤不见了，勇气又回来了。但同时，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能写出不朽的作品吗？我会成为一名记者或作家吗？我希望会，我非常希望，因为我要用手中的笔重新收获一切，包括我的思想和我的梦想。

已经有很长时间我没再为《科迪的命运》写过什么了；虽然潜意识里我明白自己该怎样继续书写，可不知为何就是不想动笔。也许我完不成它了。也许它最后会被我扔进废纸篓里，或者被一场大火毁灭……那太可怕了！但我心想：“14 岁的我，如此年少无知，怎会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呢？”于是，我勇敢地决定：重新开始！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自己会成功！

安妮

一百三十一、一九四四年 四月六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想知道我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和兴趣吗？我现在告诉你吧！不过你要耐心听我讲哦，我的兴趣非常广泛，可别把你吓着了！

第一位：写作，但事实上这个不应算作爱好。

第二位：收集王室族谱。我一直在目前拥有的各类报纸、书籍和小册子当中来搜集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奥地利、俄国、挪威和荷兰皇室家族的族谱。目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长期以来，我写了许多我看所阅读过的传记和历史书籍的读书笔记；甚至还抄下了许多历史文献。

我的第三大爱好是历史。爸爸给我买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我一直期望着将来有一天我能够在公共图书馆里好好地整理分类一下这些书籍。

第四位是古希腊故事。我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

其他的兴趣还有收集电影明星、和家庭成员的照片；喜欢读书喜欢艺术史、诗人和画家。

以后我也会在音乐方面进行一些学习和研究。我非常不喜欢代数、几何和算术。其他的课程我还都很喜欢，最喜欢的要数历史了。

安妮

一百三十二、二零四四年 四月十一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我的头好疼啊，搞得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周五（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我们一起玩了独霸游戏，周六下午又玩了一次。这些天一眨眼就平淡而匆匆地过去了。

受我邀请，彼得于周六下午 16：30 左右来到我家；大约 17：15 我们去了对面的阁楼，在那儿一直玩到 18：00。从 18：00 到 19：15 一直在享受着莫扎特那美妙的音乐会。我很喜欢，尤其是那动听的小夜曲。而我在房间里的时候却没耐心听下去，美妙的音乐总会让我心动不已。

周六晚上彼得和我又去了对面的阁楼。只是很随意地坐在我随身带着的几个沙发垫子上，把手放在上面。我们靠在一只包装箱上。包装箱和垫子都非常窄，所以我们两个人几乎是挤成一块的，紧紧地靠在其他箱子上。而木西则在一旁看着，应该算是我们的监护人。

突然在 20：45 时，凡·达尔恩先生问我们是不是拿了杜萨尔的垫子，我俩马上跳起来，带着垫子和猫，跟着凡·达尔恩便一起下楼了。这个垫子可惹来了不少麻烦，杜萨尔嫌我们用了他一个垫子，很是生气，因为那正是他的枕头。他担心垫子里面会有跳蚤因而大发雷霆！彼得和我就在他的床上放了两把硬刷子以戏弄他，嘲笑他的小气。这一小小的插曲让我们乐了好久！

可惜好景不长。21：30 彼得轻轻地敲了敲他爸爸的门，问他能不能上楼帮他解决一些英语难句。“别找借口，”我对玛戈特说，“谁还看不出是发生了啥事啊？”我说对了。他们正冲向仓库。爸爸、凡·达尔恩、杜萨尔和彼得快速跑下楼。玛戈特、妈妈、凡·达尔恩太太和我在楼上等着。四个受惊的女人除了说话什么都没做，只听楼下传来“哐”的一声巨响，之后便是死一般寂静，钟敲响了 21：45。我们都被吓得脸色苍白，血色全无，谁也不敢吱声。男人们去哪儿了？那声音又是怎么发出的？难道他们是在跟小偷搏斗？22：00，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爸爸进来了，脸色苍白神情紧张，紧随其后的是凡·达尔恩先生。“关灯，乘黑上

楼，警察也许会来！”都来不及害怕了，我关了灯，迅速拿了件外套便上了楼。“出什么事了？快说啊！”没有人理我们，男人们又下了楼，直到 21：10 他们才回来。两个人守在彼得打开的窗户旁，将通向楼道的门关上，旋转书柜也闭上了。我们在夜晚使用的灯具上面挂了件卫生衣，然后他们就说：彼得先听到楼道里的两声巨响，跑下楼看见门左边的那块厚木板倒下来了，就马上跑上楼去通知家里的“防卫兵”，于是四个人一起下了楼。当他们到达仓库的时候，盗贼们正想要把洞打得更大一些。凡·达尔恩条件反射性地大叫一声：“警察！”伴随着一阵匆忙的脚步声后，盗贼们跑了。为了不让警察发现那个洞，那儿给补上了一块木板，结果外面猛的一脚让木板又翻倒在地。男人们对这种行为很是气愤，凡·达尔恩和彼得起了杀心；凡·达尔恩举起斧头用力朝地上砍了几下，接着一切又恢复平静。他们想把那块木板重新挡在洞前。这时门外一对夫妇用电筒往洞口照，整个仓库瞬间亮了起来。“活见鬼！”那个男人骂了一句，爸爸他们也瞬间由警察变成了盗贼。他们四个人慢慢爬上楼，彼得很快打开厨房和私人办公室的门窗，将电话放在地上，最后四个人藏到了旋转书柜的后面——这一阶段就宣告结束了。

那对拿着电筒的夫妇很有可能已经报警了：那是周末晚上，也就是复活节的那个周末，复活节的周一是不用上班的，所以我们得一直等到周二上午才能活动。想想吧，在这么恐怖的环境中呆上两个晚上和一个白天！不过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凡·达尔恩太太慌乱中一不小心把灯拉灭了，所以我们只能坐在一片漆黑中，轻声讲话，每吱一声你都会听到“嘘！嘘！”

就这样过了 22：30、23：00，什么也没发生，爸爸和凡·达尔恩轮流跟我们呆在一起。到了 23：15，楼下传来声音。每个人都很紧张，但谁也没动。先是房间里的脚步声，接着办公室、厨房、然后……向我们走来。现在我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口，楼梯上的脚步声已经可以清晰听到，接着是用力摇晃旋转书柜的声音，那一刻真是惊心动魄！“我们完了！”我说，脑子里已浮现出被盖世太保全部俘获的画面。书柜被动了两次，之后就没再听到什么声音，脚步声慢慢远去，我们暂时安全了。颤栗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接着是一阵牙齿的磕碰声，没人敢说话。房间里再没有任何声音，但过道上的那盏灯依然亮着。难道只是因为那个书柜有点特殊吗？抑或是警察忘记关灯了呢？还会有人来关掉吗？大家慢慢放松下来，房间里再也没有其他人了——但也许外面还有人在盯着。

我们接着做了三件事：再次回忆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们被吓得浑身打颤，想要上厕所。但是所有的吊桶都在阁楼里，现在只有彼得的那个锡皮纸篓。凡·达尔恩先来，然后是爸爸，但妈妈不想用这个。爸爸把纸篓拿进了房间，玛戈特、凡·达尔恩太太和我就在里

面无所顾忌地用了一次。最后妈妈也只好将就着用了一回。大家不断地要纸——幸好我口袋里还存了一点！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只是纸篓的味道难闻得很，一会儿我们就困了，因为已经 24:00 了。

“就在地上睡吧。”玛戈特和我每人一个枕头、一张毯子；玛戈特躺在储物柜边上，而我则躺在桌子腿之间。之后的味道就没那么难闻了，但凡·达尔恩太太还是悄悄地拿了一些消毒粉来，在尿壶上蒙了一块茶水巾以备不时之需。窃窃私语、恐惧、臭气、放屁声、尿壶上的人各做各的事。接下来就好好睡觉吧！不过已经到了 2:30 我可累坏了，等到第二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 3:30，这时我才发现凡·达尔恩太太的头枕在了我的脚上。“看在老天的份上，给我点被子吧！”我叫到。我拿到了想要的，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一条毛线短裤盖在我的睡衣上，一件红色的宽上衣、一件黑色的衬衣、白色的套袜和一双满是窟窿的运动长袜。然后凡·达尔恩太太坐到椅子上了，她丈夫就过来枕在我的脚上。我边躺边想着心事直到 3:30，一直都在发抖，这让凡·达尔恩也睡不着觉。我随时等着警察回来，那样我们就只能说出我们避难的事实了，如果他们是好心的荷兰人，那我们就有救了，但也可能是 NSB（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那我们可得努力讨好他们！

“这样的话只能毁掉收音机了。”凡·达尔恩太太提议到。“对，把它扔进炉子里烧掉！”她丈夫附和着。“如果他们发现我们，就让他们把收音机带走好了！”“那他们还会找到安妮的日记的。”爸爸又说。“把它也毁了吧。”这伙人中最可耻的成员建议到。这个，加上刚才警察的事，是我经历的最可怕的事情。“别烧我的日记，如果我的日记丢了，我也活不下去了！”还好爸爸没有继续说下去。

回忆我所能记得的那些对话真的很无趣，就写这么多吧。我安慰了凡·达尔恩太太，她被吓得不轻。我们聊到了逃离甚至被盖世太保逼供，聊到了打电话和勇气。“我们应该向军人学习，凡·达尔恩太太。如果有需要，我们应该为了自由、真理和正义，为了女王和国家的前途，就如橙色电台里所说的那样。唯一让人忍受不了的是我们会牵连其他很多人。”1 小时后凡·达尔恩先生又与他的老婆交换了一下位置，爸爸坐到了我的身边。男人们在不停地抽烟，偶尔会夹杂有一些小的叹气声，还有的人去上厕所，之后一切又平静了下来。

4 点，5 点，5:30。然后我和彼得一起坐在他的窗户旁专心地听着，我们靠得很近，都能感觉到彼得发抖的心绪；我们偶尔还会说一两句话，接着又小心地听着。在隔壁房间里他们关掉了灯闸，想在 7:00 给库菲尔斯特打电话让他叫人过来检查一下，然后把要跟库菲尔斯特说的话全都记录下来。门口的警察可能还在仓库里，所以打电话的危险性还是很大的，

但要比等警察回来强。

要点如下：

有小偷进来，警察们进来过房子，结果走到旋转书柜前，却没有再继续行动。

小偷也很害怕，强行打开仓库门，向院子那边逃去。

主要入口被封了，科莱斯勒走时肯定经过了第二道门。打字机和计算器已妥善存于私人办公室的黑箱子内。

想办法让亨克斯找艾利拿钥匙，再去办公室检查一遍——借口是为猫。

一切进展得很顺利。库菲尔斯特被吵醒了，楼上的打字机也被放到了箱子里。接着我们又围在桌子旁等待亨克斯或警察。

彼得睡着了，我和凡·达尔恩躺在地上，听见楼下清脆的脚步声。我缓缓地坐起来：“是亨克斯。”

“不，不是，是警察。”有人说。

有人在敲门，梅艾普吹了声口哨。凡·达尔恩太太实在承受不住了，脸上一丝血色都没有，无力地瘫倒进椅子上；若刚才那种紧张的氛围再多持续一分钟的话她肯定会晕死过去的。

当梅艾普和亨克斯进来之时，房间呈现了一幅壮观的场景。仅那张桌子就足够观赏了！一本《戏剧与电影》，一些布满了果酱和治腹泻的药，两块吃了一半的面包，一面镜子，一把梳子，还有火柴、碱、香烟、烟草、烟灰缸、书、一条裤子、一个手电筒、卫生纸等，杂七杂八，凌乱地散在那里。我们用疯狂和眼泪热情地欢迎亨克斯和梅艾普。亨克斯用一些木板堵上了门上的那个洞，接着就立即赶去警察局处理被盗的事情。梅艾普发现了仓库门底下一封夜警斯拉戈特留下的信，原来他已经注意到了那个洞而且向警察作了报告，亨克斯还得去找一下这个人。

我们有半小时来整理自己。半小时之后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快的变化。玛戈特和我把所有床上用品拿下了楼，然后洗漱、梳头发。之后我又把房间整理了一遍，然后又上楼。楼上的桌子已经变得很整洁，我们准备好咖啡和茶，煮了牛奶，摆开桌子打算吃午饭。爸爸和彼得倒清了尿桶，又用温水和消毒粉彻底洗了一次。

一切慢慢又恢复了常态，11点整亨克斯回来了。他的表述如下：斯拉戈特入睡，但他妻子对亨克斯说他老公在运河边上巡逻的时候发现大门上有一个窟窿，他便报了警，跟他一起检查了整幢大楼。他会在周二过来见科莱斯勒，并向他作详细汇报。警察局对这事还不清楚，但那个警察已经马上作了汇报，而且答应我们在周二再过来看看。回来的路上亨克斯正好碰

见了我们的蔬菜商，就告诉他我们的房子被盗的事。“我知道。”他一点也不惊讶，“昨晚我正好与我妻子路过那儿，看到了门上的洞。我妻子想走过去，但我只用电筒照了一下，小偷就不见了。为了保险起见，我没有给警察打电话，要是你也会这么做吧。我虽然不太清楚，但也能大概猜出是出什么事了。”亨克斯向他致完谢后继续向前走。那个人显然知道了我们在这，因为他常常在午饭时间往这儿送土豆，真是个好人！

亨克斯离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洗完碗就去睡了。我 2:45 时醒过来时，发现杜萨尔先生不见了。巧的是，我迷迷糊糊地在洗澡间跟彼得撞了个满怀，他刚从楼上下来。然后我们就相约楼下见。下了楼，他问：“你还敢去前面的阁楼吗？”我点了点头，抱起枕头我们就一起上了阁楼。天气很好，很快警报声响了起来，我们原地一动不动。胳膊相互缠绕，静静地等着 4:00 玛戈特来叫我们去喝咖啡。我们吃了面包，喝了柠檬汽水，说了会笑话（我们又像以前了），一切都跟往常一样。晚上我谢了彼得，因为他是我们之中最勇敢的。

我们中谁也没经历过那晚的危险，上帝一直保佑着我们。你想想看——警察已经到了那个秘密橱柜跟前，灯就在我们正前方亮着，而他们竟然没发现我们。反攻开始的时候还有炸弹，大家可以自保，但眼前这种情况恐怕对我们这些无辜的保护者们来说没什么区别。“我们得救了，请继续救我们吧！”这就是我们想说的话。

这件事带来了一些变化。杜萨尔先生晚上不再去楼下的科莱斯勒办公室了，而是进了洗澡间。彼得每天在 20:30 到 21:30 之期间要在房子里转一圈，夜间也不再允许把他的窗户打开了，一过九点半就禁止拉抽水马桶。有一个木匠今晚过来修理仓库大门。然后又到了“密室”一贯的讨论时间了。科莱斯勒怪我们粗心大意。亨克斯也说那种情况下我们绝对不能下楼。我们已经被严重警告是在避难中，是戴着枷锁的犹太人，被关在一个不能自由行动的地方，没有任何权利却有很多义务。我们犹太人是不能发泄感情的，我们必须勇敢和坚强，必须忍受一切苦难同时还不能抱怨，必须忠诚地信仰上帝。这场可怕的战争总会结束的。我们再世为人的时刻一定会来临的。谁把苦难强加于我们头上？谁让我们犹太人与众不同？谁让我们直到今天还在承受如此的苦难？是上帝，但将来也肯定是上帝来拯救我们的。如果我们忍受了所有苦难，活下去，当一切都结束时，犹太人将会成为人类的榜样，而不再是受诽谤的对象。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的宗教能让整个世界和所有的民族受益，我们现在才要受难。我们不可能成为尼德兰人或者英国人等其他国家的公民，我们将永远是犹太人，这也是我们的最好的期待。再勇敢点！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不要抱怨，结果终会到来，上帝不会放弃我们的人民。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就有犹太人影子，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他们一直在受

苦，但这也让他们变得坚强，弱者倒下，强者永存，优胜劣汰，这便是自然规律！

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要完了，我做好了一切准备，等着警察的到来，就像战士即将开赴战场一样。我真希望为这个国家献出我的生命，不过现在我又得救了，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战后成为一个荷兰人！我爱荷兰人，我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我爱她的语言，我想在这里工作。我甚至想给女王写亲笔信，我绝不会轻易放弃我的愿望。我已经变得更加独立了，虽然我还年轻，却比妈妈更有勇气来直面现实；我对正义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也比她虔诚。我清楚我想要什么，我有目标、主见，我有信仰和爱。做真正的自我，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满足。我知道我是个女性，一个有着心灵的力量和足够勇气的女人。如果上帝让我生存下去，我不会那么平凡，我会为全世界工作，为全人类工作，一定能取得比妈妈更大的成就！但现在我清楚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勇气和幸福！

安妮

一百三十三、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四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现在这里的气氛紧张得大家都快崩溃了。

比穆快忍受不了。凡·达尔恩太太生病卧床，抱怨不断。凡·达尔恩先生因为没有抽烟脸色惨白。杜萨尔放弃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则整天忙于他的观察报告等。此时的我们真是祸不单行。卫生间漏水，自来水的垫圈不见了，不过还好我们人多，这些事情又很快解决了。我偶尔多愁善感，这点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总会有让人郁闷的事情。当彼得和我一起坐在覆盖着许多垃圾和灰尘中间的硬木板箱子上时，我们相拥而依，靠得很近，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卷发。小鸟在外面喧闹，树木在慢慢变绿，春天的阳光也那么诱人，天空是那么得蓝，我怎能不为我的不自由而伤感呢？

这里到处充满着不满和充满怨气的脸，只有叹息和压抑的抱怨，仿佛突然间我们即将要崩溃了似的。好像说实话，事情就会变得像你特意要让它们变成那样子似的。这里没有人能成为一个好榜样，每个人的神经都快失控了。每天你都会听见：“如果这一切都结束该有多好。”

我的工作，我的希望，我的爱情，我的勇气，所有这一切使我依然对未来充满期待，而不是一直在抱怨生活。我真的相信，基蒂，我今天有点失态，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这里的一切都很混乱，彼此没有关系，有时候我很怀疑以后会不会有人对我这些废话感兴趣。

“一只丑小鸭说出的心事”就是这些废话的主题。我的日记对于伯克斯坦因 29 和日布兰迪两位先生来说就是一堆垃圾。

安妮

一百三十四、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五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震惊完了还是震惊，何时是个头？”

我们现在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了。想想最近的状况吧。彼得忘记开门了，而且另一扇门的锁也坏了，导致科莱斯勒和别人都没办法进这幢房子，所以他跑到邻居那儿强行打开了厨房窗户，从后面进了大楼，为此他一肚子火。跟你说吧，这让彼得很郁闷。吃饭的时候，妈妈说彼得难过地都快要哭了。我们和他应该一同受指责的，因为每天男士都要问有没有开门，可今天偏偏没人问。我一会儿要可以去安慰他一下，我是真心想帮助他的。

安妮

一百三十五、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六日

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前

最亲爱的基蒂：

让我们记住昨天吧，因为这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天。

一个女孩得到了她的初吻，难道不值得纪念吗？布拉姆留在我右脸上的吻不再算什么了，沃克尔先生留在我右手上的吻也同样。这个吻是如何突然发生在我身上的呢？好吧，让我来向你细细道来。

昨晚八点我和彼得坐在沙发椅上，突然，他把我搂住了。“咱们往上挪一挪。”我说，“这样我的头才不会碰到橱柜。”他向上挪了挪，差点儿就顶到拐角上了，我从他的胳膊底下搭在他的后背上，他的身子就这样完全盖住了我，因为他的胳膊完全靠在我的肩膀上。这样的姿势最近经常有，但像昨天那么亲密的动作还是头一次。当时他紧紧抱着我，我的左肩贴着他的胸令我异常激动，他不断抚摸着我的头，两人依偎在一起。大概五分钟后我又直立起来，他又迅速用手把我头拉回到他身上。噢，太美妙了，我简直无法形容，心里满是欢笑。他的手指轻拂着我的面颊和胳膊，抚弄着我的卷发，我们两个人的头几乎没有分开过。

我无法跟你仔细描述，基蒂，当时我的全身是怎样一种感受。我感觉非常幸福，我相信他也同我一样。我们 20：30 起身。彼得穿上他的运动鞋，轻轻地行走在房间里，而我一直同他呆在一起。这一切来得太意外了，就在我们下楼前他亲了我，隔着我的头发，一半在我的左脸上，一半在我的耳朵上，我头也没回直接飞下楼，感觉今天真的太幸福了！

安妮

一百三十六、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七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你觉得爸爸妈妈会同意我和一个男孩坐在沙发上亲吻吗？一个刚过 17 岁半的男孩和一个还不足 15 岁的女孩？我敢肯定他们是不会的，但这件事我要自作主张。躺在他的怀里做着美梦真幸福，他的脸贴着我的感觉让我激动不已。可还是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彼得应该会仅此而已吗？我当然还没有忘记他的许诺，但是……他终究还只是个男孩啊！

我知道我自己很快就要崩溃了，虽然还不足 15 岁，但已经相当独立了！别人一定不会了解，我敢肯定，对玛戈特来说，除非结婚她是不会轻易吻一个男孩子的，但彼得和我都没有结婚的打算。我也能保证妈妈在爸爸以前也没有吻过别的男人。如果我的女友们知道我躺在彼得的怀里，贴着他的胸，靠着他的肩膀，彼此的头相互紧贴，她们会怎样想呐！

啊，安妮，那该是多具爆炸性的绯闻啊！但老实说，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们被逼躲在这里，远离真实的世界，处于很大的恐惧和焦虑中，尤其是最近。那么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长到特定的年纪呢？为什么一定要在乎别人的想法呢？我能够照顾自己，而他也不会让我伤心或痛苦。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不随心所欲地让两个人都很幸福地过呢？

不过即使这样，基蒂，我相信你也会觉察到我心里的疑虑，我想那肯定是我的诚实对抗我暗地里做的这些！你认为我有义务把这一切告诉爸爸吗？你认为我们应该把个人的秘密与第三个人分享吗？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受，而失去那么多美好！我会跟“他”协商一下。噢，是的，我需要和他好好谈谈，因为我认为仅仅相拥在一起还不够。交流思想、说明彼此的心理，对我们两个人会有更大好处！

安妮

一百三十七、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八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这里一切都好。

爸爸刚才说他能确定 5 月 20 日之前在俄国和意大利，甚至整个西线会有大规模的行动；我却觉得在这里越来越难以想像我们最后的解放。

昨天彼得和我终于可以有机会坐下来说话了，这至少已经被耽误了十天。我跟他说了关于女孩子的一切，即使是最隐秘的事情。睡觉前他吻了我，感觉好极了。也许我该花更多时间在日记里，再详细地描述一下。整天躺在彼得的怀里我也不满足，也很希望他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漫长而艰难的冬天过后我们终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四月风光无限，既不很热又不太冷，偶尔飘下一阵细雨。我们的板栗树已经绿茸茸的了，到处可以看见细小的花朵。艾利周六款待了我们，她带来了四束鲜花，三束水仙和一束麝香兰，给送我一些兰花。

我要做数学作业了，基蒂，再见。

安妮

一百三十八、一九四四年 四月十九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坐在明亮的窗户前面对大自然，聆听鸟的歌唱，感受阳光的温暖，与自己钟情的男孩呆在一起，世上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吗？我被他的胳膊搂着，感觉安全而舒适。我们俩都默不作声，太好了，这安静本身就已经很美了。

噢，希望再也不要被困扰了，就连德国人也别来影响我们了。

安妮

一百三十九、一九四四年 四月二十一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昨天下午因为喉咙疼，只好躺在床上，不过还好没有发烧，今天就可以起来了。

今天是约克郡的伊丽莎白公主殿下的生日。英国广播公司说目前暂不公布她的成年，虽然皇室子弟经常是这么做的。我们都特别好奇这位美丽的公主最终将会嫁给哪国王子，应该还没有合适人选吧。她的姐姐玛格丽特·罗丝公主可能将来会嫁给比利时的博得温王子的。

我们这里接二连三地发生灾难。外面的大门刚刚修好就又有人侵袭仓库了。很可能偷土豆的就是这个人，却想嫁祸给艾利。“密室”又一次躁动起来，艾利再也不能忍了。我想给某家报纸投稿看看我的故事会不会被采用，当然，要换个名字了。

下回见，亲爱的！

安妮

一百四十、一九四四年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杜萨尔已经有十天没同凡·达尔恩说过话了，就是因为自夜盗案发生以来许多强加在他身上的新的安全措施让他很不习惯。他总是说凡·达尔恩老针对他。“这儿的一切都变了。”他跟我说，“我会和你爸爸说说的。”按道理周六下午和周日他完全可以不用坐在楼下的办公室里了，可他坚持这么做。凡·达尔恩很生气，爸爸便下楼跟他谈。当然他找出许多理由，但这回他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爸爸了。爸爸最近跟杜萨尔很少说话，因为他很不尊重爸爸。我们都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但事情肯定非常严重。

我写了个可爱的故事，名字叫“马虎点儿，探险家”，那三个人听完着实乐了一番。

安妮

一百四十一、一九四四年 四月二十七 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凡·达尔恩太太今天早晨心情很不好，老是发脾气！一来是她感冒了，弄不到止咳糖浆，鼻涕不停地流。二来，太阳没出来，反攻还没开始，再有就是我们不能再看窗外等。我们全都拿她取乐子，她也只好笑着附和。目前我正在看《查理王室》，是哥廷根大学的一个教授花了 40 年时间写成的。我 5 天只读了 50 页，所以你就知道多长时间后我才可以把它读完——后面还有第二卷。但非常有趣！

谁说一个女生不能在一天中做很多事情呢呢？以我为例吧。首先，我把一篇荷兰文译成了英文，讲的是尼尔森的最后一场战斗。然后我又一口气读完了彼得大帝对挪威发动的战争，查理十一世，奥古斯都大帝，斯坦尼斯拉夫·莱岑斯基，马泽帕，冯·格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丹麦，当然还有定时的约会。接着我看了有关巴西的东西，了解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的烟草，咖啡和它的 150 万人口，还有伯尔南布科和圣保罗，和亚马逊河，了解了黑人、穆拉托人、梅斯蒂索混血儿、白人，文盲率在 50% 以上，还有疟疾。接下来，我浏览了一下家谱。从大筒，威廉姆·洛德维克，厄斯特·卡西米尔一世，亨德里克·卡西米尔一世，一直看到小玛格丽特·弗朗西斯卡。12:00 在阁楼里，我开始宗教史的钻研，一直到 13:00。14:00 刚过，我又坐下来开始工作了，这回看的是窄鼻猴和宽鼻猴。基蒂，立刻告诉我河马有多少个脚趾头！然后是《圣经》，诺亚方舟，舍姆，含和雅弗 30。再往后是《查理王室》。最后还跟彼得一起看了《上校》，英文版，萨克雷著。甚至还听了一些法语单词，然后比较了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的区别。

我感冒还没好，并且传染给了玛戈特，然后是妈妈和爸爸。只要彼得没有被传染就行！他说我是他的“黄金国”想让我亲一下他。我当然不会亲了！多有趣的男孩！怎么看都可爱。

今天就写到这吧，再见！

安妮

一百四十二、一九四四年 四月二十八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还没有忘记关于彼得·维瑟尔的那个梦。每次回想起来，都还能感受到贴着我的那张脸庞，回忆起那种无比美妙的感觉。有时候跟彼得在一起我也会有同感，只是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直到昨天我们同往常一样坐在沙发椅上的时候，我们相互搂着彼此的腰。那个平日里的安妮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再鲁莽和爱开玩笑的安妮，一个满是温柔和爱意的安妮。我依偎在他怀中，内心涌动着复杂的情感，眼里充满了泪花，左眼的眼泪滴到了他的粗布工作服上，右边的沿着我的鼻子往下淌，也滴在他的工作服上。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注意到了这一切。我不知道他跟我在一起的感受如何？因为他几乎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他知道在他怀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安妮吗？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无解了。20：30 我站起来走到我们经常说再见的窗子旁。当时我全身还在发抖，那是另一个安妮。他向我走过来，我搂着他的脖子亲了一下他左边的脸，正准备亲右脸时，两个人的嘴唇已经贴到了一块。那一瞬间我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反反复复，不论如何也分不开。噢，彼得太需要温柔了。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发现一个女孩，即使是原本让他讨厌的女孩也有她们的另一面：她们也有感情，当你和她们独自相处的时候她们会表现得判若两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敞开心扉，一个从来都没有过一个真正女性朋友的他展现了真实的自我。我们现在都发现了自己。正如在此之前我并不很了解他，他也没有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而现在却有了……

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了那个让人不安的问题：“这对吗？我这么快就屈从好吗？这么快就表现得那么热烈，和彼得一样热烈和急切？我，一个女孩，能让自己到如此的程度吗？”答案只有一个：“我有太多的渴望，渴望得太久，我是太寂寞了，现在终于找到了伙伴。”

我们在大家面前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异常，下午也还行（偶尔有点不同），可到了晚上，被压抑了一天的渴望，过去所有的日子积累起来的幸福和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全都涌现出来，那一刻我们只想彼此。每个夜晚，亲吻后，我总会慌忙地逃窜，不敢正视他的眼睛——跑啊，跑啊，跑到一个人的黑暗里。当终于到了楼下，我要面对的又是什么呢？明亮的灯光，许多

问题和嘲笑。我会默默地忍受这一切。我的心还在体味那些感受，我不可能很快就从昨天那种震惊中恢复过来。那个温柔的安妮还没有充分展现自己，又怎么会轻易让自己被拽回到不属于她的世界里去呢？彼得比任何人都触动我的情感，除了那个梦。彼得已经完全融入我的心中，打开了我整个的心灵，谁能不需要时间就能消化如此强烈的震撼呢？

噢，彼得，你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这会把我们引到哪里？噢，现在我终于能明白艾利了，现在我自己也经历了这一切，我终于能够切身体会她的困惑了；如果等我再长大一些，他向我求婚，我该如何回应呢？安妮，老实点吧！你不能嫁给他的，但要放弃他又很困难。彼得的性格还没有完全定型，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来承担，还只是个孩子，甚至都没有我大；他只是在寻找安慰和快乐。

我只有 14 岁吗？我真的只是一个傻傻的不懂事的小女生吗？我真的是毫无经验吗？其实我比很多人经验丰富，我经历过同龄人不可能经历的事情。我为自己感到担心，担心我的渴望会让我过早地屈从于他。那么将来，我又如何正常地和其他男孩子交往呢？噢，实在是难啊，情感和理智就这样一直在斗争。我如何才能确定我决定的是在适合的时机呢？

安妮

一百四十三、一九四四年 五月二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周六晚上，我问彼得我能不能跟爸爸谈谈我们的事情，经过协商之后他说可以。我很开心，因为这表明他是个诚实的男孩。我一下楼就和爸爸一起去打水，在楼梯上的时候我说：“爸爸，我想你应该可以猜得到我和彼得相处的很好吧。你认为这样错了吗？”爸爸没有马上回答，停顿了一下说：“不，我不认为错了，但你得注意一点儿，安妮，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狭小的环境里。”上楼的时候，关于这个话题他还说了其他的一些话。周末上午他把我叫到他面前说：“安妮，我回去后又考虑了一下你说的事。”这时我有些紧张了，“也不是说完全对——在这儿，在这幢房子里，我一直觉得你们只是普通朋友。彼得喜欢上你了吗？”“噢，当然没有。”我回答。

“你知道的，我非常了解你们，但你得自控。不要经常上楼，不要让他做绝对不能做的事情。这类事情应该男人主动；但女人同时也是可以束缚他的。而在平日里就大不一样了，当你自由时，你还可以看见别的男孩和女孩，可以随时出去玩游戏，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在这儿，如果你们经常在一起，你使无法摆脱的；你们天天都能见到对方，实际上整天在一起。注意一下，安妮，不要太执着了！”

“没有，爸爸，但彼得是个很不错男孩，非常可爱！”

“是啊，但他不够坚强，很容易受别人影响，我当然希望他能够继续发扬他优秀的一面，因为，他基本上还算是个优秀的男孩。”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爸爸答应再和他谈一谈。

周末上午在阁楼里他问：“跟你爸爸谈过了，安妮？”

“说了。”我回答，“我正要告诉你呢。爸爸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但他说我们大家整天都见面，之间很容易发生矛盾的。”

“但我们说好了的，绝不吵架的。我肯定说到做到！”

“我也是啊，彼得，但爸爸却不这么想，他只把我们当一般朋友看。你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吗？”

“我可以。你呢？”

“我也可以，我跟爸爸说我很相信你。我真的信任你，彼得，就像我相信爸爸一样，我相信你不会欺负我的，对吗，彼得？”

“当然了。”

“我相信你，彼得，”我继续，“我相信你很优秀，将来肯定会有一番作为的。”

之后我们又谈了些其他事。后来我说：“如果我们可以从这儿出去的话，我敢保证你会把我忘了！”

他马上激动起来：“不会的，安妮，我根本不是那种人！”接着我就被叫走了。

爸爸已经跟他说过了，他今天告诉了我：“你爸爸认为友谊早晚会变成爱情。”他说。但我回答说我们会约束自己。爸爸不希望我在晚上经常往楼上跑了，但我不会听他的。不仅仅是因为我喜欢和彼得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我很相信他。我真的相信他，我也想向他证明这一点，如果我总待在楼下又怎么能证明呢？不，我要去！

杜萨尔做了自我反省。周六吃晚饭的时候他用流利的荷兰语道了歉。凡·达尔恩的表现也不错，很大度。杜萨尔至少用了一整天才记住了这一次小小的教训。周末，是他的生日，很平静。我们送了他一瓶极好的1919年的葡萄酒，凡·达尔恩夫妇（现在终于可以送别人东西了）送了一瓶酸辣泡菜和一盒剃须刀片，科莱斯勒送了一罐柠檬酱，梅艾普送了一本书《小马丁》，艾利送了一盆植物。而杜萨尔则请大家吃了一个鸡蛋。

安妮

一百四十四、一九四四年 五月三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首先，只有本周新闻。关于政治基本没什么值得说的。我现在也相信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毕竟他们不会让苏联处理一切的。因此他们只是暂时按兵不动。

现在库菲尔斯特先生每天上午又可以上班了。他给彼得带来了一个新弹簧，彼得负责把它装在沙发上，而对于这种事他丝毫不感兴趣，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跟你讲过木非不见了吗？它应该是失踪了——自上周四以来我们就再没见过它了。我想它可能已经去了天堂，哪个肉食者也许正美美地享受着一顿大餐哩，也可能是哪个小女孩用他的皮做了皮帽子。彼得为此极为伤心。

周六以来我们又重新调整了一下安排，上午 11：30 吃午饭，就用一勺麦片粥凑合以省下一餐。蔬菜依然很难买到，今天下午我们吃的是水煮烂莴苣。除了拌莴苣，菠菜，煮莴苣，就没其他的了。虽然将就着吃些烂土豆，但还真是可口！

你能想象我们在这里时常绝望地问自己：“究竟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大家不能友好相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破坏和毁灭？”问题虽易理解，但到目前为止谁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答案。是啊，他们为什么要制造那么多飞机，那么重的炸弹，重建那么多预制房屋？为什么每天要把那么多钱花在战争上，却没把一分钱用在医疗、艺术家或穷人身上？为什么有些人会饿死，而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却多的是发烂的食物呢？噢，人们为什么要如此疯狂？

我觉得要为战争负责的不仅是那些诸如政治家和资本家们等的大人物，噢，不仅仅是他们，小人物也应对战争负有责任，否则全世界的人早就反抗了！人们的内心深处隐藏着毁灭、杀戮和残害的冲动和仇恨，直至人类都经历一场剧变，战争爆发，一切建造好的、开发和成长起来的东西都被毁灭和破坏之后，人类才又得以重建家园。

我很失落，但还不至于绝望；我认为我们的避难是一场充满危机的冒险，温馨而有趣。我在日记里多次提及我们的匮乏，我现在已经决心要过一种不同于其他女孩的生活，将来也要做非同凡响的家庭主妇。我的起点就充满了这么大的诱惑力，那是我要以微笑和幽默应对

最危险时刻的缘由。我年轻，我还蕴藏着巨大的潜能；我年轻、坚强，正经历着一次波澜起伏的冒险旅程；我正在旅途中，是不可以整天怨天尤人的。我已经得到了许多，诸如无数的欢乐和力量。每天我都觉得我的心灵在成长，自由自在，大自然如此神奇，我周围的人这么好，这样的旅程不乏趣味！那么，我又为何要让自己绝望呢？

安妮

一百四十五、一九四四年 五月五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爸爸对我不满意，他觉得我们周末谈话之后不应该再往楼上跑了。他不想再听“搂脖子亲嘴”之类的事了，我真受不了他这种说法。跟他说话的滋味真让人难受。为什么他要把所有的事都弄得如此的不愉快呢？今天我要跟他再谈谈。玛戈特给了我一个好建议，所以我就接受了。以下是我对爸爸说的话：

我觉得，爸爸，你肯定希望我说得更直白一些，那我就说吧。你很失望，因为你希望我能更好地控制一下自己，我想你是想让我像一个 14 岁的孩子那样。可你错了！自从 1942 年 7 月我们来到这里以后，一直到几周以前，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我没有过一天开心的日子。要是您清楚我晚上是怎么度过的，明白我有多么的伤心，多么的孤独，那你就肯定理解我为什么想上楼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可以独立的年纪，在这件事情上我不需要妈妈或其他任何人的帮助。这一切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这是一段举步维艰的历程，我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才变成这种独立的样子。你可以嘲笑我不信任我，这些都已经都已经不能伤害到我了。我清楚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也清楚应该对你们负什么责任。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我不喜欢偷偷摸摸的，但没必要向除过我以外的任何人报告我的一举一动。当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们全都不肯帮我，相反，我得到了别再吵闹的警告。我之所以喧哗是因为不想老是那么悲观。我之所以大大咧咧是不想听见自己心里不停发出的真实的残酷的声音。一年半以来我一直装作很坚强，很少抱怨，从没乱使性子。但现在，我已经没有那样的痛苦了。我赢了！无论身体还是心灵我都是独立的。我再也不用靠妈妈了，这一切矛盾使我变得更加坚强。现在，我很自信我赢了这场战斗，我要继续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继续做我认为对的事情。你再也不可以也不应该把我当作 14 岁的孩子，因为这一切磨难使我成长，我不会为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感到后悔的，我会随心所欲。你不可以再用那样的话劝我不要上楼，也不能阻止我，要相信我，要么以后就别管我了！

安妮

一百四十六、一九四四年 五月六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昨天晚饭前我把说过的那封信放进了爸爸的口袋。他看完之后，又听了玛戈特的描述，整晚都坐立不安（我当时在楼上洗碗）。可怜的父亲，如果我提前明白这封真诚的长信能带来这样的影响就好了。他是如此的敏感啊！我马上告诉彼得别问也别多说话。爸爸也没有因此而再找我聊天。可能是暂时的吧，我猜。

这里的一切又慢慢恢复起来了。他们说的外面的价格和人们的遭遇真让人难以置信，半磅茶叶 350 盾，一磅咖啡 80 盾，一磅黄油 35 盾，一个鸡蛋 1.45 盾，一盎司的保加利亚烟草也需要 14 盾！每个人都在暗地里交易，每个跑腿的小男孩随身带着东西。面包师的儿子买了一点缝纫线，一小绞就花费 0.9 盾，送牛奶的人千方百计才弄到了一些配给证，奶酪也只能悄悄送货。夜贼、杀人犯和小偷越来越大胆。警察和夜勤人员一起不遗余力地打击。因为不能提高工资，人们干脆开始欺行霸市。警察们忙得不亦乐乎，每天都在寻找失踪的女孩子，15 岁的，16 岁的，17 岁的，还有一些更大的。

安妮

一百四十七、一九四四年 五月七日

星期日上午

亲爱的基蒂：

昨天下午爸爸和我进行了一番长谈，我大哭了一场，他也流泪了。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基蒂？“我这一生收到过许多信，但这一封一定是最让我伤心的！安妮，爸爸妈妈给了你那么多的爱，爸爸妈妈随时随地都愿意帮你，总是保护你，你怎么可以说对我们没有任何的责任呢？你觉得委屈和寂寞。不，安妮，你对我们很不公平！”或许你不是这个意思，但你确实是这样写的。不，安妮，你怎么可以这样怪我们呢？”

噢，我做错了，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坏的事情。我仅仅是想用我的委屈来说服他，来假装我已经长大，以为这样可以让他尊重我。没错，我是受了许多委屈，但是我不能指责善良的爸爸啊，他不仅已经为我而且还在继续为我做着一切——那些话说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没错，我真的不再像以往那样备受宠爱了，我的自尊也受到了一些打击，所以我已经变得只顾自己的感受了。安妮小姐做的一切怎么会是错误的呢！把如此伤人的言语带给她最敬爱的爸爸，而且还是特意的，真是过分，太过分了！

爸爸宽恕我的言行，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耻。他虽然想把信扔到火里，现在却仍然对我那么好，仿佛是他做错了事一样。不，安妮，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那就重新开始吧！而不要轻视别人或指责他人！

我经历了很多的悲伤，可像我这样年纪的孩子谁没有经历过呢？我也扮演了太多的小丑，但我却很少明白；我感到孤独，但却从来没有绝望过！我为自己感到不耻，我现在也真的感到了。已经做了的不会改变，但你能做的就是阻止它再次发生，我想重新开始，不会很困难的，因为我有彼得。有了他的帮助我不再只是一个人了。他爱我，我爱他，我有书本、小说和日记，我不是那么丑，也不是很笨，而是天性快乐，心地善良。

是的，基蒂，你或许已经意识到我的信很无礼，又很虚伪。想想我居然还曾经以他为我傲！我要向爸爸学习，我一定会改变自己的。

安妮

一百四十八、一九四四年 五月八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我是否跟你说过我的家庭呢？

我想没有，所以现在说吧。我的祖父母很有钱。祖父白手起家，祖母来自一个望族，也很有钱。所以爸爸年轻的时候过着富裕的生活，每周都有聚会，舞会，漂亮的女孩，晚宴，一个大家庭等。爷爷去世后所有的钱随着战争消失了，然后是经济危机。所以我爸爸是在很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55年来他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现在才头一次刮餐桌上的锅底。外祖父母也很有钱，丰富的故事经常使我们目瞪口呆，比如说什么250人参加的订婚聚会呀，私人舞会和大型晚宴呀。现在没人会说我们是富人了，所有的指望都寄托在战后的了。我决不会像妈妈和玛戈特那样满足于狭窄和不自由的生活。我希望去巴黎待一年，再去伦敦待一年，学习语言和艺术史。玛戈特说她很想做巴勒斯坦的接生婆！而我却一直希望可以见到华丽的衣服和风趣的人。我希望看见精彩的世界，做各种有趣的事情。我以前常常是这么对你说的，有一点点钱并不是不是没好处的。

梅艾普今天上午给我们说了她参加的一个聚会，是订婚会。新娘和新郎都来自富裕的家庭，场面操办得很大。提起他们的食物，梅艾普弄得我们直流口水：碎肉圆子蔬菜汤，奶酪，蛋卷，鸡蛋和烤牛肉冷盘，彩色蛋糕，酒和烟，可以说几乎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梅艾普喝了十杯——这还可以算是要戒酒的女人吗？既然梅艾普都如此了，那我就不敢想像她的男朋友会是如何了。后来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有点醉了。两位突击队的警官给新婚夫妇拍了照。我们似乎从没有猜错过梅艾普的心思，她立即弄了这些人的地址，以便出事的时候善良的荷兰人会助她一臂之力。她说得我们直流口水。我们这些早餐只有两勺麦片粥的人，只能靠每日半熟的菠菜和烂土豆来维持生存；我们这些不断地往空荡的肚皮里装进生的或熟的莴苣、菠菜，接着又是菠菜的人，或许最终会变成像“鼓眼泡”³¹一样强悍的人，只是现在还没什么迹象！如果梅艾普带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的话，我们一定不会给其他客人留下一丁点蛋糕的。我可以保证，我们记住了梅艾普说的每一句话紧紧地围着她，仿佛没有听说过如此可口的食

物和大人物似的！

这些都是一个富翁的后代们啊。这世界太奇妙了。

安妮

一百四十九、一九四四年 五月九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我已经写完了仙女爱伦的故事，并且用高级稿纸重抄了一遍。所以显得非常的好看，作为爸爸的生日礼物就足够了吗？我不清楚。玛戈特和妈妈都给他写了诗。

科莱斯勒先生今天下午到楼上带来了关于 B 夫人的消息，她以前常为公司的产品做形象代言，想以后每天下午 14:00 到办公室里来吃午饭。想想吧！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再敢往楼上跑了，土豆也没有了，艾利也没办法吃午饭了，甚至不能上厕所，不可以走动等。我们想了许多把她赶走的妙招。凡·达尔恩认为往她咖啡里加点泻药肯定会奏效。“不行。”库菲尔斯特回答，“行行好吧千万别那么做，不然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把她从盒子 32 上弄下来了！”一阵大笑。“从盒子上弄下来？”凡·达尔恩太太问，“什么意思？”接着又说，“那我可以吗？”她愚蠢地问到。“你想一想啊，”艾利咯咯地笑着，“如果有人在比恩霍夫里问盒子在哪儿，一定没人知道他说得什么意思！”

噢，基蒂，天气太好了，要是可以出去走走该多好啊！

安妮

一百五十、一九四四年 五月十日 星 期三

亲爱的基蒂：

昨天下午当我们在阁楼里学法语的时候，突然听见我身后啪嗒啪嗒的声音。我问彼得究竟怎么回事，他飞身上了顶楼，在那里发现了原因，木非，因为它的粪盒子湿了，所以就在盒子附近解手，一阵吵闹之后，它跳下了楼。可能是为了找一个跟它的盒子有一样的地方吧，木非喜欢上了那些刨木花。积攒起来的液体迅速从顶楼往下滴，更糟糕的是，正好滴在盛土豆的桶的里面和周围。天花板漏水，因为阁楼地板上有许多细缝，黄色的液体通过天花板滴进了厨房，滴在桌子上的袜子和书之间，我哈哈大笑起来，引起了很大骚动。那时木非就蹲伏在一把椅子下面，彼得正在忙着用漂白粉和地板布对付水，凡·达尔恩想方设法稳定大伙的情绪。灾难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谁都知道猫屎土豆是很难闻的。土豆特别明显，还有刨木花，所以爸爸把它们放在桶里烧了。可怜的木非！它怎么知道目前连泥炭都弄不到呢？

安妮

附注：我们尊敬的女皇昨天和今晚向我们发表了演讲。她坚定了夺回荷兰的决心。她用了这样的言语：“很快，我要回来，很快解放荷兰，英雄主义，沉重的负担。”然后是日布兰迪的演讲。最后以一位牧师的一段祷文而结束，祈求上帝保佑那些所有处在集中营、监狱和德国的犹太人及其世界其他各国人民。

一百五十一、一九四四年 五月十一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我现在很忙，虽然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完很多的工作。

要不要我跟你简单汇报一下我要做的事情呢？好吧，到明天我一定得结束《伽利略·伽里莱》第一部分的阅读，因为该给图书馆还书了。昨天我才刚刚开始读，不过我会努力的。下周我要开始看《巴勒斯坦之路》和《伽利略》的第二部。昨天我看完了《查理王室》的第一部分，并总结了书中所有的图表和家谱然后有不同书籍的三大页外语单词，必须得背诵、抄写和理解。第四件事儿就是我需要把所有的明星照整修一番，只差一点儿就可以完工了。不过还需要好几天，而正如我所说，眼下的事情很多了，乱也就只能让它先乱着了。此后还有许多名人等着我的整理，提修斯，俄狄浦斯，皮勒斯，奥菲厄斯，詹森和赫尔克里斯³³，这些人的言行就像裙子上的彩线一样把我的脑子弄得毫无思绪，米隆³⁴和菲迪亚斯³⁵也很不好整理，要想把他们整理得井井有条是相当困难的。还有七年和九年战争，这会儿一切都把我弄得乱了套。可一下子要记这么多你又能如何呢？不知我80岁时我会记得多少！对了，还有《圣经》，还得多久我才可以读到沐浴中的苏珊娜？他们说所多玛和蛾摩拉（《圣经》中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的两座古城）的罪恶是什么啊？噢，要了解和掌握的东西还真是不少！可目前我连法尔茨的利索莱特³⁶是什么都还没弄明白。基蒂，你知道我就快崩溃了吗？

赶紧说点其他的：你早就晓得我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记者，其次才是一位有名的作家。这种远大的理想（还是幻想？）最后能否实现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我心里一直是有它们的。不管怎么样，我想在战争结束后出版一本名叫《愤怒的阿切特修斯》的书。无论成不成功，这我说不好，但我的日记会起很大的作用。除了《愤怒的阿切特修斯》，我还有其他一些打算。但那些都需要等到我脑海里有了更清晰的思路之后才可以对你说。

安妮

一百五十二、一九四四年 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昨天是爸爸的生日。妈妈和爸爸已经结婚 19 年了。钟点工不在楼下，因此阳光灿烂，好像 1944 年之前从来没有这么灿烂过。我们的七叶树开满了花，上面覆盖了茂密的树叶，比去年美丽了很多。爸爸收到了库菲尔斯特送的一本林奈斯的传记，科莱斯勒送的一本关于自然的书，杜萨尔送了《水平的阿姆斯特丹》，凡·达尔恩送了一个很大的盒子，包装得很漂亮，里面有三个鸡蛋、一瓶啤酒、一瓶酸奶和一条绿色的领带。相比之下盛糖浆的罐子要小得多。与梅艾普和艾利的康乃馨相比，我的玫瑰花散发出了香香的味道，而她们花却没有，但很漂亮。爸爸肯定是受宠若惊了，竟然做了 50 个油酥馅饼——天哪！他分别款待了我们，男士啤酒和五香馅饼，女士喝酸奶。大家都玩得很尽兴。

安妮

一百五十三、一九四四年 五月十六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咱们换个话题吧，已经很长时间没说他们了，我想给你说说昨天凡·达尔恩夫妇之间的一场小小的讨论。

凡·达尔恩太太：“德国人的大西洋墙 37 一定会建造得很牢固。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抵挡英国人。不得了啊，德国人竟然是如此的强大！”

凡·达尔恩先生：“噢，是啊，太强大了。”

凡·达尔恩太太：“是啊。”

凡·达尔恩先生：“德国人如此强大最后一定会赢得战争的，但是这些又有什么作用呢！”

凡·达尔恩太太：“这个很有可能啊，我对其他的结果都没有信心。”

凡·达尔恩先生：“不跟你说这些了。”

凡·达尔恩太太：“可你一直都在跟我说呀，你不能天天都在骗我吧。”

凡·达尔恩先生：“怎么会呢，可我的话又有什么用呢。”

凡·达尔恩太太：“可你还是需要说啊，你不一直是很有理吗？我觉得你的判断也并非每次都那么准吧！”

凡·达尔恩先生：“别说了吧。”

凡·达尔恩太太：“不可能这样。反攻本来从去年就开始了，芬兰人的仗也已经结束了。意大利冬天结束了，苏联应该已经占领利沃夫了。算了吧，我才不信你的判断。”

凡·达尔恩先生（站了起来）：“闭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是对的，你总会知道的。我实在受不了你的这些牢骚。你总是让别人很生气，早晚会自找麻烦的。”

第一幕完。

我忍不住大笑。妈妈也笑了，彼得坐在一边咬嘴巴。噢，多么有趣的大人啊，他们在教导年轻人之前最好还是先反响一下自己吧！

安妮

一百五十四、一九四四年 五月十九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昨天我感觉很不好，完全乱了套，肚子疼，脑子里还有其他的一些烦心事。

今天好些了，总觉得很饿，但还是不能吃我们今天要吃的菜豆。彼得和我一切都好。这个可怜的男孩甚至比我还需要亲热。每天晚上和我吻别晚安的时候他都会脸红，竟然要求再来一次。我不清楚自己是否变成了敬业的木非的替代品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他知道我爱着他就好。

经过一阵努力的争取我现在总算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可是我并不觉得对他的爱意有任何冷却。他是个值得爱的人，但我又很快向他封闭了那个内在的我。如果他想再一次打开，那他必须得付出比以前多得多的努力了！

安妮

一百五十五、一九四四年 五月二十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昨晚我从阁楼上下来，进房间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个装有康乃馨的花瓶掉在了地上，妈妈正趴在地上擦拭着，而玛戈特则从水里捞起一些纸。“出什么事了？”我很疑惑地问，还没等她们回答心里就开始估算这个事故对我们造成的损失。我所有的家谱文件夹，写字本，课本，全被弄湿了。我几乎要哭了，愤怒得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了些什么了，据玛戈特说我当时说了这样一些话：“损失巨大啊，可怕啊，可怕，永远无法弥补。”当然还有其他的话。爸爸听了大笑起来，妈妈和玛戈特也跟着起哄，可面对付诸东流的努力成果我只能号啕大哭，那些可都是我辛辛苦苦一页一页收集起来的图表啊。对“损失巨大”的惨状仔细检查一遍之后发现它们的损失倒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我到阁楼里将粘在一起的纸一一分开，接着又用晾衣绳将它们全部挂起来。当时的景象可真有趣啊，连我自己也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

查理王室 38、奥兰治的威廉 39 和玛丽·安东奈特 40，附近是美第奇的玛莉亚 41，真是“种族屠杀”，这就是凡·达尔恩先生有趣的评论。我再将这些东西托付给彼得处理之后就下了楼。“哪些书毁了？”我问玛戈特，她正在忙着整理。“代数。”她说。我急忙赶了过去，但不幸的是代数书根本就没事。我真希望它马上掉进花瓶里才好呢。那是我最反感的课本了，书的扉页上至少有 20 个女孩的名字，全部都是它以前的主人，书上也布满了各式各样发黄的条条杠杠。如果当时情绪很不好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些令人生厌的破烂撕得粉碎的！

安妮

一百五十六、一九四四年 五月二十二 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5月20日爸爸和凡·达尔恩太太打赌，结果输了五瓶酸奶。

反攻仍然没有开始。毫不奇怪地说，整个阿姆斯特丹，整个荷兰，甚至整个欧洲的西海岸一直到西班牙，大家都在讨论着反攻，围绕着它争议，打赌，当然还有希望。悬疑到了顶点。我们向来认为“善良的”荷兰人是没有将希望寄托在英国人身上的；每个人都觉得英国人只是在虚张声势地宣传他们的宏大的战略。噢，不，人们一定会看到行动，宏伟、勇敢的行动。没有人看得见自己鼻子以外的任何东西，没有人会考虑到英国人也正在为他们的祖国和人民而战斗，每个人都觉得解放荷兰是英国人应尽的义务。

英国人为什么要承担义务？荷兰人又为什么会认为他们是理所当然应被救助的对象呢？噢，不，荷兰人肯定会犯下大错的，而英国人，不管他们如何虚张声势，也一定不会比任何至今仍然被占领的其他国家更该受到指责。英国人当然不会向我们道歉的，因为即使我们指责德国人当年重新武装自己的时候，英国人放纵了他们，但我们却不可以忽视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的邻国放纵他们。由于执行妥协政策，我们自然没有什么好结果。英国甚至全世界都已经很清楚了，这也正是所有国家，一个又一个，包括英国，都在付出极大代价的原因。没有任何国家会愿意无畏地牺牲他的士兵，当然也不会没有理由地考虑他国的利益。英国当然也不例外。解放和自由的反攻迟早会来临的，但这个日子需要英国和美国来共同制定，而不是让所有被占领的国家走到一块儿来争吵。

令我们感到不解的和很可怕是我们听说许多人改变了对我们犹太人的态度。我们听说反犹思潮竟然在那些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的圈子里流行开来。这个消息让我们的心情有了很深很深的反应。对犹太人的妥协原本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人性的，但明显不好。基督徒指责犹太人向德国人出卖了消息，出卖了帮助他们的人，还说正是犹太人造成了基督徒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死于非命，遭受令人可怕的惩罚和厄运。这些事都是真的，但凡事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如果处于我们的位置，基督徒不也会这样做吗？德国人有的是让人开口说

话的办法。一个人，老实说，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能够永远保持沉默吗？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们应该拿不可能的事情来要求犹太人吗？

人们在暗地里讨论说移民到荷兰以及一直生活在波兰的德籍犹太人战后是不准继续留在这里的，他们曾经拥有在荷兰的避难权，但是一旦希特勒失败他们就必须返回德国。只要听到这些消息的人们忍不住问我们为何要忍受这样艰辛而漫长的战争？我们总是听到这样说法：给我们自由、真理和正义才战斗的！难道在我们还处在战争状态下的时候分歧就要暴露出来吗？难道犹太人的生命真比其他人下贱吗？噢，太让人受伤了，那句古老的箴言又一次得到验证：“一个基督徒做事一人当，一个犹太人做事万人殃。”我实在不明白，如此善良、诚实和正直的荷兰人民竟这样来评价我们，来评价这个世界上遭受最重压迫，最不幸，甚至最需要其他民族同情的我们。

我只盼望一件事，那就是这种对犹太人的仇恨将很快地消失，希望荷兰人表现出他们以往的品质，祈求他们毫不犹豫地支持正义，并且绝不能失去正义感。因为反犹主义很明显是非正义的！如果这种恐怖的威胁成为现实的话，那么将来幸存下来的一小批犹太人又不得不离开荷兰。而我们也必须继续背上行囊向前探索，离开这个美丽的国度，这个曾经帮我们避难而现在却抵触我们的国家。

我爱荷兰。我，一个没有祖国的人，很希望她就是我的祖国，现在仍旧是那么的渴望！

安妮

一百五十七、一九四四年 五月二十五 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每天都有新鲜事儿。

今天上午帮我们买蔬菜的人因为在家中藏了两个犹太人而被抓了起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仅仅是由于那些悲伤的犹太人将在地狱的边缘游走，对那个善良的人来说也是可怕的。世界全部颠倒了，令人尊敬的人被抓进了集中营、监狱和孤僻的囚室，但是那些人类的垃圾却还在危害着男女老少，穷人富人。一个人因为暗地里交易被抓，另一个人会因为帮助犹太人而不得不逃之。“敌后”的人们遭到同样的厄运。如果不是 NSB 的成员，谁都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

他的被抓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女孩们没能力为我们搬运那些土豆，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少吃。我会告诉你我们是如何做的，那处境当然谈不上好受。妈妈说我们可以省掉早餐，中午吃麦片粥和面包，晚饭炸土豆，每周仅有一两次可以吃点蔬菜或莴苣，别其他了。我们快要挨饿了，但无论如何都比被抓要强。

安妮

一百五十八、一九四四年 五月二十六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终于能在窗缝前的桌子旁坐下来安静地给你讲述一切了。

我内心非常痛苦，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这种感觉了。自从夜盗事件发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消沉，一方面，那个卖蔬菜的人存在犹太问题，这是全家人时刻都在关注的问题，而迟迟不进行反攻，极糟的食物，紧张而又悲凉的气氛，我对彼得很失望；另一方面，艾利订婚了，圣灵降临节招待会，鲜花，科莱斯勒的生日，彩色蛋糕及其关于餐馆里的歌舞表演、电影和音乐会的种种描述。差别，很大的差别。昨天你还在笑，因为你看见的是幸福的一面，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害怕，恐惧了，心神不定，脸上写着绝望的表情。

梅艾普和科莱斯勒为我们避难的八个人承担起了最大的责任，梅艾普的辛苦那就更不用说了，科莱斯勒责任大得他自己都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库菲尔斯特和艾利也很关照我们，但他们偶尔也会忽略我们，有时只是几个小时，有时就是一天或两天了。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库菲尔斯特的健康，艾利的订婚，谁也不能保证将来就肯定会幸福，除此之外他们也还会有小小的外出、访友，有正常人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只有偶尔才可以放心，但即使是很短的片刻，对我们来说却是很久的时间。我们在这已经待了两年了，在令人难以忍受的压力之下我们也不知还可以坚持多久？

下水道堵了，因此我们不可以用水，即使有也只是很小的水流；上厕所的时候必须得带上卫生刷，我们把脏水都放在一个巨大的洒了花露水的罐子里。今天我们还可以应付，可是水管工一个人是干不了这些活的，市政府的清污服务要到周二才开始。梅艾普送给我们一块葡萄干蛋糕，洋娃娃的形状，上面的纸条上写着“圣灵降临节快乐”的字样。这让人觉得似乎她是在嘲笑我们，我们目前的心情实在称不上快乐。送蔬菜人的事情使我们非常担心，你随处都可以听见“嘘，嘘”的声音，现在我们干什么事情都比从前更加小心了。警察既然可以强行闯开了那里的门，那他们也会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们也……不，我不可以写，但今天我就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相反，所有的恐惧一下子全部朝我袭来。

今晚 20:00 我只能一个人到楼下的卫生间去；下面没有人，因为所有人都在听广播；我想让自己勇敢点，但很难。我总觉得待在楼上要比待在下面这间大且静的房子里要安全得多；一个人听着楼上杂乱的噪音和街上各种汽车喇叭发出的嘟嘟声，感觉真是恐怖极了。我得赶快，因为只是想一想我就开始哆嗦了。

我反复地问自己，如果没有逃亡，那么我们早已经死了，那是不是更好，那是不是就不会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也不用把我们的保护人拉进这危险的泥潭了？可这样的想法也会令我们恐惧，因为我们依然热爱生活；我们渴望大自然的声音，我们还在渴望，渴望着一切。我渴望尽快发生什么，哪怕是枪声也好。没有什么比这种浮躁不安更折磨人的了。快点结束吧，即使那是痛苦。那起码能让我们了解我们最终能挺过去还是倒下去了。

安妮

一百五十九、一九四四年 五月三十一 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周六、周日、周一和周二都很热，热得我都拿不起我的水笔了。所以也就没法给你写信了。周五下水道又堵了，周六修了一次。库菲尔斯特下午来看望我们，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考利亚的事情，说她还待在一个叫契比的曲棍球俱乐部里。周日艾利过来告诉我们没有人会下来吃早饭，周一圣诞节，凡·桑藤先生充当了秘密的看门人的角色，周二，窗户终于又可以打开了。圣诞节期间是很少出现如此晴朗暖和甚至可以说炎热的天气的。“密室”里非常热。我来给你讲几个例子你就明白有多热了：

周六：“舒服，宜人的天气。”上午大家都这么说。“如果不是这么热就好了。”下午必须把窗子关上。

周日：“如此热，谁承受得了。黄油都化了，房子里根本找不到一个清凉的地方，面包也干了，牛奶酸了，窗子却不能打开，而我们这些被遗弃的可怜人，在别人享受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却被闷在这里。”

周一：“我的脚疼死了，没有一件薄衣服。这么热没法洗东西呀！”

——这都是凡·达尔恩太太说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使自己高兴起来。

我也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所以特别高兴今天有那么一阵子风，即便太阳还是那么强烈。

安妮

一百六十、一九四四年 六月五日 星 期一

亲爱的基蒂：

“密室”的新问题是杜萨尔和福兰克夫妇竟然为一件很小的事吵了一架：分黄油。杜萨尔退让了。因为凡·达尔恩太太和杜关系很好：调情，接吻，打情骂俏。杜萨尔最近很想女人。第五军已经占领了罗马。但是这座城市躲过了陆军和空军的破坏，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很少的蔬菜和土豆，恶劣的天气。针对法国海岸和加莱海峡的轰炸依旧猛烈。

安妮

一百六十一、一九四四年 六月六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今天是反攻日 42，”这是来自英国电台的消息，真的，“就是今天 43。”反攻终于开始了！

今天上午 8：00 英国宣布了以下消息：加莱，布伦，勒阿弗尔，瑟堡和加莱海峡遭到了猛烈的轰炸。为安全起见，沿海岸方圆 35 公里范围内的居民都必须做好防空的准备。如果可能的话，英国人会提前 1 小时空投通知。

根据德国电台的消息，英国伞兵部队已经在法国海岸登陆。而据英国广播电台报道，英国登陆艇和德国海军正在激战。

9：00 “密室”早餐的时候我们谈论了时局：这会不会和两年前的迪耶普一样仅仅是一次登陆尝试？

10：00 英国电台以德语、荷兰语、法语和其他语言广播：“反攻已经开始了！”——这就是说反攻是“真的”了。

11：00 英国电台德语广播，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即将发表演说。

12：00 英国电台英语广播：“今天是反攻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法国人民发表演讲：“激烈的战斗已经打响，胜利在望。1944 年是决胜的一年。祝大家好运。”

13：00 英国电台英语广播：11000 架飞机准备出发，进行连续飞行作战，登陆部队和地面进攻也会跟进。4000 艘登陆艇，另外还有小型舰艇，登陆部队和物资将会源源不断得到达瑟堡和勒阿弗尔一线。英国和美国盟军已经投入到艰难的战斗中。比利时总理日布兰迪，挪威国王哈空，法国的戴高乐，英国国王以及最后也很重要的一位丘吉尔都分别发表了演讲。

这一切在“密室”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说了如此之多，看上去是这样好，好得像个童话。解放终于要来临了吗？就在今年，1944，我们将最终夺取最后胜利吗？我们尚不确定，希望却已经在我们心里重新点燃，它给我们带来新的勇气，让我们再一次坚强起来。但我们还要坚强地面对所有恐惧、匮乏和痛苦，此刻最关键的事就是要保持冷静和镇定。从现在开始我

们一定要比以前更加坚强，决不可以哭出声来。法国，俄国，意大利还有德国全都可以放声大哭以发泄心中的苦闷，但我们暂时还不可以这么做！

噢，基蒂，对我来说反攻最美好的就是它让我感到朋友离我越来越近。我们已经被那些恐怖的德国人迫害得太久了，他们一直把刀子抵在我们的喉咙上，想到朋友和最后的解脱就让我们重获自信！现在这一切不但涉及到犹太人，而且它还涉及到荷兰和其他所有被占领的欧洲地区。玛戈特说，也许到了9月或10月我就可以重返校园了。

安妮

附注：我会及时告诉你最近的消息的！

一百六十二、一九四四年 六月九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反攻的大新闻。盟军已经占领了巴耶——法国海岸的一个小村庄，现在正在进攻康恩。显然他们想封锁瑟堡所在的半岛。每天晚上战地记者都会从前线发来报道，告诉我们军队的困难、勇敢和激情，他们想方设法获得独家的战地新闻。一些负伤返回英国的士兵也走到讲台。不论天气如何恶劣，空军全天候升空作战。我们从英国电台听到了丘吉尔原本想在反攻日那天和部队一起上岸的消息，但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将领说服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想想吧，对一个老人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他起码已经 70 岁了。

激烈的状况稍微有些平息，我们希望战争可以在年末结束。总算快到时候了！凡·达尔恩太太的话语太让人接受不了，但即使是反攻她也没法滔滔不绝，她一天都在咒骂着坏天气。真想把她扔进冷水桶里然后锁在顶楼上。

“密室”成员中只有凡·达尔恩和彼得没看过《匈牙利史诗》三部曲。这本书写的是伟大的作曲家、音乐演奏家和神童弗朗兹·李斯特的一生。书的内容很有意思，但是在我看来关于女人的部分描述得太多了。在那个时代李斯特不仅是最伟大和最著名的钢琴家，同时也是最受女士欢迎的男士——一直到 70 岁。先后与他生活过的女性就有玛莉亚·达古尔特公爵夫人、卡洛琳·赛恩-维根斯坦公主、舞蹈家劳拉·蒙特兹、钢琴家阿格尼丝·金华斯，钢琴家索菲·门特、奥尔佳·贾尼娜公主、奥尔伽·梅恩朵夫男爵夫人、女演员梨拉（姓什么不详）等，简直数不胜数。相较于此，书中关于音乐和艺术的部分要好看得多。而其中涉及到的人有舒曼、克拉拉·维克、伯辽兹、乔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约阿希姆、理查德·瓦格纳、汉斯·冯·比洛、安东·鲁宾斯坦、弗里德里克·肖邦、维克多·雨果、奥诺赫·德·巴尔扎克、席勒、哈默尔、策尔尼、罗西尼、凯鲁比尼、帕格尼尼、门德尔松等。

李斯特是个伟大的人，很慷慨，但又很谦虚，虽然有时可能会有点虚荣。他帮助每一个人，艺术就是一切，他很喜欢酒和女人，受不得半点眼泪，是个绅士，永远都不会拒绝帮助别人，对钱无所谓，向往内心自由和世界自由。

安妮

一百六十三、一九四四年 六月十三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又过了一个生日，因此我今年 15 岁了。我收到许多礼物。五本斯布伦热著的《艺术历史》，一套内衣，一块手帕，两瓶酸奶，一罐果酱，一块香蕉饼蛋糕，爸爸和妈妈送了一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玛戈特送了一副手镯，凡·达尔恩夫妇送了一本书，杜萨尔送了甜豌豆，梅艾普和艾利送了糖果和练习本，最漂亮的是数克莱斯勒送的《玛莉亚·特丽莎》和三块全脂奶酪。彼得送了一束美丽的芍药花。这个可怜的男孩花了很长时间想弄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可他显然没那么好的运气。

虽然天气恶劣，风雨夹击，但是反攻进展依然迅速。昨天丘吉尔、斯穆茨、艾森豪威尔和阿诺德参观了已被解放的法国村庄。丘吉尔乘坐的鱼雷艇炮轰了海岸。他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和大家一样，不知道恐惧是何物——真让人佩服啊！

从我们所在的“密室”是很难了解到外面的人们对这些新闻是如何反应的。毫无疑问人们一定会为姗姗来迟的英国人最终撸起袖子做了点象样的事情而振奋的。那些依然蔑视英国人的人，骂英国人胆小鬼却憎恶德国人的人，他们都需要认真反思一下。或许这可以往他们愚蠢的大脑里装进一点理性。

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来例假了，周六才来了。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和烦恼，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它并没有违背我的意愿。

安妮

一百六十四、一九四四年 六月十四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我的脑袋里总是装满了许多愿望和思绪，许多指责和训斥。我真的没有许多人想像的那么骄傲，我比所有人都了解自己的不足和短处，但问题在于我更了解我需要改善，应该改进，而且已经进步了很多。我经常问自己，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还要认为我是那么的自以为是和强词夺理呢？我真的是那种自负的人吗？究竟是我是那种人，还是别人是那种人呢？这听起来怪怪的，我现在也认识到了这点，但我不会去掉最后那句话的，因为它似乎也正确的。谁都了解凡·达尔恩太太，她是最喜欢骂我的人之一，她并不是很聪明。我甚至想用上“愚蠢”这个词来形容。愚蠢的人总是不能容忍别人表现得比他好的。凡·达尔恩太太觉得我愚蠢恰恰因为我没有像她那么笨；她觉得我强词夺理因为她比我更严重；她觉得我的衣服很短因为她的更短。那也正是她认为我是个万事通的原因，她喜欢在毫无知晓的事情上指手画脚。但我喜欢的俗语是“无火不起烟”，那我就自认无所不知吧。

现在问题是我比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和指责更苛刻了。所以如果再加上妈妈的忠告，如此之多的指责累加起来就会变得让我受不了，在绝望中我就会变得粗鲁甚至反叛，理所当然，那个旧安妮的著名的口号就会重现：“没人明白我！”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极深的印象。我知道它虽然听起来非常愚蠢，但也不无道理。我指责自己偶尔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期望别人哪怕说一句安慰话，希望有人能够给我有价值的忠告，还可以对那个真实的我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可是天哪，我一直在等待，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个人。我想你一定马上会想到彼得，是吗，基蒂？是这样的：彼得爱我但并不像恋人而像一个朋友，我们之间的亲情味越来越多。那能够使我们相互保持克制的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自己也不懂。有时候我想我对他的爱恋被夸大了，可事实上也算不上啊，因为我两天不上去看看他我就会比以前想念他。他不喜欢宗教，而有关食物及许多其他事情的种种讨论我又都不喜欢。但我敢肯定我们以后不会再吵架了，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最后的共识。彼得是一个很平和的人，他宽容，同时也容易妥协。他可以放任我在他面前说许多他妈妈甚至都不可以来说的话，他

一向把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得井然有序。可他为什么要把内心的自己隐蔽起来而从不允许我进入呢？从性格上说他比我更保守，这我没意见，但我清楚——从自己的经验来看——即使是最不善于言谈的人有时候也会很很渴望，渴望找到可以坦言相告的人。彼得和我在“密室”里度过了我们最幸福的时光。我们常常谈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正如我曾说过的，我还是丢失了最珍贵的东西。但我又清楚它依然在那里。

安妮

一百六十五、一九四四年 六月十五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很久没有接触外面的世界所以自己对大自然的一切都很迷恋。我还能很清楚地记得蔚蓝的天空，小鸟的歌唱，那些让我陶醉的月光和鲜花的岁月，但自从我来到这里那一切都消失了。比如在圣诞节期间，天气非常暖和，我会在某个晚上特意等到 23:30，想独自好好欣赏一番月亮。可惜呀，一切心思都白费了，因为那晚的月光实在是太亮了，而我不敢把窗户打开。还有一次，是几个月前的事，有天晚上我正好就在楼上，当时窗户是打开的，我就在那儿一直等到必须关上窗户为止。幽暗多雨的夜晚，极大的风，飞逝的流云，这一切让我沉溺于它们的力量中。那次也是一年半以来我第一次看夜景。那晚过后，我对它的渴望已经胜过了对盗贼、老鼠和空袭的恐惧。我会独自跑到楼下隔着厨房和私人办公室的窗户静静欣赏。

大多数人都热爱大自然，有时甚至会睡在户外，监狱和医院里的人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自由地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明明是贫富都能分享的大自然，但很少有人会像我们这样被残忍地无情的与它隔绝。遥望天空，云彩、月亮和星星可以让我镇定和忍耐，我不是在妄想。它是比拔地麻和溴都更有效的药。大自然母亲让我觉得自己的渺小，让我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打击。哎，可惜只有很少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我只可以通过满是灰尘的纱窗网欣赏大自然。现在再看已经没有那种韵味了，因为大自然是纯洁的，不应该被掺任何杂质的。

安妮

一百六十六、一九四四年 六月十六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新问题出现：凡·达尔恩太太非常绝望。说有子弹经过她的脑袋，监狱、上吊和自杀。她妒忌彼得信赖的人是我而不是她。又因为杜萨尔根本不理会她而觉得委屈，可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呀！她很担心她丈夫会把她那件皮大衣抽掉。她吵架，使用刺耳的语言；哭，可怜自己；笑，随后又吵架。不论是谁，面对这么一个既笨又麻烦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谁也不把她当回事，她不知好歹地冲着所有人大喊大叫。更要命的是这一切令彼得变得烦躁不安，凡·达尔恩先生也很生气。哎，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还是好好想想那条黄金法则吧：笑对一切，莫因他人而自寻烦恼！这听起来有点自私，但对于想要保持内心安静的人来说这是唯一的办法。

科莱斯勒又收到了让他去挖战壕的召集令。他想用医生的病假和商业信件甩掉它的纠缠。库菲尔斯特要在他的肚子上做个手术。从昨天 11：00 开始不接任何私人电话。

安妮

一百六十七、一九四四年 六月二十三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这里没发生任何意外的事情。

英国人已经对瑟堡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根据比穆和凡·达尔恩的说法我们可以在 10 月 1 日得到解放。俄国人也加入了这场战斗，并于昨天开始了维帖布斯克的反攻，距离德国人当初发动进攻的日子整整三年。我们的土豆快要吃完了，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得省着吃了，大家都清楚自己的那一份还有多少。

安妮

一百六十八、一九四四年 六月二十七 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心情变了，一切又变得开始让人兴奋了。

瑟堡、维帖布斯克和斯劳宾昨天被解放了。英国人终于可以登陆整个科唐坦半岛了，这距离他们发起反攻并占领第一个港口正好过去了三周！很大的收获！尽管这只是在法国，但自反攻以来的三周都是在狂风暴雨中度过的，但这坏天气并没有阻止英国人和美国人表现他们强大的力量，真是了不起呀！德国人自然也在使用他们的 V 型火箭，但除了给英国造成一点儿破坏之外只有在德国报纸上连篇胡说了。他们终于认识到这回是在德国的土地上了，那些布尔什维克们正在奋力向前，德国人肯定会变得更紧张的。因此没有从军的德国妇女正带着她们的孩子往格罗宁根、弗里斯兰和格尔德兰德撤退。穆塞特 44 宣布如果随着反攻的推进逃到这儿来的话他肯定也会穿上军装的。难道这个老胖子真想打仗吗？他本可以在俄国大展拳脚的。但就在这之前，芬兰拒绝了和平提议，而现在谈判又破裂，他们以后一定会为此感到后悔的，这些笨蛋们！你以为到了 7 月 27 日我们会进攻到哪里？

安妮

一百六十九、一九四四年 六月三十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坏透了的天气，或者说糟糕天气一直持续到 6 月 30 日。⁴⁵ 这样说不好吧！那还用说，我的英语学习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现在只是想表现一下而以，我现在可以借助字典看《理想的丈夫》⁴⁶。反攻也一路大捷！巴布鲁伊斯克、莫捷列夫和奥沙已经获得了解放，并获得了许多战俘。

这里一切都很好，大家的脾气也逐渐变好。超级乐观主义者们甚至已经开始洋洋自得了。艾利换了新发型，梅艾普本周休息。以上就是这儿最新的消息了。

安妮

一百七十、一九四四年 七月六日 星 期四

亲爱的基蒂：

当彼得说他想当罪犯或赌徒时我很是担心；虽然知道是说着玩的，但我还是能够感觉他很担心自己的软弱无能。我不止一次从玛戈特和彼得那儿听到这样的话：“是啊，要是我可以像你一样的坚强和勇敢，要是我可以坚持自己原则，要是我能持之以恒，是啊，那……”我不知道不让自己受影响是不是好品德。但完全按照自己的良心就是对的吗？说实话，我真想不到有人会说：“我很胆小。”然后就放任自己懦弱下去。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已经明白这一点，那为什么不与它反抗呢，为什么不努力去磨炼自己的性格？回答是：“因为放纵要容易得多啊！”这种回答真是让我失望啊。容易？这话的意思不就是说无所事事和自欺欺人的生活就是容易的生活吗？噢不，那绝不是对的，也不应该是对的，但是人们就是容易受到惰性和金钱的迷惑。为了给彼得一个最好的答复我想了很久，怎么才可以让他找回自信，最重要的就是努力提高自己。我这么想不知道是否正确。

我以前经常以为如果能完全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该有多好啊，但是现在，虽然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可是我知道要想去猜测别人的心思并找到准确的答案是多么的难啊。恐怕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容易”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彼得已经表现出对我的依赖了，但那无论如何本不该发生的。像彼得这样的人认为完全依靠自己太难了，却不清楚要做一个清醒而智慧的独立的个人更加困难。因为如果你坚持那样的话，就意味着要在重重的困难海洋中迎风逐浪并且必须始终保持正确的航向，那将是多么的困难啊。此时我心绪复杂，已经寻找了好几天了，总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反驳那个可怕的字眼“容易”的说辞，找到一种可以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要如何才能跟他说明白，那种看似容易和充满魅力的东西可能会把他拖入深渊，一种没有依靠、没有朋友的深渊，一个几乎不可能重新站起来的深渊！

我们全都活着，但我们并不清楚为何而活着，不清楚将去向何方，我们活着的目的是要享受幸福，我们的生命本该多姿多彩，本质上没什么两样。我们三个人都生长在普通的家庭中，我们都有机会学习，都有成功的可能性，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可是……这一切都需

要我们自己来争取，这一切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想获得幸福，就必须刻苦工作，积德行善，而不能懒惰和赌博。懒惰或许看起来很容易，但工作更可以给你带来满足感。

我不能理解厌恶工作的人，但彼得不在此列。他只是还没有寻找到自己追求的明确目标，而且他一向觉得自己很蠢，总是比不上别人，所以才不会有任何成就的。可怜的男孩啊，他从来不知道让别人幸福的感觉是什么，可这是我不能教给他的。他没有信仰，嘲笑基督，甚至喜欢用上帝的名字来骂人，尽管我也并没有那么的虔诚，但每次见到他那么自甘堕落，对什么都不在乎，那么可怜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痛心。拥有信仰的人应当是愉快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信仰上帝的能力。你甚至都没有必要担心死后的惩罚。炼狱、地狱和天堂是很多人无法想像的，但一种信仰，无论它跟什么有关，总能够使让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并不是对上帝的畏惧，而是一个人对自身荣誉和良知的坚持。

如果睡觉之前人们可以在他们内心深处回忆一天里发生的事情，并认真地反思，那么一个人可能会变得很高尚和杰出。如果这样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强求的，你就可以在每一天开始的时候改善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也会取得不平凡的成就。这些谁都会做，它并不需要什么大的代价，而且一定很有益处的。无论是谁如果尚不清楚这一点的话，他一定会从中学到：“平静的良知让人坚强！”

安妮

一百七十一、一九四四年 七月八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公司的首席代表 B 先生到了比弗维克，并想方设法在拍卖市场买到了一些草莓。草莓浑身上下都是尘土和泥沙，至少 24 箱送给了我们和办公室人员。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用瓶装了七罐，另外做了八罐的果酱。第二天上午梅艾普还给办公室人员做了果酱。

12:30，房子里没有了别人，我们关上大门，搬来箱子，彼得、爸爸、凡·达尔恩在楼梯上，我从热水器里打来热水，玛戈特拿来桶，所有人都开始行动！我跑到厨房，里面有很多人，脑子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梅艾普、艾利、库菲尔斯特、亨克斯、爸爸、彼得，所有避难成员和保护者们在白天聚在一起！

纱网的阻挡使外面的人看不见我们，但即便如此，说话声和嘭嘭的关门声还是让我紧张得直打哆嗦。我们这样子像是避难的吗？当时我脑子里浮现出了这个念头，但这一切又的确给我一种重回人间的幸福感觉。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忙着摘草莓——这是他们应当做的事情，只是放到嘴里的草莓要比放进桶里的多。但即使如此很快就需要另一只桶。彼得跑到楼下厨房里去了——门铃响了两声，桶仍然放在原地，彼得很快上楼，然后关上了橱柜门！我们很厌恶地踢着脚后跟，虽然才洗了一半，但是不能打开自来水。要求是：“房子里如果来人，不可以用水，因为有响声。”我们全都照做。

13:00 亨克斯说是邮差。彼得又得跑下楼。叮铃……没跑两步，门铃又响了。我竖着耳朵，看可不可以听见有人来的动静，我们先是在厨房门那儿，随后又藏到楼梯顶上。最后彼得和我小偷似的靠着栏杆，探出身子听楼下的动静。没有陌生人的声音，彼得慢慢下去，中途停下来喊了一声：“艾利！”没有回应，又一声：“艾利！”彼得的声只能被淹没在厨房里的喧闹声中。他直接跑下去进了厨房。我站在那儿紧张地看着楼下。“赶快上楼去，彼得，有人来了，赶快藏起来！”说话的是库菲尔斯特。彼得叹气地上了楼，把橱柜门又关上。最后，科莱斯勒 13:30 到达。“噢，天哪，我看到的全是草莓，早饭是草莓，梅艾普炖的草莓，我闻到的也是草莓，赶紧上楼避一避吧——这儿洗什么呢……还是草莓？”

剩下人的正在往瓶子里装草莓。晚上，开启了两罐。爸爸很快将它们制成果酱。第二天早上，又开了两罐，下午四罐。尽管凡·达尔恩还没有将它们弄到应有的杀菌温度。现在爸爸每天晚上都做草莓果酱。我们就着麦片粥吃草莓，脱脂牛奶加草莓，面包黄油草莓，草莓甜点，草莓加白糖，草莓加砂糖。整整两天都是草莓，这批货或者被吃掉，或者被瓶装，或者被锁起来了。

“我说安妮。”玛戈特喊道，“街角的那个蔬菜商给我们弄到一些新鲜的豌豆，有 19 磅哩。”
“他人真好。”我回答。那当然了，可天哪，那活真是够辛苦了……呜！

“周六上午你们需要帮忙剥豌豆。”吃饭的时候妈妈说到。当然，今天上午那个大号的搪瓷盆里已被塞得满满的。剥豌豆是件极其无聊的活儿，但你的确应该尝试一下怎样给豌豆荚“剥皮”。我想很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掉皮以后的荚肉有多嫩，味道有多鲜美。不过最大的好处是连皮一起吃要比只吃荚肉的量大三倍。这是一件很讲究细致的活儿，我是说去外壳。这对于训练有素的牙科医生或极小心的办公室人员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个像我这样只有十几岁的又很不耐烦的人来说真的太恐怖了。

大家是从 9：30 开始的，但我 10：30 才起床，11：30 又坐下了。我一边干活一边哼着这样的歌词：掰掉头，剥掉皮，撕掉筋，扔出豆……一颗颗豆子在我面前跳着舞，绿绿的，绿绿的虫子绿绿的筋，荚肉烂了还是绿绿的。仅仅是为了打发干活的时间我唱了整整一个上午，胡乱哼着出现在我脑子里的任何东西，自娱自乐。我每撕下一根筋都会更加坚定这辈子不做家庭主妇的决心！十二点时我们总算吃到了早饭⁴⁷，但从 12：30 到 13：15 我们又必须继续剥豆荚。停下来时候我已经快累倒了，其他人也不比我好到哪儿。我睡到 16：00，但那些可恶的豌豆让我不得安宁。

安妮

一百七十二、一九四四年 七月十五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我们从图书馆里借来一本书，书名很有诱惑性：《你对当今少女有何看法》，我今天就想跟你谈谈这个话题。

作者几乎对“当今的年轻人”从头到脚说了个遍，但还没有完全把一代年轻人贬的“一无是处”。正相反，她相当赞同这样的看法，如果年轻人愿意，他们手中就掌握着创造一个更大更美好的世界的机会，可惜的是他们把时间浪费在了各种无聊的事物上，却一点儿也不思考真正的美。在有些段落里，我强烈的感觉到似乎她是在专门批判我，所以我要非常坦诚地为自己辩护。

我的性格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它会给认识我不管多久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我很了解自己。我能够反思自己，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我可以客观地评价每一天的安妮，不会为她找任何理由，冷静地反思她的优缺点。这种“自我意识”始终伴随着我，每次我开口说话我就会马上知道我说的话究竟是“不该这么说”还是“就该这么说”。需要反思的地方还很多，但我无法全部列出。我越来越理解爸爸说过的那些话多么有道理：“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关注他们自己的成长。”父母只可以提出好的建议或者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但一个人最终的命运还要靠他自己。此外我还很勇敢，我很坚强，我能承担很多，我觉得那么自由，那么年轻！我最早认识到这点的时候非常开心，因为我清楚我决不会在灾难降临到我身上的时候屈服的。不过这一切以前我就说过很多了。

现在我想谈谈“爸爸和妈妈不理解我”这个话题。爸爸妈妈一直都很爱我，对我很友好，总是护着我，做了父母所能做的一切。但长期以来我还是感到很孤独，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被人抛弃、冷淡和误会的感觉。爸爸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控制我的叛逆，但那是没有用的，我已经自己克服了，通过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并始终提醒自己。那么为何在我的成长中爸爸一直不能给我以有力的帮助呢！为何每当他想要对我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却总是起反作用呢？爸爸用错了方法，他跟我交流的时候总把我看做一个正在经历各种困惑阶段的孩子。这听上去

多少不尽人情，因为爸爸是仅有的能把我当作知己的人，除了爸爸也没有人让我感觉自己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但他忽视了一件事情：你明白吗，他没有意识到，对我而言，为不凡而奋斗比所有的东西都更重要。我不想总是听见“你这个年纪的症状”，要么“其他女孩子”，要么“到时候它就好的”之类的话。我不想自己被看作一个和所有其他的女孩没什么区别的女孩，而是被看成一个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安妮。比穆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我不能和别人说出自己的心声，除非他们也告诉我许多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可我对比穆了解的不多，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在一种更亲密的基础上和他沟通。比穆一直用那种父亲般的态度，告诉我他以前也有过相同的倾向。但不管怎样做他还是不能像一个朋友那样来理解我。这一切导致我除了在日记里还有有时跟玛戈特之外，从来都没有对其他人说起过我的价值观和对人生的感悟。我对爸爸藏起了困扰我的一切，我从没有和他聊过我的理想。我自己也明白我慢慢地把他从我身边推开。别的事情我做不了，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按照最能让我心灵平静的方式。因为要是在这个时间段盲目地接受各种指责和批评，我会全部失去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心中的安静和自信。哪怕是爸爸的批评也不行，尽管那样困难。因为我不但从来没有和彼得分享过我的理想的想法，而且让自己的急躁把他推得更远。

有一点我想得很多：比穆怎么会让我心烦？是不是就因为我不能接受他的忠告，因为他那种方式一直让我感觉是虚伪的，我想一个人待着，宁可他有时候不理我一会儿，直到对他有更明确的态度。因为自从我给他写下那封恐怖的信以来我始终就满怀不安，内心一直自责着，噢，要想总是坚强和勇敢真的很难！

可是这还不是我最大的失望。不，我想得到更多理解的是彼得而不是爸爸。我很明白是我征服了他而不是他征服我。我在自己的心中为他树立他的形象，将他描述成了一个文静、敏感和可爱的男生，一个亟需温柔和友情的人。我要的是一个倾听我诉苦的活生生的人；我要的是一个引领我走上正确道路的朋友。我得到了我想要的，逐渐的而且确定地，我将他逐渐的拉向自己。最后，当我让他觉察到友好的时候，那种情感便接着发展成了一种很亲昵的感情，可再想一想我又知道了，我不能让这种亲昵的感情存在下去。我们说了许多个人的事情，可是到了今天我们还从没有接触到那些一直以来填充着我的情感和灵魂的东西，我还是不清楚彼得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他肤浅吗？还是在我面前仍旧感到害羞？但不提这个，我在想方设法建立真正友谊的过程中犯了一个大错：我忽然改变了方向，竭力想要和他建立的是一种比友谊更亲密的关系，而我原本是可以开发出其他的可能性的。他渴望被爱，而我也清楚他开始迷恋着我。他从我们的约会中感受到了快乐，而这给我带来的影响也是想

和他再在一起。可是，我好像总是不能触及到我一直渴望要彻底放开的那些东西。我把彼得拉向我，近得完全超过自己的想像。如今他迷恋着我，而我暂时也没有能甩开他的办法，又没办法让他自立起来。当我发现他不可能成为我心中的朋友的时候，我想我最少要努力让他从狭小的范围中闯出去，让他趁着自己年轻多干些什么。

“因为在其最深处，青春比老年寂寞。”我不记得是在哪本书上看过这句话了，但我总是记得它，而且觉得它说得很是有道理。那么，这里的大人比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对吗？不，我清楚不是这样的。大人已经对一切事情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还不会在行动之前犹豫不决。而要让我们年轻人确定自己的立场，坚持己见，特别是当所有理想都被打碎和毁灭的时候，当人们显现出他们最丑恶的一面的时候，当人们疑惑是不是应该继续信仰真理、正义和上帝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太难了。所有自称年长者的人显然没有意识到我们年轻人的困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困扰着我们，那些只是因为年轻而让我们无力解决的困惑，那些不管你想不想都会不断出现的困惑，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可能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应付的办法，可这种解决办法根本无法应付到头来又变得一无是处的事实。这就是成长岁月中的难处：我们内心深处埋藏着的各种理想、美梦和希望，最后仿佛只是为了让它们消失，让它们面对可怕的事实。

我到现在还没有抛弃全部的理想真是奇迹，尽管它们看上去那么可笑，几乎脱离现实。但我要留住它们，因为无论如何，我还是相信人类本性是善良的。我当然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由困惑、悲伤和死亡建构的基础上。我眼中的世界渐渐地蜕变成一片荒野，我听见接连不停的雷鸣般的指责声，那可能会将我们毁灭，我能感受到无数人正经历着的苦难，可是，假如我仰望天空，我相信所有的都会变好的，相信这样的残酷早晚会结束，相信和平和安宁终会回来的。还有，我必须坚持自己的理想，因为实现它们的时机可能已经来临。

安妮

一百七十三、一九四四年 七月二十一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如今真的满怀希望，因为所有的终于有了转机。是的，真的，所有的都越来越好！

特大喜讯！一位让人自豪的德国将军，而不是犹太共产党员或英国资产阶级分子对希特勒进行了一次暗杀行动，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伯爵，很年轻。可能是老天让希特勒有幸活下去，只是受了些微不足道的擦伤和烧伤。和他在一起的几名军官和将军或死或伤。首犯被枪决。无论如何，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说明已经有许多的军官和将军开始反对这场战争，渴望看到希特勒死亡。要是他们杀了希特勒，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军事专制政府来和盟军议和，然后就是卷土重来，也许 20 年后再发动一场战争。或者上天的目的是在苟延他的消亡，因为要是德国人当真互相残杀的话，那对盟军来说会尤其轻松和有利；俄国人和英国人也不用费那么大的劲了，他们会马上开始重建自己的家园。然而，那一刻没有到来，我不想提前谈论我们幸福的日子。

不过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事实就摆在你面前，我真的是实事求是的。我还是首次不再畅述自己伟大的理想。更有甚者，希特勒居然好心地向他忠诚的国民们宣布，从那时起，每一位效力于武装部队的士兵都应该服从盖世太保，所有士兵，只要他知道他的某位上司策划了针对自己生命的愚蠢、懦弱的行动，都可以当场就地枪决之，勿需经军事法庭的审判。那该是一个多么吓人的屠杀场啊。远行军中的小乔尼脚有点儿疼了，被他的长官打了一巴掌，乔尼立刻就端起他的来福枪大喊：“你想杀害元首，瞧瞧这个吧。”嘭的一声，居然敢捉弄小乔尼的傲慢的长官立刻上了西天。后来，凡是有军官感觉自己得罪了一个士兵，或者强行发号施令的话，他肯定会因为害怕而尿裤子的，因为士兵们说话的胆子比他行动的胆子要大的多。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还是东一下西一下讲得乱套了？这我没办法，只要想到明年 10 月份我就能重新坐上学校的椅子就让我激动无语起来！噢，天哪，我刚刚是不是告诉你我不想要太多的渴望？原谅我吧，他们不是没来由的给我“满是矛盾的小神经病”这个绰号的！

安妮

一百七十四、一九四四年 八月一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满是矛盾的小神经病”，我上封信是这么写完的，这次我也这么开始。

“满是矛盾的小神经病”，你能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吗？矛盾是什么意思？就跟很多词语一样，它也有两个意思，有外部的矛盾和内部的矛盾。第一个意思就是平时所说的“从不轻易妥协，总是知道得最多，最准确，老想要与人争辩”，反正就是在我身上大家都明白的一切让人快乐的特点。但第二个意思却没有人知道，那是我自己的秘密。

我曾经对你说过，我有双面性格。其中的一半代表了极度的乐观，笑对一切，积极向上的精神，还有漠视一切的态度。这种性格当然不会打情骂俏、接吻、拥抱或因为肮脏的笑话而生气。这一面大部分总是驻守在那里，推开另一面，另一面却是更好、更深和更纯洁的。你肯定已经了解了没有人明白安妮最好的那一面，那也正是许多人认为我难以相处的缘由。

当然了，有那么一天下午，我还是一个让人开心的小丑，然而下一个月我就会成为麻烦的源头了。说真的，这正像一部放给思想成熟的人看的爱情电影，完全为了消遣，换换口味，是某种不坏但也绝不好并且立刻就会被人丢掉的东西。我不喜欢跟你讲这个，但我为什么又不能讲呢，只要我知道事实就是这个样子？我轻快肤浅的那一面总是比深沉的那一面表现的快，表现得多，所以也一直是它占了主导地位。你不知道我总在如何努力地想要把这个安妮推开，想让她受挫折，想把她藏起来，因为她怎么说也只是那个我的一半，可没用，我非常清楚那是没用的。我很担心那些熟悉我的人会发现到我还有另一面，一个更美更好的我。我担心他们会捉弄我，担心他们会觉得我愚昧和多愁善感，担心他们不把我当回事。我早已习惯了被人忽视，但习惯它的仅仅是那个“轻松愉快的”安妮，那个“深刻的”安妮却懦弱得一点儿也承担不了。有时候，假如我强迫那个好安妮就算在舞台上表现一刻钟的时间，可还没等她开口说话早都紧张不安了，她的角色立刻就被那第一个安妮给占去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个安妮就消失了。

因此，美好的安妮永远也不会来到别人面前，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一次，但却在我们独

处的时候成为了真正的主角。我很明白我希望怎么样，我事实上是怎样……在内心深处。可天啊，我只有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才会是那样。那个晚上，沉睡中的我也许还做着美梦，而原来的那个安妮早悄悄离去，不知何时我懂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改变了，开始觉得人与人复杂，身在其中只能心乱如麻，夜阑无声时我会哭，没人在意我的关注，曾经深爱过我的人早都离开了，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如今永远是我一个人了。也许，不，我就是出于这个缘由才会觉得自己有一种乐观的天性，而别人却没有察觉这些。我在内心里随着那个好的的安妮的指引，但外表上我只是一个放浪形骸、整天吵闹的小山羊。就像我已经说过的，我一直都不会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因此我才会被人称作男生狂，一个没有寄托的人，一个百晓生的人，一个只会深陷于爱情小说的人。那个快乐的安妮只会笑笑就算，做出灵活的应对，无所谓地耸耸肩膀。可是天啊，那个文静安妮的表现却根本不一样。要是真要我说话的话，我只能承认它伤害了我，我很想改变自己，但我的努力总面对的是那个强势的对手。

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哭喊：“就这样吧，那就是你。你没有良心，你一看就是那么无礼和急躁，没人喜欢你，就是因你不想听从那个安妮提出的忠告。”噢，我多想听啊，但那毫无用处。要是我安静且端庄，大家就都会觉得这只是个新花样，而我也只好用个笑话来从中解脱，更别说我的家人了，他们定是觉得我生病了，会逼我吃下治头疼和神经病的药片，会摸着我的脖子和脑袋看看我是不是发烧，问我有没有便秘，谴责我心情太坏了。我不可能受得了。要是我在大家的眼里始终是那个样子，我就会以全新的面孔开始，接着是不快活，最终我便再次不顾自己的想法，坏的那一面又显现出来，而好的那一面又会老家去了，继续在心灵深处寻找怎样才能成为我真正渴望的那样的方法，如何才能成为我原以为可以成为的那样，要是……再没有他人活在这个世上。

安妮